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十二輯
沈雲龍主編

中俄交涉記

楊

楷校

文海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九月臺初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一輯

精裝十二册
定價新台幣三、八〇〇元

主編者：沈

雲

龍

發行人：李

振

華

出版者：文

海

出版

社

臺北縣永和鎮中興街99巷8號

郵政劃撥戶第二七八四號
電話九二一—二六五九號

印刷者：美明美術印刷廠

臺北市康定路二〇二號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〇八〇〇號

自余遊甯波始識歸安錢子念劬語相得也嘗抵掌縱談天下事因論光緒七年俄人歸我伊犁改訂和約是為

中興以來肅清粵捻回匪之終局而洋務轉機之始是時曾侯在俄先後疏陳辦理情形派參贊邵公友濂賚送和約章程及專條卡倫單至京師進呈御覽並錄與俄諸臣問答節略咨呈總理通商衙門備存核舉蘭未克敬彙刻入挹秀山房叢書名曰金軺籌筆念劬覓之書肆得其本以示余余讀之既竟作而曰昔林文忠公嘗云終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子孫今觀之是殆不然俄之壤地凡二千餘萬方里北負冰海俯視歐洲亞洲諸國皆有高屋建瓴之勢然俄志在西封恒思拓境至地中海以通黑海之路且日艷印度之富耽耽焉伺英之釁以求一逞設令不得於西而務於東乃俄之變計非本志也當侍郎崇厚返自泰西奉使不稱

旨下獄羣議洶洶兩國飭兵備邊事益棘文忠之言幾若有驗而侯馳一介

之使力持大體反覆詰難意不少屈俄之君臣鑒其忠信傾心輸誠款卒改前約息兵修好觀俄臣格爾斯之言亦可知俄之本計嘗有聯我圍英之志矣英之商務歲贏中國銀三四千萬中國致貧之故端由於此中俄誠合俄必悉甲以萃於英兩虎相持而我以其間振興商務杜絕漏卮力謀富強事半而功可倍所謂形格勢禁之道也是故伊犁之役侯意主和知和之可久也至法越南之役侯則主戰知非戰不能和也是非曉然於彼我虛實之分與成敗得失操縱之數安能若是而豈特皇華之選已哉念劬甚難其說相與重為校讐訂定凡例謀之同志鳩貲刊以行世有志之士誠即是而求之以備國家異日干城之用庶幾為洋務之津梁云爾

光緒十有三年歲在丁亥十有一月無錫楊楷序

改定俄國約章疏 光緒七年 月 日

奏為與俄國外部改定條約章程遵

旨蓋印畫押謹將先後辦法情形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光緒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因俄國遣使晉京議事當經專摺
奏明並電報總理衙門在案八月十三日接准總理衙門電稱奉

旨著遵查電與商以維大局次日又接電稱面奉

諭旨俄事日迫能照前旨爭重讓輒固妙否則就彼不強中國概允一語力
爭幾條即為轉圜地步總以在俄定議為要圖等因欽此臣即於是日往晤
署外部尚書熱梅尼請其追回布策在俄商議其時俄君正在黑海熱梅尼
允為電奏布策遂奉召回俄嗣此往返晤商反覆辯論疊經電報總理衙門
隨時恭呈

御覽欽奉四月初五五月十九七月十七三十八月初五等日軍機大臣密

寄

上諭令臣據理相持剛柔互用多爭一分即少受一分之害

聖訓周詳莫名感悚臣受

恩深重目擊時艱統籌中外之安危細察事機之得失苟獲稍酬

高厚敢不勉竭庸為無如上年條約章程專條等件業經前出使大臣崇厚
蓋印畫押雖未奉

御筆批准而俄人則視為已得之權利臣奉

旨來俄商量更改較之初來議約情形難易迥殊已在

聖明洞鑒之中俄廷諸臣多方堅執不肯就我範圍彼各有忠於所事之心
亦無怪其然也自布策回俄後向臣詢及改約諸意臣即按七月十九日致
外部照會大意分條繕具節略付之布策不置可否但允奏明俄君意若甚
難相商者臣屢向熱梅尼處催詢各條彼見臣相逼太甚遂有命海部尚書

呈遞戰書之說臣不得已乃遵總理衙門疊次電報言可緩索伊犁全廢舊約熱梅尼又欲臣具牘言明永遠不索伊犁經臣嚴詞拒絕而微示以伊犁雖云緩索通商之務尚可與商旋接外部照會除歸還帖克斯川外餘事悉無實際爰據總理衙門電示分列四條照覆外部又與之事事尚爭熱梅尼等言臣操之太蹙不為俄少留餘地憤懣不平布策又以通州准俄商租房存貨暨天津運貨准用小火輪船拖帶兩事向臣商論臣直答以原約之外不得增添一事雖其計無可施而蓄怒愈深矣臣日夜焦思深恐事難就緒無可轉圜適俄君自黑海還都諭令外部毋使中國為難於無可讓中再行設法退讓但經此次相讓後即當定議云云外部始不敢固執前議於十一月二十六日送來照會兩件節略一件第一照會言此次允改各條中國若仍不允則不得在俄再議且將外部許臣商改之事全行收回第二照會言交收伊犁辦法三條節略中則歷叙允改之事約有七端臣請逐款詳其始

末第一端曰交還伊犁之事查原約中伊犁西南兩境分歸俄屬南境之帖克斯川地當南北通衢尤為險要若任其割據則俄有歸地之名我無得地之實緩索之說誠屬萬不得已之舉否則

祖宗創業艱難百戰而得之土地豈忍置為緩圖臣奉

命使俄後通盤籌畫必以界務為重者一則以伊犁喀什噶爾兩境相為聯絡伊犁失則喀什噶爾之勢孤此時不索再索更待何時一則以伊犁東南北三界均與我兵相接緩索後不與議界恐致滋生事端若竟議界又嫌迹近棄地而又慮其得步進步伊犁雖已緩索而他事之爭執如故也嗣因挽留布策非將各事略為放鬆不可遂舍西境不提專爭南境相持不下始允歸還然猶欲於西南隅劃分三處村落其地長約百里寬約四十餘里臣檢閱輿圖該處距莫薩爾山口最近勢難相讓疊次屬色爭辨方將南境一帶地方全數來歸其西南隅究照前將軍明誼所定之界第二端曰喀什噶爾

界務從前該處與俄接壤者僅正北一面故明誼定界祇言行至慈嶺靠浩罕界亦未將慈嶺在俄國語係何山名照音譯出寫入界約今則拖西安集延故地盡為俄據分界誠未可緩崇厚原約所載地名按圖懸擬未足為憑臣愚以為非

簡派大員親往履勘不可格爾斯必欲照崇厚原議者蓋所爭在蘇約克山口也臣答以已定之界宜仍舊未定之界可另勘格爾斯躊躇良久謂此事於中國有益非俄所求既以原議為不然不妨罷論臣慮界址不清則釁端易啟特假他事之欲作罷論者相為抵制布策又稱原議所分之地即兩國現管之地臣應之曰如此何妨於約中改為照兩國現管之地勘定乎最後格爾斯乃允寫各派大臣秉公勘定不言根據崇厚所定之界矣第三端曰塔爾巴哈台界務查該界經明誼奎昌等分定有年迨崇厚來俄外部以分清哈薩克為言於是議改考之輿圖已占去三百餘里矣臣每提及此事必

抱舊界立論格爾斯知臣必不肯照崇厚之議始允於崇厚明誼所定兩界之間酌中勘定專以分清哈薩克為主所稱有一線自奎峒山至薩烏爾嶺者即指崇厚所定之界而言也日後勘界大臣辦理得法或不至多所侵佔以上界務三端臣與外部先後商改之實在情形也第四端曰嘉峪關通商允許俄商由西安漢中行走直達漢口之事總理衙門駁議以此條為最重疊議商務者亦持此條為最堅蓋以我之內地向無指定何處准西商減稅行走明文此端一開效尤踵至後患不可勝言外部窺臣著重在此許為商改及詢以如何商改之處則云須各大端商定再行議及臣親詣布策寓所告以事關全局儻不見允則餘事盡屬空談詞意激切布策言於格爾斯於是允將嘉峪關通商仿照天津辦理西安漢中兩路及漢口字樣均允刪去不提第五端曰松花江行船之事查松花江面直抵吉林愛輝城立條約時誤指混同江為松花江又無畫押之漢文可據致俄人歷年藉為口實崇

厚許以行船至伯都訥在俄廷猶以為未能滿志也現將專條徑廢非特於崇厚新約奪其利直欲為愛理舊約辨其誣臣初慮布策據情理以相爭無辭可對故擇語氣之和平者立為三策一徑廢專條二稍展行船之路於三姓以下酌定一處為之限制三仍允至伯都訥但入境百里即須納稅且不許輪船前往布策均不以為然適奉電

旨責臣鬆勁於是抱定第一策立言務期廢此專條布策猶糾纏不已格爾斯恐以細故傷大局不從其言遂允將專條廢去聲明愛理舊約如何辦法再行商定第六端曰添設領事之事查領事之在西洋各國者專管商業其權遠在駐紮中國領事官之下故他國願設者主國概不禁阻臣此次欲將各城領事刪去外部各官均以為怪隨將中國不便之處與之說明格爾斯謂領事之設專為便商起見係屬賓主兩益之事中國既有不便即僅於烏魯木齊添設一員何如臣因其多方相讓礙難再爭而總理衙門電鈔許景

澄摺內稱科布多烏里雅蘇台烏魯木齊三處毋設領事其次爭烏魯木齊烏里雅蘇台兩處等語臣乃復見布策懇其商改節略內始將烏魯木齊改為吐魯番餘俟商務興旺時再議添設第七端曰天山南北路貿易納稅之事新疆地方潦澗兵燹之地凋敝益深道遠則轉運惟艱費重則行銷益遲招商伊始必限以行走之路納稅之章商販實多未便開總理衙門來電會言收稅為輕臣因將原約內均不納稅字樣改為暫不納稅俟商務興旺再訂稅章查西例納稅之事本國可以自主日後商務果有起色即伊犁等處亦不妨逐漸開徵以充國課以上商務四端臣與外部先後商改之實在情形也此外節略所叙則又有借款一端凡商改之事益於我則損於彼熱梅尼布策等本有以地易地之請臣稱約章事祇可議減不可議增彼遂謂中國各路徵兵顯欲構釁俄遠船備運以相應耗費虛布一千二百萬圓向臣索償且言如謂未嘗交綏無索兵費之理則俄正欲一戰以補糜費等語臣

答以勝負難知中國獲勝則俄國亦須償我兵費彼之言雖極恃強臣之意未為稍屈旋接總理衙門覆電屬臣斟酌許之至多不得逾二百萬兩又電言如無別項糾纏統計約五百萬兩償款即可商定云云臣見格爾斯熱梅尼等始則爭易兵費之名繼則爭減代守伊犁償款之數久之熱梅尼謂連一年收回伊犁又加還帖克斯川以代守費論至少亦須加盧布四百萬圓臣照會中但允加代守費盧布二百五十萬圓若並歸伊犁西境猶可略議增加格爾斯不諱西境僅稱連上年借款統算非盧布一千萬圓不可臣嫌為數過多格爾斯笑曰俄國豈以地出售者果爾則以帖客斯川論之豈僅值五百萬圓乎不過改約多端俄國一無所得面子太不光彩假此以自慰耳臣察其意甚決乃言熱梅尼所說僅四百萬何得又增百萬格爾斯無辭折辨故節略內仍以添償盧布四百萬圓定數查上年崇厚所議兵費償款盧布五百萬圓合銀二百八十餘萬兩此次俄國認出自華至英匯費則金

磅之價較賤合前後盧布九百萬圓而統算之約計銀五百萬兩以內臣綜觀界務商務償款三大端悉心計較與總理衙門來電屬辦之意大略相同即摘錄照會節略大意電請總理衙門代表奏並與外部說明俟接奉電旨後再行畫押一面與布策先行商議法文條約章程底稿逐日爭辨細意推敲稍有齟齬則隨時徑赴外部詳晰申說於和平商權之中仍示以不肯苟且遷就之意且以有益於中國無損於俄人等語開誠布公而告之於崇厚原訂約章字句陸續有所增減如條約第三條刪去伊犁已入俄籍之民入華貿易游歷許照俄民利益一段第四條俄民在伊犁置有田地照管舊業聲明伊犁遷出之民不得援例且聲明俄民管業既在貿易圈外應照中國民人一體完納稅餉並於第七條伊犁西境安置遷民之處聲明係安置因入俄籍而棄田地之民以防遷民雖入俄籍而仍有佔據伊犁田土之弊第六條寫出所有前此各案以防別項需索第十條吐魯番非通商口岸而

設領事暨第十三條張家口無領事而設行棧均聲明他處不得援以為例以杜效尤第十五條條約期限五年為十年章程第二條貨色包件下添注牲畜字樣其無執照商民照例懲辦改為從嚴罰辦第八條車脚運夫繞越捷徑以避關卡查驗貨主不知情分別罰懲之下聲明海口通州及內地不得援以為例凡此增減之文皆係微臣與布策商草法文約稿之時反復力爭而得之者較之總理衙門三月十二日所寄廷臣奏定准駁之議雖不能悉數相符然合條約章程計之則挽回之端似已十得七八此臣與格爾斯布策等商量條約章程底稿於節略七端之外又爭得防弊數端之實在情形也十二月十七日接准總理衙門電示奉旨覽來書均悉該大臣握要力爭顧全大體深為不負委任即著照此定約畫押約章字句務須悉心斟酌勿稍疏忽餘依議欽此臣告知外部轉奏俄皇此邦君臣仰慕

皇仁同深欽感俄皇諭令外部允廢崇厚原定約章另立新約又飭布策速行繕約畫押臣因節略七端之外所爭諸條字句尚未周妥日夜與布策晤談而筆削之直至光緒七年正月初九日始將法文約章底稿議定又彼此商訂漢文俄文條約章程各繕二分而將先訂之法文繕正二分以資考證逐條參酌校對無訛於正月二十六日與外部尚書格爾斯前駐京使臣布策公同畫押蓋印訖電請總理衙門代奏仰慰

宸厯伏念臣以菲材膺茲重任深懼措施失當上負天恩幸蒙

皇太后

皇上指授機宜不責以強爭必行但責以羈縻無絕更喜總理衙門王大臣平心體察艱鉅周知遇事提撕遵循有自縱繫長較短仍不免顧此失彼之虞而酌理準情尚不悖爭重讓輕之義除鈔錄臣與格爾斯熱梅尼布策疊

次問答節略咨呈總理衙門存照並將條約章程各一件專條一件派駐俄頭等參贊官二品頂戴道員邵友濂齋回京師進呈

御覽請

旨飭下總理衙門覈議恭候

聖裁外謹將條約章程底稿先行鈔錄咨呈總理衙門察核所有與俄國外
部改訂條約章程遵

旨蓋印畫押緣由理合繕摺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奏

續陳改訂俄約艱難情形疏光緒七年 月 日

奏為 微臣改訂俄國條約辦事艱難情形關繫甚重恭摺密陳仰祈

聖鑒事竊 臣與俄國外部改訂條約遵

旨益印畫押業於本日繕摺馳奏在案伏念西洋大小各邦越海道數萬里
以與中華

上國相通使臣來往於京城商船循環於海上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奇局
也交涉愈久歷練滋深是在總理衙門王大臣南北洋通商大臣出使各國
大臣遇事留心盡言勿隱稍有纖毫關繫即不敢壅於上

聞庶幾

九重因應酌輕重以咸宜四裔擾馴仰

恩威而胥服臣於定約之措慮須宣示內外臣工甚或流傳海外是以未敢
將委曲難言之隱據實奏明然 微臣辦事之難與尋常出使情形迥不相同

有不能不遷陳於

聖主之前者西人待二等公使之禮遠遜於頭等而規定議復改之任實重於初議原約係

特派頭等全權便宜行事之大臣所訂臣晤格爾斯布策諸人咸以是否頭等有無全權相詰臣答以職居二等不稱全權大臣乃彼一則曰頭等所定豈二等所能改乎再則曰全權者所定尚不可行豈無全權者所改轉可行乎臣渥承

眷遇豈復希非分之寵榮且西洋公法凡奉派之公使無論頭等二等雖皆稱全權字樣至於遇事請旨不敢擅專則無論何等莫不皆然前大臣崇厚誤以師心自用違

旨擅行為便宜行事之權蓋考之中國之憲章各國之成例無一而合者也俄人亦未嘗不腹誹之及至與臣議事稍有齟齬則故以無全權非頭等之

說折臣每言使者不敢自主不知遣使前赴北京議約較為簡捷等語臣亦知其藉詞以相難非由衷之言也但彼國既以無全權而相輕微臣即不免較崇厚而見絀此其難一也按之萬國公法使臣議約從無不候本國君主諭旨不與外部意見相合而敢擅行畫押者間有定而復改之事亦不過稍有出入從無與原約大相逕庭者往歲崇厚急於索地又急於回京遽定遠歸諸多未協外部見臣照會將約中要領痛行駁斥莫不詫為奇談屢以崇厚違

旨擅定之故曉之奈彼聞所未聞始終不信此其難二也原約所許通商各條皆布策駐京時向總理衙門求之多年而不可得者崇厚甘受其給求無不應一經畫押彼遂據為已得之權再允熟商彼即市其莫大之惠格爾斯賢於布策而不明中俄商情經臣愷切敷陳彼仍茫然不解此其難三也泰西臣下條陳外務但持正論不出惡聲不聞有此國臣民詆及彼邦君上者

雖當辨難紛爭之際不廢雍容揖讓之文此次廷臣奏疏勢難緘秘傳播失
真之語由於譯漢為洋鋒棱過峻之詞不免激羞成怒每謂中國非真心和
好即此可見其端若於茲時忍辱改約則柔懦太甚將貽笑於國人見輕於
各國等語臣雖飾詞慰藉而俄之君臣懷憾難消此其難四也自籌兵籌餉
疊見邱鈔而俄之上下亦惴惴焉時有戒心遣兵船以備戰增戍卒以防邊
臣抵俄時彼已勢成騎虎若仍在俄議事則前此之舉動為無名故欲遣使
晉京議約以歸功於海部無怪一言不合俄使即以去留相要維時留之則
要挾必多不留則猜嫌滋甚更恐留而仍去適示性而見輕此其難五也俄
皇始命布策向臣詢明中國意嚮予限一月限滿之時經臣援引總理衙門
照會駐京署使凱陽德展限三月之意復請外部婉奏俄皇乃許添展兩月
與臣議事我

皇上因俄事日迫意在轉圜一切情形許臣由電徑達總理衙門代表奏請

旨已屬破格施

恩而事勢無常日期甚促有時於立談之頃須定從違臣於未經請旨之條既不敢許之過驟然既奉轉圜之

旨又不敢執之過堅良由自滬至京無電線以資迅速故雖由電請

旨非旬日所能往還敵廷之詢問益多專對之機權愈滯此其難六也猶幸我朝與俄羅斯通好二百餘年素無齟齬之嫌未嘗邊疆之患俄國自攻克土耳其後財殫力竭雅不欲再啟釁端加以

聖明俯納臣言釋放崇厚以解其疑辨結各案以杜其口故其君臣悅服修好輸誠布策諸人雖堅執各條不肯放鬆而俄國皇帝與其外部丞相格爾斯實有和平了結之意故得從容商改大致就我範圍此則

列聖以來懷柔之效而我皇太后

皇上公溥慈祥之德有以感動之也臣之私心過慮誠恐議者以為俄羅斯國如此強大尚不難遣一介之使馳一紙之書取已成之約而更改之執此以例其餘則中西交涉更無難了之事斯言一出將來必有承其弊者竊以為兵端將開而復弭闕乎民生之氣數而氣數不可以豫知條約已定而可更視乎敵國之邦交而邦交不可以常恃臣是以將到俄以來辦事艱難情形據實直言不敢稍存隱飾請旨密飭海疆暨邊界諸臣仰體

聖朝講信修睦之心至誠以待鄰封息事而全友誼庶幾遐荒悅服永叶止戈為武之休海宇清平益臻舞羽敷文之盛臣不勝懇切嚙望之至謹繕摺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奏

終

中俄交涉記卷一

光緒六年庚辰六月二十九日曾侯帶同參贊銜隨員劉麒祥繙譯官慶常桂榮塔克什訥前往外部晤外部尚書格爾斯駐華公使布策外部總辦梅尼潤甫繙譯官孟第會晤寒暄畢格云昨已接到貴欽差照會不知是常川駐劄抑係特派辦事曾侯曰我係駐劄欽差兩國交涉未完事件我亦有商辦之權格云前次崇欽差來鄂已將應辦各事會同本大臣商議妥協只候批准施行至今貴國並無一言且將崇治以重罪邊界各處增械設防中外人心惶惑幾欲啟釁似此情形豈能議事曾侯曰本國大皇帝因崇不聽分付故治其罪後聞此事有傷貴國體面遠赦其罪以示中國願與鄂國和好之意布云請問崇之罪如何赦卻崇現在何處曾侯曰我只接得電信知崇之斬罪已蒙赦免尚未奉到詳細

諭旨格云此事我亦尚未接到凱署使德之信曾侯曰俟奉到

諭旨即當詳細照會貴大臣格云治崇之罪不惟本國難堪即歐洲各國亦難為情且崇與本大臣盡心竭力商議一年有餘凡事無不力爭並非諸事率行應允本大臣當時覺各為其主亦其本分當商議時必兩下心平氣和然後定議現在只候照行無可商議曾侯曰貴大臣竟不欲與我商議乎格云不是如此說蓋因本國注意所請各事俱載在約章及與崇往來照會之內現在只要照辦無可商議曾侯曰凡各國定約必俟兩國批准方能施行如所定之約有難行之處例可再議格云侯翁所言甚是惟未見有如中國之治崇罪致傷他國體面者也曾侯曰各國辦事何事不有中國治崇罪因其不聽

皇上分付其中細微我亦不必多說貴國之人如有似此辦事者諒貴國亦必咎之格云崇有不聽分付之罪我亦不知其詳但總因與鄂國辦事致難

刑獄我與他同辦事顯得我亦不好。曾侯曰我真崇條同僚朋友同奉使命聞他犯了罪我心中也極難過現聞

皇上天恩赦了他我就歡喜了深願貴國但記現今赦罪之美意休記從前辦罪之事。格搖首微笑云中國治崇罪本國原不能干預總因與本國辦事之故治以重罪於本國不能無涉。曾侯曰先因崇辦事不好遂治其罪後

大皇帝聞此事有關貴國體面已赦其罪以示和好之意。布與格說一句聽不明白。格云鄂國聞知此信上下無不欣悅惟現在情形實在難堪皆因中國各處設邊防修海防以致本國亦動鉅款以防中國各國皆以為旦夕即欲啟釁。曾侯曰格大人說貴國備兵防中國中國將來亦可說中國曾花多少錢備多少兵防鄂國然兩國皆不可說此等話以免有傷兩國和好且致各國聞知生心。格云各國新聞紙議論紛紛皆謂中國要與鄂國交兵中國又有如此舉動不能使人無疑。曾侯曰兩國辦事總要自己拿定主意不在

徒聽人言至新聞紙謠言皆不可憑請勿信也(格)云固然不但各國新聞紙說中國舉動不好且中國境內摺奏等件傳播於外均無好言而向來條約均係

批准後方能發鈔現在中國地方卻已將條約刊刻四處傳播(曾侯)曰中國並未發鈔上海所刻者想係外間風聞遂爾傳播(布)因出書一本遞與曾侯閱看並云此即英文所刻約章並未全錄撮其要領而已(曾侯)曰上海所刻華文約章即與原約華文不對此書我亦曾見過差處甚多不作為憑(格)云貴國派欽差前來通好本國亦欣幸之至但兩國所定約章務要照辦方為慎固邦交(曾侯)曰本國

大皇帝派我前來貴國不過欲將約內難行之處詳細商訂凡有損於中國者中國固不能應允而有損於鄂國者亦儘許貴國商量(格)云貴大臣前來修好甚善惟中國之舉動究與侯命之言不符蓋中國添兵設防似欲啟釁

本國自崇回國至於今日並未出一不善之言而貴國並無一句近情之語
曾侯 微笑曰自崇回華之後我係接任欽差前來修好請問其間何人能向
貴國說出不近情理之話外間謠言切勿信也 **格** 云非信謠言接到凱使來
函謂中國舉動不善 **曾侯** 曰我係中國欽差

朝廷好意我最知之公事機密中國人尚不能盡知外國公館豈能盡知凱
大人來函恐亦係傳聞之誤且中國舉動不善實無憑據中鄂接壤之黑龍
江新疆以及沿海地方並未添一兵增一船現因伊犁未交中國西塞原有
之兵並未進伊犁一步亦未致片紙隻字何以見有不善之意如云失和不
惟於中國無益於鄂國亦未必有益再者中鄂兩國和好二百餘年邊界如
此綿長豈可率云失和 **格** 云本國之意原欲先將察汗格根 察汗格根係
鄂語即回鹘
圖克圖 之棍詬辱鄂官等案議結方能商議伊犁之事本國歷任駐京公使
格 札勒參也詬辱鄂官等案議結方能商議伊犁之事本國又謂必須將各案
曾將此意屢向貴國聲明迨崇來鄂議交伊犁之事本國又謂必須將各案

完結方可議交伊犁嗣因崇同本大臣商議一年有餘將各案議結故與之商議交還伊犁是各案為商辦伊犁之要領而中國並未照辦○日所議各案中國並未說出不辦之話因約章內有難行之處故違我未與貴國妥議通格大人所云商議一年有餘始能定約至今亦未照辦宜知中國並非欲將一年餘工夫全行廢棄我若商量得好不過略加數月耳總之要詳細商量務期易於施行為主貴大臣如肯同我議事我甚感禱若不肯同我商議非我所能強求惟我感禱

朝命為駐札貴國欽差第一當呈遞

國書代達

朝廷和好之意即請格大人代表貴國大皇帝諭定呈遞日期格云現在情形與尋常不同惟有將貴國欽差呈遞國書之事與今日面談之話奏明本國皇帝聽候諭旨再行知照貴欽差又問該數語而散

七月初一日格爾斯攜孟第來館答拜曾侯帶同繙譯官慶常桂榮塔克什訥接見寒暄間談極久(格)云前日接閱貴爵送到轉交本國駐英公使勒班諾甫信內稱讚貴爵為人品學純粹辦事精詳不勝欽慕之至(曾侯)曰我在倫敦時同勒大臣時常相見交情甚好(格)云中鄂兩國相隔寫遠信函往來極為遲慢(曾侯)曰真是遲緩即用電信往返尚需十數日(格)云現今正值本國皇帝閱兵之時約十餘日始能閱畢我明日朝見皇帝時即將貴爵所云呈遞國書之事面奏(曾侯)曰貴國皇帝一時尚不往黑海行宮否(格)云現在尚未定期大約一月之內方能前往又閒談數語而散

七月十八日曾侯帶同參贊劉繙譯官慶常塔克什訥往見外部尚書格爾斯外部侍郎熱梅尼總辦梅尼濶甫駐華公使布策繙譯官孟第同坐寒暄畢(格)云昨接貴爵送到來文知崇使已經免罪及各案議結不勝欣悅凱署使亦有電報(曾侯)曰凱大人電報其意亦與我同否(格)云同現在中國乃是

明白人這邊論勝矣。曾侯曰：中鄂和好二百餘年，總要兩國之人都有保全和好之心纔好。格云：本國之君一禮拜後即赴黑海行宮，我將隨去。貴爵此時有應議之件，總請以速為妙。曾侯曰：崇宮保前定之約，中國有許多可以應允之處，惟其中有於中國窒礙難行者，請與貴大臣商量酌改。我可以作一簡明節略，言其大意。若說詳細，固須長篇累幅，乃能明白。刻下我亦可以先將大意說說。格云：節略何日可得？曾侯曰：一二日內送來。格云：工夫甚少，以早為妙。曾侯曰：若然，則明日可以送來。一閱然刻下亦可將大意为閣下一言之。格云：請聞其說。曾侯曰：中國之意有三。所有前定約內有於中國不甚相宜礙難應允者一也。約內有聲叙不詳之處，恐日後不易照辦，故有須加詳者二也。舊約所准之利益，不必復叙於新約之內三也。中國有此三意，本大臣分為六條。第一條：中國不願將自己疆土讓與別人。貴國既有交還伊犁之美意，請將伊犁全境交還。第二條：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交界只能

仍照舊址如實有小處必須酌改應由兩國特派大員前往查勘面訂我等
作欵差者未履其地不得其詳不敢妄指地名第三條鄂國所要好處如嘉
峪關通商尼布楚科布多開兩條道路行走等事如果第一條議定之後中
國亦願應許第四條鄂國議設領事之處太多夫領事之設原於中國無損
而不曉事者以為欵差所允太多且議定許多地方將來鄂國亦未必逐處
全設除嘉峪關可設一員外其餘應俟通商開辦之後再行酌議第五條設
領事之處既未訂定西疆哈密古城巴里坤等城鄂國可以擇一處留貨照
張家口情形辦理比方嘉峪關為天津一般第六條新疆貿易不比沿邊地
境若處處免稅中國甚是喫虧尚須與貴國商量辦理格云如此是將從前
之約全行駁了曾侯曰嘉峪關通商尼布楚科布多開路行走等事鄂人受
益實已多矣格云從前與崇宮保護約甚費苦心所留之地係為安插該處
之民或為邊情而中國竟不達此意曾侯曰此條辯論我所說係中國意見

並未辯論道理我如辯論道理亦有很多應說之言蓋我知鄂國本是大國所以欲割地者並非貪得土地實欲安插回民但中國亦係大國所以不肯割地者亦非惜此土地誠以割地安插回民其弊甚多故不允耳格云我說句實話今日貴爵與我所言甚不滿我意也曾侯曰原是兩國意見不同始有商議意見若同又何用商議為耶格云崇宮保在此與我商議尚用年餘此番商議不知更用若千年也曾侯曰我看此番用不著多費時日明日我之節略是將中國之意盡叙其中貴大臣復我時亦請一氣叙明如此豈不甚速格云俟接到貴大臣節略再定蓋其中尚有應與別人商議之處復閒談數語而散

八月十四日曾侯帶繙譯官慶常赴外部與署外部尚書熱梅尼會晤寒暄畢曾侯云布大人現在行抵何處熱云布大人在瑞士小有耽閣安頓家眷在彼即趕緊前赴北京曾侯曰我接格大人七月二十三日照會言前議約

章中國既未

批准要另派使臣到北京商辦不肯同我在此商議我已電報本國現接本國電示給我商議之權今我在此商議格大人照會內最要緊的有四件事未奉中國明允所以不肯與我議事一為赦免伊犁居民一為給還代收伊犁兵費一為安插願入鄂籍之人一為改定兩國邊界此四事我覆文內未著實細說因為格大人不肯同我議事貴國如欲同我商議我即有商議之權○云本國非不肯同貴國商議但中國不照公法辦理不得不到北京商辦我在本部行走四十五年之久所見各國定約不計次數未聞有不批准者按照萬國公法凡派欽差全權大臣定約必將應辦應允事件切實分付明白所以欽差既然書押無不批准獨中國派欽差全權大臣定約竟不批准且將欽差大臣治以重罪實在不合公法如欲再行商議誠恐中國再有作難之人復欲翻悔又當如何是以本國不願在此商議而要中國商

辦據我看來大凡兩國議事各以在本國商量為得計曾侯曰執大人所言不錯但正是因中國未入公法之會所以命本爵在此商議以便詳考西洋公法而且我與崇大人不同本國前派崇大人來此專為要還伊犁地方其餘通商等事祇是順便商議不料崇大人答應的太多崇大人係奉派入鄂第一次公使諸事茫然有許多事本國未曾分付他的他都允許了所以有此為難現在貴國所請各件本國無不周知所以分付我的比分付前大臣更加切實斷不致仍蹈故轍且本國將崇大人加恩開釋又將各案飭令妥為辦結足徵友睦之意願貴國放心推誠相信同我商議雖不能全照前議但有可讓之處我必酌量相讓德云本國皇帝聞貴國將崇大人開釋各案妥為辦結知貴國實有和好之意惟商議公事或在北京或在鄂國二者孰利尚當計較曾侯曰在北京商議不如在此商議較為妥便如有要緊事中國本未允許而貴國仍未通融者我可發電請示本國十餘日可得回音若

在此不能允者即在北京商議亦不能允(○)云貴爵所言甚是有理但此事我不能自專必須奏請本國皇帝候旨施行(○)曾侯曰布大人現時啟程到中國時已將封河與其在上海等處留連莫若折回鄂國先同我商量豈不省事(○)熱云布大人於西曆十月底可抵上海於封河前可以到京(○)曾侯曰總是請熱大人婉轉奏請貴國皇帝飭布大人暫緩起程同我商量先為面謝(○)云本國深願與貴國和平商辦貴爵今日所述各情我刻下即電奏本國皇帝(○)曾侯曰有回信請即告知(○)熱云我昨日已將凱大人電報電奏一二日可得回音今日貴爵向我所言我必趕緊電奏一有回音即刻告知貴爵請放心

八月二十三日執梅尼來署會晤寒暄良久(○)熱云布大人現已折回三兩日可到森比德堡(○)曾侯曰貴國大皇帝尤飭布大人折回感謝之至(○)熱云原定布大人行至瑞士小住數日即赴馬賽上船現奉命折回甚是辛苦如須再

往恐到中國時已交冬矣曾侯曰布大人係駐紮北京欽差如貴國大皇帝
另有公事派他回任原無不可如專為商改約章我已受商議之權在此必
可商議妥協不必到北京商辦惟於定約畫押之時我須先請示於本國耳
恭云若如所言固屬甚善但如有不能商議之事布大人仍當到京商辦
侯曰我想無不能商議之事中國

大皇帝有誠心和好之意我到貴國後深知貴國大皇帝亦願同中國和好
外部諸位大臣亦均有好意自無不能商議之事熱云如此甚好本國實有
誠心和好之意而且中鄂邊界綿長如有事故兩國皆有虧損本國同別國
有兵事皆出於不得已常恐傷害百姓廢其事業曾侯曰熱大人所言甚是
我想兩國永久和好彼此均有裨益所以中國請商改約章者亦為兩國有
益免致他國藉辭覬覦熱云貴爵所言有理但中鄂連界與別國情形不同
總望商辦妥協就好了言畢熱即起身拉手而散

八月二十七日曾侯帶繙譯官慶常赴外部與署尚書熱梅尼會晤寒暄畢
○云布大人已到森比德堡我已見過了○曾侯曰承貴國皇帝美意已飭布
大人折回但不知係分付布大人同我商量否如已分付同我商量即請熱
大人定期在外部同布大人開議○云本國大皇帝已命布大人同貴爵會
晤詢明中國之意奏報本國大皇帝定奪可否在鄂國商辦我想布大人必
將赴貴爵公署會晤可免遲延尊意以為何如○曾侯曰甚好但我既將中國
之意告知布大人奏明貴國皇帝我願布大人將貴國皇帝之意亦以告我
以便電奏本國○云侯貴爵與布大人說出中國之意再由本部請旨我想
原定約章係中國派頭等欽差全權大臣所定的如小有商改之處尚可商
量但原約不可廢棄以示相信之意於將來大有關係諒貴爵已洞見之○曾
侯曰八月二十三日我接格大人來文中有貴國大皇帝不強中國將前約
概行允准一語實係好意中國不過將礙難施行之條商議酌改並非全棄

原約我現在接到中國電報云總理衙門已照會凱署大臣請展限三月以便商議此是中國誠心和好之據想熱大人已接到凱大人電信云本部已接到凱大人電報言貴國請將換約日期展限三月我已電奏本國大皇帝矣此是中國願意和好之據我亦知之曾侯曰我此刻欲去拜布大人不多坐了熱云我想布大人今日亦要拜貴爵去言訖即起身送至外廳適遇布策熱向布云閣下來至恰好即請同會侯定期會晤我尚有公事不能奉陪遂入內廳而去曾侯復同布策在外廳坐談布云我奉本國大皇帝命折回同貴爵會晤詢明中國之意奏明皇帝定奪可否在此商辦曾侯曰我將中國之意告知布大人奏明貴國皇帝我亦願布大人將貴國皇帝之意告知於我以便奏明

國家布云本國大皇帝因貴爵所請調我回來原為詢明中國之意如奏明以後本國大皇帝分付我說何話我方能說但願貴爵體貼本國大皇帝調

回我來的美意務將可商量的事對我說方好若按貴爵七月十九日節略之意相差太遠勢難商議留侯曰此節略內不過提說幾條旁人看見覺得太遠布大人心中是明白的貴國派布大人往中國去我當時未敢擅留後接奉

國家切實分付給我以商議之權令我挽留布大人我纔敢留的足見中國實有好意而且貴國大皇帝既說不強中國概行允准中國據此美意必不食棄原約不過中國既請商改總要更改數條彼此方無大損布云本國大皇帝所言不強中國概行允准實係美言格外體量中國不在約章更改多寡總是本國大皇帝寬原之意但我條原定約章大臣現在派我再議此約我有許多難處因去年所定約章已將兩國交涉事件辦理清楚永無爭端實屬盡善不意中國竟不答應所以本國大皇帝派我到京商辦中國如欲在此商議須有不再翻悔之據方可相商不然如若再蹈故轍兩國事情更

難辦了。曾侯曰：可請放心，中國不致再有不答應之事。我們辦事的人既加小心，不致再不答應。布大人自己已有難處，我亦知之。願布大人亦體量我。彼此相讓，湊合兩國的意思，免得彼此喫虧。布云：貴爵所言甚是。但中國辦理約章一事，諸多失當。即如去年定約以後，中國若有難允之條，何不密向本國誠心說出。本國必肯相讓。不意中國不同本國商量，反令局外之人妄參亂語，物議沸騰。現在本國勢難多讓。實中國舉動使之然也。曾侯曰：布大人深知中國情形，亦知中國。

國家難處，凡一國國家不能專就國家之意，不顧通國士民之言。以中國疆圍之大，人民之眾，與西洋各國往來未久，所以西洋情形多有未甚熟悉者。議論自然不一。但緊要大事

國家之意，既與外間議論不同。

國家斟酌一番，自有一定主意，不能聽人議論。中國現今所請商改各條已

條

國家加意甚酌刪繁就簡並非全照外間傳聞之詞願布大人但想中國國家好意不必追問物議涕服之事^布云若如所言尚可商議彼此俱要相讓方好我明日一點鐘赴貴署會晤如何^{曾侯}曰甚好我屆時奉候言畢而散

八月二十八日布策來館會晤寒暄畢^布云我奉本國大皇帝命來見貴爵詢明有無全權字據然後再聽貴爵有何話說如中國欲在鄂國商辦原無不可特恐既定之後中國再不批准所以須有全權字據商議始能放心^曾侯曰我奉

朝命前來貴國一為通好一為商政前約按各國欽差無論頭等二等均有全權名目如商辦事件另授頭等全權名目字據者亦是常例但此次商改約章中國早已授我商議之權近日因貴國不甚相信我及電奏請

旨所奉的

訓諭皆用電

旨傳知將來或另有字據可以請看但現在只有電報而已字據萬來不及
貴大臣如不相信可電問貴國駐京署使即可知其底細至布大人所言恐
中國再不批准一節此層可以勿疑從前崇大人所許之事中國有許多未
料到者所以有礙難照准之處現在中國看了約章應允與否自有定見是
以分付我的話條條切實自無再不批准之事可請貴國放心(布)云貴將既
無全權字據若請凱大人向中國詢問因屬善法我當告知格大人可否商
議請旨定奪(曾)侯曰我給格大人節略內已將中國之意大概說出願布大
人將貴國分付之話告知於我布云本國大皇帝原因貴將給格大人節略
兩國意見相差太遠所以令我前赴北京商議貴國既請外部奏留我自
然於本國大皇帝斷難照准之事貴國已有通融辦理之意應請貴將明以告

我俟我將貴爵所說之話奏明後如本國大皇帝分付我有話我再告知
倭曰然則我應說的話應俟布大人奏明同我商量我纔可知說了云不
然我奉本國大皇帝命一面問貴爵有無全權字據一面打聽貴爵有何話
說今我一併奏明倭曰方纔布大人問我有無全權是有不相信之意現
又問我有何話說不過欲試探我的意態我原可以暫不說出但貴國大皇
帝既派布大人問我我將中國大意說出亦無不可去年所議之約分為三
端一自第一條至第七條係鄂國將伊犁交還中國之事二自第七條末節
至第九條係鄂國同中國修界之事三自第十條至第十七條以及章程十
七條係鄂國所要中國通商利益以及與利除弊之事此外另有專條係議
許鄂國松花江行船至泊都訥一事又有中國分付崇大人而崇大人未議
定者係中國向鄂國請照舊約交出逃人白彥虎一事我奉

國家之命因前約有中國礙難允行之條請貴國會同商改並非廢棄前約

世有之 卷一
交還伊犁之事格大人七月二十三日復文言貴國所請中國允許者三一
赦伊犁居民二償還代守兵費並給補卹銀兩三遷出之民由中國給以安
置之地現說中國之意一赦居民必定允許二償還代守兵費並給補卹銀
兩中國允照原議辦理三遷出之民由中國給以安置之地事無成例可援
而且中國

大皇帝上年分付宗本年分付本大臣均係請貴國將伊犁全境交還中國
然則伊犁全交係中國最緊要之條前據格大人照會言中國不肯割地安
置遷民所以遣使赴京商議項貴大臣又言鄂國皇帝斷難照准之事本國
必須通融辦理等語查通商等事並無極大條款為中國所駁而鄂皇立意
斷難照准者布大人所謂鄂皇難允之條自係指割地而言查割地雖非中
國所願然欲保全兩國友誼亦可通融量為允許但中國既赦伊犁居民之
罪縱有遷出者亦必不多且貴國所要地方專為安置居民起見亦無須險

要地方使中國多受不便所以中國允將伊犁西邊之地於修界之時酌讓若干歸與鄂國以便安置邊民此層已係中國

大皇帝與

國家王大臣等不徇通國臣民之衆論而格外通融辦理矣至於伊犁南邊帖克斯州一帶地方是中國緊要之區凡中國臣民皆以爲割此地方雖得伊犁有名無實勢難割 鄂國脩界之事現認中國之意原約第七條喀什噶爾與塔爾巴哈台兩處應如何修定邊界中國俱允派員前往勘定通商之事現說中國之意一嘉哈關通商准鄂國設領事官其他處地方鄂國一時不能設立領事俟通商開辦興旺之後再議添設按原議嘉哈關比照張家口西安漢中作爲通州漢口比照天津現擬將嘉哈關改照天津一律辦理鄂商照章交完應納之稅准運貨赴內地銷售一天山南北各城貿易均不納稅一層在明白事情之人知地方凋敝應體貼商情且不以爲過而不

知情者則以為答應太多是以請將概不納稅一句改為暫不納稅並請將第十六條移於此條之後一茶稅分別酌減一事必定允許一科布多尼布楚添開兩條行走之路當於約內詳細聲明以免誤會專條之事現說中國之意松花江行船貿易一事中國臣民皆以為不應允許因東三省係中國皇家發祥之地中國臣民看視該地方如

皇宮一般允准此條使我極其為難但貴國以俄約為言似謂限制伯都訥尚係鄂國以好意待中國之據我今商辦此事有三樣辦法第一是照舊約辦理將專條作為廢紙第二如允行船貿易至伯都訥入中國界百里即按各國在內江通商章程一律納稅用本地船載貨第三如不願納稅當退還若干遠地方仍不准到伯都訥中國命議未定之事按照舊約如有越界逃入彼此均當交出中國逃人白彥虎逃入鄂國鄂國約於西洋保護公罪逃俗不肯交出然此事若不說明實於條約有礙格大人既向崇大人說過此

人鄂國必加管束不至再滋事端我亦不令鄂國為難擬請外部給我一信聲說明白如條約中所說逃人應分謀反叛逆之公罪及殺人盜竊之私罪兩種亦須彼此說明方好一律辦理曾侯說完向布策曰我所說的布大人均已明悉可知中國之意與原約所差無多其餘細節俟商議時再說如布大人願意我可以送一節略請看布云貴爵所言我已明悉即當將一切情形告知格大人代表聽候本國大皇帝分付我今日不能妄贊一辭可請貴爵送一節略與我我再細看但節略不過請將貴爵今日所說開一手摺與我記事而已不必作為公文又云我在中國多年深知兩國接界必當永保和好彼此均有裨益為今之計如能在鄂國開議已屬甚佳開議之後若能定局豈不更好本國之意此次商辦務求結實不可暫顧目前將就了結而不思久遠之計並望定約以後以前之事不留芥蒂方好曾侯曰布大人所言甚是中國亦願妥當了結以固和好且通商之事尤須兩國誠心願辦乃

能有益若勉強答應者雖允如未允也○布云中國如有難允之時欲請商改
原在情理之中但中國舉動失當致令本國礙難直讓是以商改約章本國
有答應中國之事鄂國將來亦更有數語須向中國說明請中國補還者我
深願與貴爵往來凡事亦願相讓但我有為難之處想貴爵必已洞見○曾侯
曰現在兩國均有好意貴國大皇帝已允許不強中國概行照准總可商改
幾條我想布大人所說為難之處自然甚少總之商改約章中國有讓給鄂
國好處是中國所願意者但要布大人替我想莫壞各國通例致他國藉
口援照耳○布云我想約章內他國無可藉口之事○曾侯曰如松花江准許鄂
國行船至伯都訥而不聲明禁止輪船行走將來他國輪船亦必要入中國
內江內河豈不多出事來○布云中鄂連界與他國不同他國無所藉口○曾侯
曰兩國公管之處可稱連界至於獨管之處自應照內江內河辦理○布云我
回去即將貴爵向我所說一切情形告知格大人代奏如本國大皇帝分付

我話我再來見貴爵事起身而去

九月初三日布策偕孟第來館會晤寒暄畢(布)云我接到貴爵節略其中有數條我不甚明白所以今日來見貴爵問明再行奏聞(曾)僉曰布大人如有不明白的事可以問我(布)云中國只想向鄂國有所取索而不顧鄂國有許多為難之處即如去年所立約章是兩國全權大臣畫過押的而且邊界事情從去年二月商議起直至去年八月乃行畫押其間有六箇月之久中國何以不能斟酌妥當即使約章內有難允之事當在畫押以前聲明鄂國不難相讓甚至畫押以後如有礙難允許之處仍可密告鄂國必有通融辦法不意中國將約章交議以致約章傳播於外無人不知而中國又在邊界地方添兵設防頗有恫喝之勢一面派欽差大臣到鄂改約似此情形鄂國如遽然答應不索補償人人將謂鄂國懼怕中國所以將昔年所攻取於回人之地白白的送與中國了所以現在本國勢難答應如欲鄂國答應必須以

相抵之事補償鄂國曾侯曰大凡商議條約均候批准乃行如以全權大臣畫了押的就要照辦則何必更有批准之說若說中國有半年斟酌的工夫必已斟酌妥當我從實告訴布大人得知去年崇大人將去黑海畫押之時始將全約報知本國而分界等事亦係臨赴黑海之際總理衙門有電報問出崇大人乃答電曰無可商議云云現在兩國均有好意以前之事可不必提貴國大皇帝既說不強中國概允足見慎固邦交之意如鄂國答應中國商改此條鄂國以禮義接待鄰邦人人必說是鄂國美意斷不能說中國強令鄂國允許償允許中國一事即要中國補償豈不是又添出事情來了(布云本國大皇帝若無此美意我便不能同意貴爵會晤按本國大皇帝之意原欲兩面相讓即如本國割留伊犁西邊及帖克斯川一帶地方非欲貪得中國土地實緣該處時有變亂不得留此地以保疆圉且以安置伊犁遷出之民曾侯曰中國既允赦免該處居民該民何至更求遷出縱偶有之亦必

不多布云本國收守伊犁十年之久殊非容易伊犁居民雖係暫歸鄂國管屬而鄂國必當設法保護聞中國克復烏魯木齊瑪納斯等處殺人過多並聞有業已投誠之人中國官許以不殺而開城之後中國官仍失信而屠戮之者似此殘忍想非出

國家本心其咎在乎帶兵官不能約束兵勇所以妄殺現在中國雖允許赦免伊犁居民而本國仍不放心者職是故也曾侯曰中國官兵打仗時剷除凶類最為嚴切及承平之後則待民最為寬厚西路地方百姓未遭回亂以前無不安居樂業百餘年以來中國常從十八省地方提取銀錢以供西路之用是以該處百姓甚樂刑輕賦簡之政為天下之所無也瑪納斯之地祇是彼此爭戰殺傷多人何可以殘忍二字加之中國該處官員布云據鄂國有人目擊卻不是爭戰殺傷曾侯云此事無須辨論就如鄂國之意要割地安置遷民則伊犁西邊之地已儘數了中國可以照原議界址將伊犁西邊

地方割歸鄂國仍議將帖克斯川一帶地方歸於中國云伊寧兩邊地方亦是中國去年已經讓給鄂國之地如中國以帖克斯川要緊欲請鄂國退還中國鄂國亦看視該處地方最重勢難遽讓必須為鄂國想一地步始可讓還曾侯曰我節略內布大人僅有何事不妨問我布大人有何意思亦可寫出送與我看布云貴爵節略內稱塔爾巴哈台與喀什噶爾兩處界址欲請兩國派員勘定若如所云是將約內分界之條一概刪去本國勢難允許大凡兩國定界必在約內指明大致然後派員設立界牌如若派員勘定永無了期曾侯曰我未到過塔喀等處於該處界務不甚熟習如僅據圖選定界址恐有舛錯不如派員勘定兩國方不喫虧布云向來定界未有不據圖說而定者今貴爵必要派員勘定不知何意曾侯曰塔爾巴哈台舊界據我看來甚是妥當喀什噶爾邊界尚有阿古柏原界可據今要我據圖定界又要中國割讓許多地方二三年後又說新界有幾處不妥須要另行定

界更要中國退讓我怕中國喫虧所以不肯擔此責成○布云齊桑地界就不妥當所以本國欲請改定至於喀什噶爾地方責將稱欲照阿古柏原界查本國並未與阿古柏定界惟本國有一提督所作之書我曾看過按書內所指阿古柏原界較去年所定界址有增無減鄂國更佔便宜矣責將不欲在此定界是怕擔責成否○曾侯曰定界之事兩國不必貪圖些須地方然總須有險要可守或憑山脊或憑河水譬如兩家居住總須有門戶隔別我未曾到過之地恐怕有好好門戶倒反拆卸了我怕將原已定妥之界倒改壞了所以不敢在此寫定地名○布云責將不能任此事惟有到北京商辦○曾侯曰我實告訴布大人得知中國看界務最重商務於兩國有益可以相讓至於界務我在鄂國不能答應的布大人到北京中國仍然亦不能答應總要邊界大員查明後方可商定○布云如到北京亦不能辦鄂國必須另想辦法現要問明責將究竟有定界之權否○曾侯曰我原有定界之權但是不肯自用

此權因為怕中國喫虧凡言界務不妥必係無山無河難保守之故如鄂國肯退在鄂國之地尋一好山好河專為界務起見我可以立時答應如要中國讓地於鄂我不能答應也布笑云會侯祇是能取而不能與如何好辦曾侯曰塔爾巴哈台邊界貴國說哈薩克人時常過界恐滋事端格大人向崇大人說過如中國肯收留哈薩克人鄂國情願將其地讓與中國是讓地之說鄂國亦會說過也總之若塔爾巴哈台能照舊界或小有出入使中國可以自守喀什噶爾地界照阿古柏原界或小有出入亦使中國可以自守我就能答應但不可將原定山河之界改移平陸有門之處改為無門以致數年以後又要修改布云另派大臣商定界址中國聽信邊界官之言分付定界官絲毫不可放讓鄂國亦分付定界大臣不肯放讓此事何時可了曾侯曰中國既允派員勘定即是相讓之意但不能格外喫虧布云若如所言則約內就不提出定界了本國勢難答應曾侯曰如布大人答應中國不照去

年所定的界少喫些虧我可以商量布云貴爵節略內所說嘉峪關照天津辦理是准鄂商交稅後可到內地否曾侯曰原議嘉峪關照張家口西安漢中照通州不過為鄂商得三分減一之利現議將嘉峪關改照天津納稅後可以運貨到內地照各國總例一律辦理不必提出西安漢中致使中國添派官員諸多費事且恐有礙於各國通例布云貴爵節略內說松花江行船中國臣民不願允許我不明白請問牛莊地方亦有通商輪船經過是其常事然則牛莊非東三省地方乎曾侯曰牛莊係海口現歸北海大臣所管松花江係東三省內地松花江上游是中國

皇家發祥之地較他處內地更為緊要布云此層並非我要細問係有鄂國人問我我自不能答覆請問貴爵何以說出

皇家發祥之地一層

皇家發祥之地何以不願通商曾侯曰中國十八省內地定有內江內河不

許輪船前往章程我恐鄂國言及東三省不在十八省之內我所以說明
皇家發祥一層使鄂人知該處較十八省更為緊要^布云貴爵說可以不立
專條我不以為然因為松花江行船時有阻難所以立此專條以杜爭端貴
爵又說伯都訥不准輪船前往請問揚子江既准輪船往來然則揚子江非
內地乎如松花江不准輪船前往僅用篷船不能行駛實不方便而且中國
百姓在揚子江往來均用輪船無不稱便^{曾侯}曰松花江上游是中國專管
內地恐百姓不欲輪船前往致滋事端^布云凡事初起略難久後便見慣了
^{曾侯}曰見慣亦須由漸而入據布大人如此說則係我所議之第二樣辦法
可用了^布笑云我說一句實在話三樣辦法都不可用且本國專管之黑龍
江面及石爾噴內河現有中國商人輪船一隻本國並不阻其往來因為兩
國鄰邦和好比他國更當親近本國既准中國輪船到本國專管內江內河
貿易中國亦當准鄂國輪船入中國松花江方是禮尚往來敦重睦誼之道

曾侯曰混同江海口雖係鄂國獨管之地然中國船不經行該處何以能到上游該處若有中國輪船來往鄂國不應禁止至於黑龍江上游我想必無中國輪船來往布云的確有之我豈肯謊言曾侯曰貴國兵船在松花江下游者甚多條約上祇說行船而不指明說貿易船中國人豈能不詫異乎能不用輪船專用本地船更好否則亦須載明貿易船布云我可以實告貴爵承平無事之時本國兵船絕不入中國松花江如有兵端何江不入曾侯曰請布大人想一辦法我所說的三樣辦法布大人可以採擇若布大人另有辦法不妨說出布云據我看來專條仍要存留曾侯曰如專條不改當加上納稅與專用貿易船字樣布云此事不難商量我想約章亦不要動只加增數語周備而已曾侯曰我的意思也不過稍加更改以求周備布云貴爵所要更改的雖屬無多然俱是約中緊要之條照此更改則全約幾同烏有本國斷難應允曾侯笑曰自然總是要擇要緊之條開出若不緊要的都照外

間議論全數開出則所駁更多了。布云中國看重的事亦是本國所看重的。中國難讓本國更難讓所以我想出一通融辦法就是以相抵之事補償鄂國方能商量。曾侯曰布大人所說相抵之事係指何事而言。布云我想補償之事在於改定邊界。曾侯曰改定何處之界。布云我不過想出此辦法來並未想出在何處改立界址或者另有別項補償之事亦可作抵總之要給本國轉圜地步方能相讓。曾侯曰等布大人想出來再說罷。總之不要在崇約之外另想出事來。我現在請布大人按貴國大皇帝分付的意思回答我的節畧不拘貴國有何意見可開出來與我看。布云先要告知格大人然後奏明再將本國之意告知貴爵言畢而散。

九月初六日布策偕繙譯官孟第來署會晤寒暄畢。布云我頭一次與貴爵會晤貴爵同我所說的話我已電告格大人現接格大人信言甚為詫異以貴爵所說的話與上次所開六條無甚分別原因六條無可商議格大人當

回復貴爵另派欽差赴京商辦嗣因貴爵見熱大人面言中國給貴爵商議之權深願在此商辦並言中國有可相讓之處是以本國大皇帝令我折回同貴爵相商不意貴爵向我所說之話並無相讓之處格大人所以詫異曾曰何以無甚分別布云所不同者不過伊犁西邊之地而已曾曰此即中國最要緊者現在並未聞貴國一語格大人有何詫異布云如貴爵願聞本國之意我可言之如中國欲改前約須兩國相讓以為補償此意已向貴爵言之按本國之意原約照舊批准其中有中國請商改者不好另立條增之條並載明中國以何項補償本國曾曰中國原欲減少如此說反添多了布云原約難以更動曾曰何以不能更動布云第一條兩大臣所定之約再者本國雖有美意無如中國從前舉動許多不合使本國頗覺難堪勢難更改曾曰此為原未批准即如塔爾巴哈台等處界約早經兩國皇帝批准而貴國尚要更改上年之約不過兩國欽差畫押未經批准何以反

不能改再者中國改約雖有不合西洋公法然非故意為之蓋與西洋交涉日淺之故即如治崇罪一事原係中國

國家治中國臣子之罪並無沾礙他國之意後聞鄂國不以為然恐人誤會中國之意遂將崇釋放足見中國格外和好○云兩國欽差如有辦錯之事欲治其罪本有自主之權中國治崇大人罪本國甚為可惜然亦無甚關係後聞釋放固屬欣然於本國亦無甚相干○曾侯曰除治崇之罪此外無甚不合之處約不批准西洋向有之事○布云批准與否各國自有自主之權惟中國既不批准而又不作罷論定要更改前約此實難事是中國另出新樣辦法矣○耳語曾侯云此語頗合總理衙門本意似可就布語請其徑廢前約○曾侯笑云如此雖好然布口說難憑若我遠寓緩索伊犁之意彼窺我意向又將改計○曾侯笑謂布曰伊犁本中國地方中國礙難捨棄故不能不請商改前約○布云固然○曾侯曰中國難處即在此○布云中國舉動令本國有許

多難處曾侯曰中國有何舉動今貴國有難處布云我前已提過曾侯曰除治崇罪外無他舉動布云看中國之意此三個月以來固與從前不同當崇大人定約後到京即交部治罪京中又復議論紛紛一面調兵設防意似恫喝如此殊非和好之意是以鄂國不能相讓中國釋崇大人之罪於本國本無相關惟中國辦結各案略見中國好意曾侯曰中國有此好意即望貴國按此意商辦以前之事布云因中國有此好意故本國大皇帝允許商辦召我回鄂若中國無此好意本國豈肯允許商辦所以本國肯商改者實不願遽然直讓還要補償且貴爵初次所說之話已有相讓之意曾侯曰布大人要我相讓者何事布云我上次已經說過如本國准改前約地土之事中國須另讓地土補償本國曾侯曰如要中國另讓地方實難應允布云譬如本國將帖克斯川讓與中國中國須以相抵地方補償本國曾侯曰伊犁地勢貴國最為熟悉即如中國所讓伊犁西邊地方比帖克斯川為大足可以相

抵了(布)云伊犁西邊地方係去年已讓本國者現無可說惟此次商議中國之意以前約為未定本國以前約為已定彼此意見不合故此刻有前約反不如無前約較易商辦(曾侯)曰前次議約專為收還伊犁起見貴國既允交還固屬美意但不諺更要補償貴國即要補償中國便將伊犁西邊地方補償貴國要知道伊犁地方係貴國交還者非貴國讓給者(布)云此係兩樣看法中國以約為未定本國以約為本根前因中國不能自守伊犁故本國代收代守平定地方費了許多心力貴國並未見情(曾侯)曰此意前已說過貴國代收代守兵費中國必然應允(布)云原是然尚有難處如當時代收年餘中國如能接收較易商辦但現在業已十年之久年限愈久愈難商辦要緊者須意見相合方好商量現在本國以前約為本根中國以前約為未定正是意見不合勢難商辦(曾侯)曰中國原以前約未定始派我來商改其中有可應允者仍照舊應允(布)云如不以前約為準難以商量(曾侯)曰將來商辦

妥協莫非不定約乎○布云按本國之意前約照舊批准所有商改之處另續
幾條○曾侯曰如此太多曲折甚不易查然則我節略內所請商改之處須皆
載入○布云可以載入但須將補償本國之事一併開載○曾侯曰前此鄂皇以
釋崇罪為喜格大人亦甚喜聞釋崇之事布大人說中國釋崇罪與貴國無
關但也說各案辨結深為中國好意既是因好意不强中國概允前約何以
要於前約之外添出事來○布云然則本國所讓者竟不算乎○曾侯曰此即是
相抵之意兩國均有好意故中國將伊犁西邊地方讓出作抵○布云中國視
前約如烏有本國以前約為本根兩國意見既然不合何能商議○曾侯曰前
約未經批准不能算數○布云如此看法難以商量殊為可惜貴爵說中國讓
出伊犁西邊地方須知本國割留伊犁地方並非願得中國土地實因中國
官辦法不好該處民人皆願歸附本國本國勢難拒而不納並非貪圖土地
現在貴爵所言帖克斯川是中國阿克蘇等處往來要路中國既以為重何

以前欽差未經提及然本國仍有好意商議讓還但不肯遽然讓之曾侯曰
我奉

國家分付將前約難行之處請貴國商改我與布大人節略內所開應改各
條是中國斷難答應者其可以勉強答應者我已格外酌減相讓僅貴國在
約外再增新條我實不能答應且我原請貴國退讓豈有再增之理布云如
此是真無法商量曾侯曰請布大人細想中國豈有因前約喫虧不多而請
改約要添喫些虧之理自然是因喫虧過多不得不請改耳布云中國既以
前約喫虧過多當初何以不暗向本國說明不傷本國體面較易商改如今
彭明較着人人曉得是以難辦曾侯曰有何彭明較着之處布云我已說過
不必再言曾侯曰中國官員條陳事件與西洋新聞紙議論公事相同在乎
國家聽不聽不在乎說不說總之國家自有一定主意不能聽外人議論布
云中國發兵購械一切舉動至今尚有痕跡曾侯曰發兵並無實據若云購

械崇未出使以前即有此事至於小件器械無日不購若大件船械因欲改
為之事而始購買豈不遲乎總之兩國當自拿主意不必聽外人言語(布)云
本國從來不聽外人言語(曾侯)曰中國亦未曾聽(布)云我看現在情形須令
凱大人請總理衙門另改辦法俾知中國之意如何我如今有句私話告知
貴爵上次格大人所給貴爵節略內有現在情形難堪本國勢難容其拖延
之語蓋事情遲久更難商辦即如伊犁百姓屢欲歸附本國而本國未允者
實因欲將伊犁交還中國現在如不辦妥以後更難辦了(曾侯)曰並非中國
遲延中國甚不願意遲延(布)云我所說的條論事並非論人我必將貴爵今
日所說之話電告格大人一一說明惟甚可惜(曾侯)曰何謂可惜(布)云我願
同貴爵商辦而無法商辦是以可惜(曾侯)曰布大人並未將貴國之意與我
說出一句何云可惜(布)云中國之意欲將前約作為烏有而本國之意欲將
前約作為本根彼此意見相差太遠何以商議(曾侯)曰中國非欲將前約作

為烏有但其中有不便者請貴國酌量商改無如貴國欲將約內好處都算
已得者今中國所請商改之條本屬無多而貴國不肯相讓又要添出許多
好處我想無論何國當此皆難答應布云按本國之意約內利益應算已得
的如中國請商改某條須另說曾侯曰兩國既然和好當彼此體量譬如貴
國是中國請問能批准此約否布云本國並非約外多所要求但中國須為
本國想出相讓地步本國方肯相讓曾侯曰如不在約外要相讓地步可任
布大人尋想同我商量布云如在約內尋相讓地步則本國惟有退讓而已
何以能行曾侯曰中國既不批准前約只有求貴國退讓斷無更許進取之
理布大人有何意思不妨明說布云本國退讓原無不可總須有相抵之事
比如本國將帖克斯川讓與中國中國須另將相當之地補償本國曾侯曰
如此是退還帖克斯川而塔爾巴哈台與喀什噶爾邊界可仍舊界否布云
帖克斯川是要單說不必牽連他事曾侯曰如此說法是布大人不願與我

商辦放出此難題目使我為難布笑云非也非也我深願同貴將商辦但須有商辦地步才好曾侯曰我奉

朝命前來因原約有中國斷難允許者會同貴國商改今並未商改而貴國反欲添出事來如何好辦布云中國只請本國退讓此川不知其中甚有為難之處曾侯曰我給布大人節略內已將中國難允之條誠心說出今貴國何事可以退讓何事斷難應允請布大人覆我一信以便報知本國布云我現在並非同貴商議不過詢明中國是何意思奏明本國大皇帝如分付我覆貴爵我必覆信曾侯曰約內可允之事我已說出有難允者但使稍可通融我已儘數相讓而貴國究竟何意請告知於我以便報明本國如於約外別有所求我實不能商辦但我必報明本國布云本國退讓則可惟不能白讓須與本國轉圜地步方不傷本國體面我想約外尚有不難應允之事請貴爵尋思酌核曾侯曰伊犁西邊之地即是補償布云本國之意不是如

此(曾)侯曰貴國之意我豈能猜之(布)云貴爵想中國沿海地方何處可設(曾)侯曰我想自今以後中國地上斷無再讓之事(布)云若如此說則帖克斯川地方本國亦難退還然按我自己之意總要想法商辦(曾)侯曰原議之約中國尚欲商改今貴國又要添出不但我不能辦雖本國亦不能辦(布)云中國一味只要本國退讓而中國不讓一事(曾)侯曰中國已經讓了許多好處了(布)云此係已足之約(曾)侯曰兩國欽差畫押之約豈能與批准之約毫無分別(布)云如欲商辦須將原約作為本根(曾)侯曰我所商改之事並未離開前約(布)云中國總以前約內已得好處作為補償本國以此為已得之利益不能作抵須另有補償方可不然難以商議(曾)侯曰此題太高無從着手(布)大人在中國多年熟悉情形須為中國想一想才好(布)云此題亦本國所為難然起初並不難是中國自己作成難辦之勢故以前之事至今痕跡未去(曾)侯曰去此痕跡全在(布)大人如(布)大人與我商辦妥協痕跡自然去了(布)云

若如此說則要本國一概全讓矣言畢而散

九月十七日曾侯帶繙譯官屢常赴外部晤署外部尚書熱梅尼寒暄畢○云貴爵接有中國好信息否○曾侯曰無甚緊要信息○云一月限期將滿必須中國有好辦法分付貴爵此事方有出路○曾侯曰事情有無出路權在貴國我已將中國之意開出節略送與貴部大臣查閱而貴國意思貴大臣並未向我說出一句來○云本國毫無定見中國既不批准崇約又請商改新約應由中國設法補償本國方肯商量本國實無定見○曾侯曰貴國大皇帝既有不強中國概允之語必可商改數條如要另索補償豈不至更添出事來○云中國既難將去年之約批准何不暗將其中原委陳明則本國大皇帝不難相讓不意中國欲與本國作難或傳宣示諭或添派防兵舉動諸多不善逼得本國亦設防添兵並派水師前往中國所費虛布已一千二百萬元如事情遲延一日則本國多一日之費本國兵費愈多將來中國喫虧愈

重不得向貴爵直言曾侯曰中國起初辦法或有不合西例但以後辦法一一俱顯中國美意中國派兵不過傳聞毫無實據至於傳宣示諭更無其事必係外人願意中鄂失和所捏造的中國與鄂國相連者三處一是西路地方一是黑龍江地面一是沿海地方中國西路原有平定回亂之兵並未開入鄂界一步亦未增添新兵黑龍江地面未曾添兵亦未曾有調動兵勇之事至於沿海地方中國早已辦理海防不過自守毫無他意熟大人所言貴國派水師一事我曾聞之但不知是為中國今日熟大人說明是為中國我實在詫異我想中國之舉動不過謠傳毫無實據貴國何以遽派水師我實在不解悉云中國購買槍礮火藥無人不知即不批准約章亦顯有不睦之意曾侯曰槍礮火藥中國時常採辦非與貴國議約後始行購買至於不批准一層原係各國向有之事未聞有因條約不批准遽派水師者熟云尋常所定條約批准與否尚無妨礙但去年所定之約關係兩國疆土事關重

大非尋常條約可比而且中國又有不善之舉動本國不得不防曾侯曰兩國既然相好中國邊界地方有兵彈壓以免游民滋事自是為平安邊界起見貴國亦有好處豈有反怪中國之理素天云中國邊界有兵彈壓固好但不可因兩國有兵致啟變端曾侯曰執大人所言甚是我不能知鄂國人意見如何若論中國人意見則因西北邊界人民種類不一甚願鄂國有強兵猛將鎮守邊疆則兩國均有好處素天云此論極是鄂國人亦願中國有勁兵鎮守邊界但不願中國猜疑鄂國而設兵也本國大皇帝實有好意伊犁地方最為險要情願退還友國但不願讓還仇敵之國西侯曰中國實有和好之意不過因去年所定約章有難行之處中國臣民多不願意所以請貴國商改素天云去年條約中國臣民有不願意者本國武官亦不願還伊犁即如去年商議交還之時本國武官皆以此地險要戰守得力不願退還本部以邦交為重勉強允許交還一面割留帖克斯川地方以固疆圉今中國請還

帖克斯川當以相抵之地讓與鄂國作為補償不然無以對本國武官(曾侯)曰請問熱大人貴國究願如何辦理方為滿意(熱)笑云就是將原約照舊批准(曾侯)曰中國既請商改而貴國大皇帝又有不強概允之語必可商改幾條如中國爭之一年今忽仍舊批准實無以對中國臣民且西洋各國皆將訕笑中國此是中國大難處我今日不得不實告貴大臣也(熱)云若如此就無法商議了(曾侯)曰兩國大皇帝均有好意總可商量(熱)云若按貴國所開節略是將前約要緊之條全行刪去其餘小處俱算中國讓鄂國的如此辦法何以商量我口候大皇帝分付而已(曾侯)曰熱大人嫌我所開均係要緊之條我自願選緊要之條開出貴國大皇帝既有不強中國概允一語可請熱大人將貴國意思亦開一節略送與我看以便電奏本國縱使熱大人所開都條不關緊要之條亦無礙也兩國意思彼此相告乃有商量(熱)云開節略不難但恐拖延時日如我開一節略貴國自己不能作主必須請示中國

如有回信來或不合本國之意貴國又須請示往返之間遲延數月中國已
用過一千二百萬盧布預備水師若再延數月必加至二千四百萬了(曾侯
曰我並未遲延我已將中國之意說出而布大人並未將貴國之意告知於
我直如未同我商量一樣豈能算我遲延乎(熱云我所說的是事情遲延並
未說貴國有遲延之處(曾侯曰貴部因恐怕拖延此時情願緘默不言連一
次節略亦不願開我心實不佩服何妨先開一節略再看我的辦法何如若
我實有故意延緩之咎貴國乃可怪我也(熱云本國同中國辦事向來肯
耐功夫但現在情形不同因本國已動鉅款派撥水師每日所費不貲雖數
日亦難拖延若未動此鉅款儘可佔據伊犁地方以待合式的辦法如此雖
十年之久本國亦能耐之(曾侯曰中國深願妥速辦結但貴國須知中國實
有為難當為體諒現在一月期限只差十一日就滿限了如貴國大皇帝有
分付來必須寬予商議之期不然豈能商議(熱云限滿以前中國須有好辦

法分付貴爵按本國大皇帝之意俟限滿時即飭海部尚書洛索物斯基會同凱大人將大皇帝未了的話告知中國(曾侯)曰我想兩國相好二百餘年雖因公事偶有為難之處貴國大皇帝斷不至將未了的話向中國說出(燕)云本國不得不如此別無辦法因為本國所費甚鉅若再遲延不如打仗合(曾侯)曰中國最重邦交兩國既因事勢所逼難以相讓我一辦法可使兩國俱便各無傷損但我不能遽然說出須俟貴國大皇帝分付同我商量我始能說明(燕)云如貴爵所想辦法可將事情妥速辦結即請說出(曾侯)曰我的辦法就是熟大人及布大人向我說過的(燕)云我記不清楚是如何說過的(曾侯)曰布大人向我說過中國既不批准前約何不徑將前約廢棄何必另派欽差商議新約我比時答以伊犁係中國地方若徑廢前約不另立新約不能收回伊犁後見熟大人時熟大人亦說要派凱署使詢明中國或按所請商改要整之條另給補償或請將全約廢棄(燕)云不錯是我說過的

曾侯曰我想兩國現在如此為難可照貴國之意將前約全行廢棄伊犁地方暫時仍不索取以期兩便而固邦交至於通商利益如所請者中國可以答應仍可從容商議此卻是我的末了了一句話了(燕)云若如貴爵所言將前約全行廢棄仍可和平商議通商之事自然是一辦法但恐不說明伊犁地方歸鄂國管屬將來中國復索此地豈不又有為難本國之意務求結實辦法免得含糊(曾侯)曰若說伊犁徑歸鄂國管屬無論中國國家斷不肯出此言即使

國家分付我如此立言我亦必上疏力諍斷不肯辦一文書將該處地方送與鄂國使西洋各國笑我中國後世人罵我(燕)云如不說明永交鄂國管屬則鄂國猜疑仍不能釋且邊界各事甚不好辦(曾侯)曰我說一句真話可以釋貴國之疑中國將來再索伊犁如仍係兩國和睦和平商議之時中國以禮來索貴國亦以禮相答貴國自須想一公平辦法使鄂國不至受虧乃肯

交還僅兩國不幸有失和之事中國以兵威來索土地則何地不可索豈獨伊犁乎伊犁縱說明歸貴國管屬中國兵強即不能再索乎我所以說此兩層請貴國不必因中國未說將伊犁永交鄂國管屬而有疑惑也○云我當將貴爵所說的話奏明大皇帝○曾侯曰我有兩件要緊事請執大人奏明第一是不能給與照會聲明中國不要伊犁第二是通商之事務請貴國給中國容易答應的商量免得有人說話免得日後又有齟齬○云我必將貴爵所說一切奏明言畢而散

九月二十日布策偕孟第來署會晤寒暄畢○云我今日來見貴爵問明貴爵的全權有無限制自去年有崇大人之事本國深不放心誠恐再有舛錯所以欲知貴爵究竟有何權柄○曾侯曰我的權柄與崇大人一樣但崇大人所答應者有不在分付之內的並未請示遽然答應我則不然若

國家未分付的我卻不能答應○布云我第一次會晤時曾言本國欲請補償

之意思彼時貴爵答以此事不在分付之內不能答應(曾侯曰貴國凡事均
要補償我自熱不能答應)布云本國不知貴爵有無全權所以飭凱署使向
總理衙門詢問昨已接到凱署使電信了(曾侯曰如何說法)布云總理衙門
已照會凱署使言貴爵受有

國家分付並有商議之權諒在期內可以辦結並言如遇為難之事可以由
電請示(曾侯曰貴國大皇帝給限一月原說詢問中國意見一月限期本已
甚促而刻下又已空過二十餘日所餘只七八天何能商議事務所謂一月
期限不過貴國欲看中國意思何如並非在限內辦結之意且我之不能商
議並非中國未授我以權實係貴國未同我商議也)布云本國大皇帝之意
總在一月限內定妥我想貴爵如早為請示期內當可辦妥(曾侯曰即或按
照貴國皇帝之意亦當以商議之日起算無如布大人並未與我商議)布云
貴爵今日之言與前大不相同我實在不解(曾侯曰現在事情已換樣子布

大人尚不知乎請問近日到外部否○布云無日不住○曾侯曰然則熱大人未會相告乎○布云莫非就是曾爵與熱大人所說之話否○曾侯曰正是○布云我有許多不明白之處貴爵說我並未與貴爵商議然則上次所言補償之法非即本國之意乎且前定之約既係中國要改自然中國須先開口况貴爵先開的節略不過手摺並非公文○曾侯曰貴國既稱欲在約外索補償我自不能答應○布云總理衙門既准請示想補償一節貴爵必已請過示了○曾侯曰刻下情形與前不同中國分付我的有兩樣辦法一是伊犁全境交還一是不全交還按第一辦法貴國於中國所請商改之處頓索補償實在無法辦理前在外部會晤時熱大人亦云必須補償方能商辦且云限滿時事情若無辦法即令海部尚書將貴國大皇帝末了的話告知中國我想兩國邦交最為要緊今因伊犁一事彼此生出許多為難深為可惜查去年之約原係以商務抵換伊犁固屬貴國美意現在中國勢難受此美意且恐有傷

邦交是以按照熱大人與布大人所言廢約之語請將前約作為罷論中國
一時不索伊犁而舊約通商之事有鄂覺不便而中國可允商改之處仍可
商議此係顧全和好使兩國皆不為難也(布)云貴爵今日所言與上次見熱
大人時所說的不同彼時熱大人提及補償一事貴爵答以須俟一月期限
滿了方可去問中國(曾)侯曰我何曾如此立言只是直言約外補償一事中
國必不能答應而已而且請示與否我何必向外部言之(布)云若如此說是
與總署照會凱大人所稱請示之語不相符了(曾)侯曰貴國意見究竟如何
並未向我說出直與未經商議無異我有何事須要請示乎(布)云我從前所
說補償一事即是本國之意(曾)侯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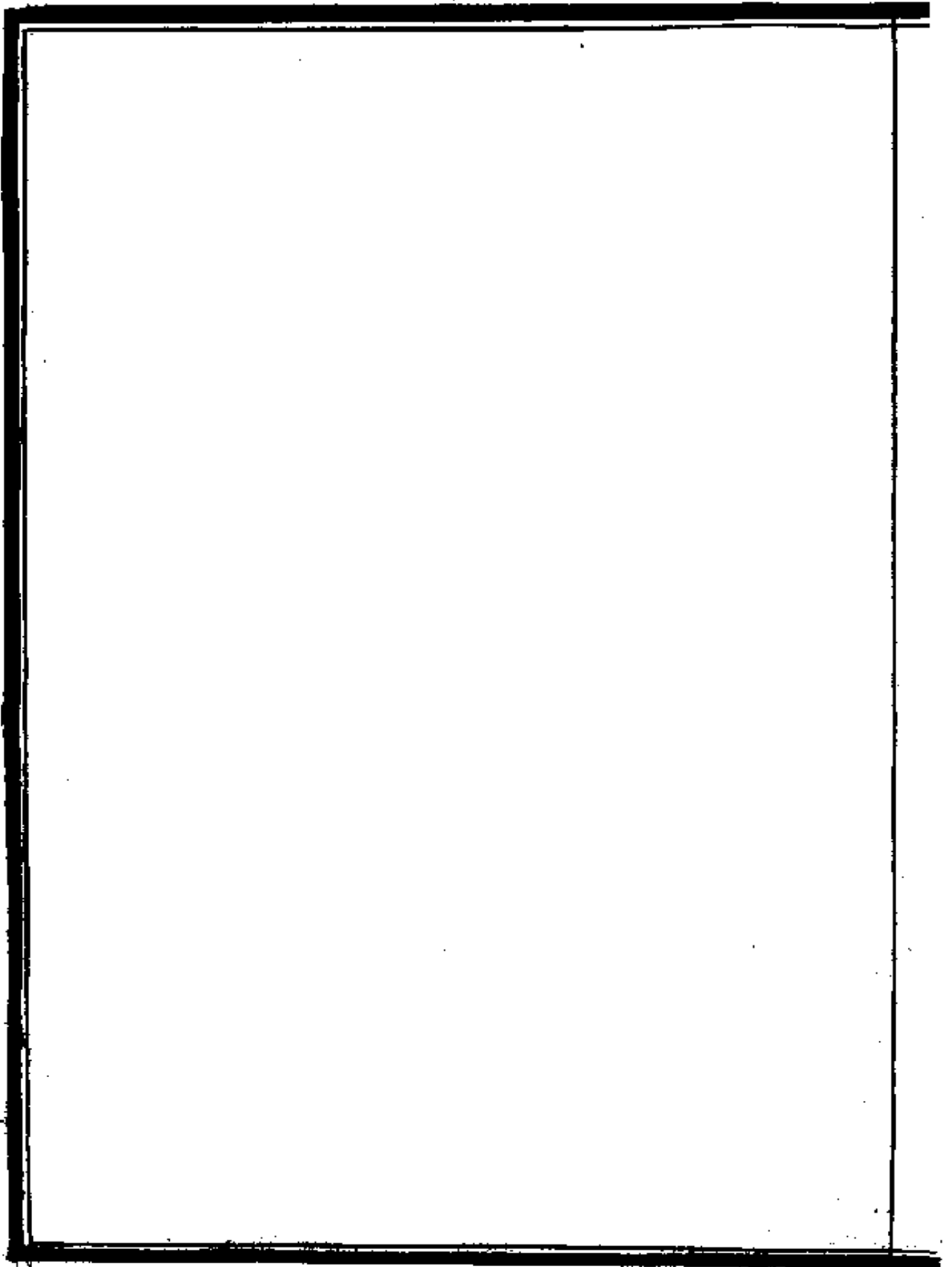
國家分付我的兩樣辦法既聞熱大人與布大人所言補償之意即知第一
辦法不行所以用第二辦法中國設兩辦法之意原因一國立定主意恐鄰
邦難以相商故有兩層辦法為貴國容易答應也今中國僅說要帖克斯川

一條貴國已要補償如此我何能辦事(布)云我上次業經起程適貴爵到外部言中國已給商議之權請本國飭我折回在鄂國商辦是以本國大皇帝令我回來原期一切事件均可辦妥不意本國甫提補償一事而貴爵即不答應不知全權何在(曾侯)曰我本有權商議緣中國分付我的辦法有二第一是索還伊犁全境第二是緩索伊犁徑廢崇大人所訂之約今貴國謂凡事商改一條皆要補償即是不肯商改所以不能照第一辦法了况中國雖暫時不索伊犁仍願商議通商之事我的全權即可商議商務(布)云貴爵既言補償一事不在分付之內何不請示(曾侯)曰有疑惑之事則須請示並無疑惑何必請示即如索伊犁即要補償則緩索而已何用請示(布)云上次貴爵給我的節略是決定不改之意乎若是則何須商議(曾侯)曰我節略內所開的是中國一定的意見請問外部已奏明貴國皇帝否(布)云然(曾侯)曰起初與布大人會晤時只詢明中國之意與我商議與否竟不得知今貴國已

接到凱署使電信布大人與我商議與否仍是不可得知(布)云貴爵既說本國尚未商議何以遽然改了主意(曾侯)曰改主意非我一人私見前因布大人與熱大人俱言何不廢約而熱大人愈說愈緊並言如不答應補償則說末了之話處於無法不得不如此(布)云廢約之話我並未直說(曾侯)曰布大人說此話時我曾答以中國愛惜伊犁布大人尚笑而謂然何以不記(布)云我並未直說我只說如此改動直與廢約無異(曾侯)曰次日熱大人亦云將令凱大人問明中國或於約外議給補償否則徑廢前約我昨日在外部提及此話熱大人認說是他曾說過的(布)云熱大人之意不過俟在鄂不能商議再派凱大人向總署問明(曾侯)曰貴國既要補償已算不能商議了(布)云貴爵並未問明本國如何補償遽然以為不能商議我實不解(曾侯)曰我已將中國答應貴國之事詳細說明而貴國答應中國之事並未說出在中國之意已無可加總之第一辦法不行則用第二辦法今既將第二辦法說出

不能復用第一辦法償貴國必願交還伊犁須另商議云云中國第一辦法竟不能改動乎曾侯曰是不能改布云貴爵今日所言與前言不相連接本國只要補償並未說不答應的話何以遽改辦法曾侯曰貴國要補償就算是不答應的話中國於第一辦法既不能行則不能不用第二辦法布云若如此不得謂之商議說出一句話來始終不改曾侯曰我之生性如此比如買物件太貴當可不買不欲還價布云如此是將前約全行廢棄只提出數條可允者來同我說與從前貴爵所言不過略改數條之語前後不符曾侯曰要補償只有廢約開熱大人云當議交伊犁時貴國武官以為地勢險要不願交還今索補償欲使武官滿意我想欲滿武官之意則補償必大中國辦不到不如不辦布云當時本國兵部誠有此意然貴爵並未聞所謂補償者究係何物賴云不行何也曾侯曰凡在約外要補償我不能向中國說之即所索之事不似佔據帖克斯川之關係緊要亦不能行何況未必有便益

讓中國乎布云若如此則凱大人接總署照會所稱可以請示之語歸於無用矣曾侯曰補償一節我既知不行可以不必請示雖然無論伊犁交還與否中國既重邦交尚可商議通商可允之事俟商議有為難之處再行請示總署所稱請示專指廢約以後而言布云本國亦甚為難因有前約之故曾侯曰前約議還伊犁固是鄂國好意今此好意中國不能受之恐礙兩國和好不得不如此布云然則中國所請三月期限是何意思曾侯曰此是中國好意如有餘事可以商議非定為商議前約而言布云我要問明貴爵補償一事已請示否曾侯曰我不必請示言畢而散



中俄交涉記卷二

九月二十四日曾侯帶繙譯官慶常赴外部晤署外部尚書赫梅尼布爾達第亦在坐寒暄畢(○)云我尚未接到本國皇帝旨意想必有公文將來以便詳細說明所以未用電報大約四五日內必可接到(○)曾侯曰再過四五月一個月的期限就滿了(○)赫云不錯我只候皇帝分付但不知貴爵尚另有話說否(○)曾侯曰日本國所分付的我全說完了無可再加(○)赫云總望有好辦法才好(○)曾侯曰所有好辦法我皆說過了(○)布云大凡兩國商議事件原當彼此退讓才能有成(○)曾侯曰中國能答應的事我已儘數相讓了(○)赫云中國現在仍然備兵本國與中國連界不知中國意思如何本國不得不防備似此情形於兩國均有傷損(○)曾侯曰我從實告熱大人中國備兵設防斷無中止之理原係自守並非猜疑貴國所以不能停止且中國所設者多係海防中國海防終安與貴國不無裨益中國深願與貴國和好貴國不必猜疑中國(○)赫云中國

備兵設防原係自主之權至中國辦理海防拒敵別國本國無話可說但不願中國拒敵本國曾侯曰中國辦海防而專言拒敵貴國此不必辯論而貴國可知其必不然也至中鄂兩國雖曰連界其間所隔瀚海沙漠較遠隔海洋者尤為險阻更可勿庸疑懼熟云自然但本國不得不防範曾侯曰大凡兩大國連界雖此國不願彼國恃強無禮而亦不願彼國勢弱無能熟云貴爵所言有理曾侯曰中鄂兩國與別國不同一則邊界如此綿長二則和好如此久遠三則唇齒之交儼若兄弟所以不當以公事意見稍有不合遂不願邦交也熟云自然如此但中國總不肯多答應本國通商之事中鄂兩國連界雖欲不往來亦勢所不能而况通商一事實聯絡邦交之策也曾侯曰中國

國家深知通商一事與兩國互有裨益但中國與各國往來年淺不能深曉通商裨益者亦不乏人所以別國所請通商之事中國亦不能輕易答應非

專不答應貴國而已中國待貴國向來最厚事無窒碍勢可答應的必肯浙
漸允准但請貴國不要催逼過緊致使中國為難(布)云中鄂連界中國待本
國自然要格外從優但各國所得好處鄂國尚有未沾者即如中國通商口
岸各國俱准設領事官而鄂國與中國陸路通商各處中國從前總不肯答
應鄂國設立領事待至去年定約始准設立(曾侯)曰按舊約伊塔喀三處已
准貴國均可設立領事官現在中國又答應與貴國商量通商諸務中國可
允之事如嘉峪關通商一層若能議一章程於鄂國有益而中國亦不吃虧
則該處仍可議及添設領事一層其嘉峪關領事章程擬照天津辦理至其
地境則在中國內地非邊界地方可比然則塔喀等處領事與沿海各口無
異而嘉峪關在中國內地則直與漢口等處相同矣(布)云我想設立領事不
難商量(曾侯)曰若於中國實在有益之事不怕中國不肯答應但不要過急
(恭)云中國既然通曉其理不妨漸漸推廣我看貴國節界內分界事宜請兩

國派員就地勘定我想此事仍可商量照辦本國所願者不過有好邊界可
以自守所以就地勘定自然妥當會侯曰兩國原定舊界中國不願改動至
喀什噶爾地方之西有葱嶺一段向無中鄂議定之界自然要派員勘定熱
云如伊犁地方歸本國管屬本國足以保安邊疆則不索地補償僅中國索
還帖克斯川本國必要補償之地以保邊疆會侯曰熱大人接到貴國大皇
帝分付時請告知於我熱云我必告知貴爵言畢而散

九月二十九日會侯帶同參贊邵友濂繙譯官慶常桂榮至外部見署外部
尚書熱梅尼駐華公使布策寒喧畢熱云前數日本國皇上專候中國辦法
而中國並無辦法如今本國欲將商改條約辦法告知貴爵現在分付總辦
梅尼潤甫由里發邸亞帶信前來本國皇帝因前定一月限期已滿而一切
應辦事件尚無頭緒現擬再展限兩個月以便彼此商酌貴爵一面將一切
辦法請示貴國會侯曰貴國到底還中國伊犁否熱云固然要還但有還的

辦法會侯曰有何辦法今日可說否熱云現在梅總辦尙未來到一切辦法還不能說俟禮拜三梅總辦到後禮拜五可請貴爵到本署告知一切本國總望兩國交涉事件商定妥實方於兩國均有益處如今展限一事可請貴爵電報貴國會侯曰從前中國給凱署使照會原欲展限三個月以便商辦而貴國只答應展限一個月爲看中國意思如今又展限兩個月是與本國原說限期仍是一樣請問兩個月限內可以商定否熱云商定事件原不能由本國一邊作主總須兩國和衷商辦會侯曰在中國無論限期多少均是一樣總要商定妥協僅兩月限內不能辦結勿謂中國耽延之故熱云所以耽延時日者皆因中鄂兩國相隔甚遠往來信件遲滯之故並且如今本國皇上又在里發邱亞居住所以請示一切亦須耽延時日會侯曰中國一切藏法業已全行分付我了儻貴國所請之事不在本國分付之內我亦無須再行請示熱云請問由鄂國至中國往來電信可用多少日子會侯曰未封

河時往來電信約須兩三箇禮拜封河時必須一箇月○云如此限內可以
商定○曾侯曰雖有兩月限期然電報往返一次即須一月有餘○云所有一
切辦法統歸一次電知亦無不可○曾侯曰如此甚好只要貴大臣將貴國意
思一總告知於我我可一併電報本國○云自然全要告知貴國至於答應
與否在中國自己酌量○曾侯曰請問貴大臣展限兩月自何日算起○云今
日既係一月限滿之日自可從今日算起○曾侯曰貴大臣今日尚有應說之
話否○云今日並無應說之話可俟梅總辦到後禮拜五日告知貴國○云
既如此即可於禮拜五日到貴部聽信○云總看梅總辦到日早晚如早到
禮拜四即可有信○日貴國皇上何日可回京都○云大約在本國十一月
中旬可回京都言畢而散

十月初三日布策來者會晤寒暄畢○云昨日熱大人有信致貴身請於今
日一點鐘赴外部會晤不意昨晚接到里發師亞電報內云本國大皇帝駕

有旨意專差齋來約於禮拜一日可到今日熱大人尚不能將本國所擬辦法告知貴爵也○**曾侯**曰請問布大人今日我仍須到外部否○**布**云熱大人今日既無話可說請貴爵不必前往俟本國大皇帝旨意到後熱大人必有信通知貴爵○**曾侯**曰只要其時熱大人與布大人能將貴國意思全行說出我可以安心等候○**布**云本國意思必定全要告知貴爵○**曾侯**曰從前限一箇月係貴國意思而一月之內布大人無一句確實言語告知於我現在貴國又欲展限兩月以便商議在中國固願妥速商辦不欲過此期限第恐貴國將來仍有以限期為不足而復欲展限之時○**布**云兩國商議事件彼此各有意見本國豈能自專所以不怕展限只要商辦妥協而已○**曾侯**曰若論中國意思總是一定的我已向布大人說過了中國雖願相讓而有限制不能過之譬如甲乙二人同在室中甲固願退讓但既退至牆根豈能再退乎○**布**云本國商辦此事亦有一定主意而退讓之間亦有界限不能逾越雖如此說總

望有好辦法方能商定。曾侯曰：我實告布大人說中國辦法只有兩端，一是貴國全還伊犁使中國能以保守則通商好處凡可勉強答應者，中國情願相讓，其萬難答應者，仍然不能允許。一是貴國雖似願還伊犁而格外要求使中國為難，以致中國得不償失，則中國惟有緩索伊犁廢棄前約而已。雖然如此，仍願畧許通商好處以固邦交，但貴國既不交還伊犁，此等通商好處應由中國自行酌給，斷不能似交還伊犁所許好處之多也。布云：貴爵所言辦法似有決定不改之意，我不以為然。因貴爵到本國時，本國原可告以前約廢棄不能再議，但本國念切邦交，未肯如此立言。是本國既願和平商辦，中國亦須相讓，豈有決定不改之理。曾侯曰：中國原嫌前約吃虧過多，所以更欲高改，以便酌減償貴國於約外多所要求，猶如不願同我商量。布云：我想如有辦法，總是約外之事，今貴爵決定不肯答應，即無辦法了。曾侯曰：上次熱大人對我說一月期限滿了，中國若無辦法，貴國即飭海部尚書洛

索物斯基會同凱大人將貴國未了的話告知中國我想兩國邦交最為緊要既因改約索地貴國外部說出不睦之言中國情願退讓將前約廢棄續索伊犁此係中國保全和好起見(布)云熱大人之意非決定要派海部尚書說未了的話不過說如終不能在鄂商辦然後派人在北京辦理(曾)侯曰外部言明一月期滿即須說未了之話此言既出於外部我不能置若罔聞所以想出廢約辦法以免兩國失和(布)云熱大人所說的未有如此吃重(曾)侯曰貴國所派水師布大人未曾向我提及而此項兵船本有去年崇大人未動身以前即已發往者我所以未曾過問乃熱大人上次向我明說貴國所派水師已用過一千二百萬盧布且言此費將來欲向中國索還我想外部既有不睦之語而中國不願失和惟有廢棄前約緩索伊犁則貴國可免為難難欲說未了的話無所藉口矣(布)云熱大人的話係連前後而言查貴國初次所開節畧本國斷難答應而本國以邦交為重未肯推託不議且去年

所定之約中國既不批准如欲再行商議須在北京辦理以免舛錯所以本國大皇帝派我前往嗣於起程後貴爵赴外部告知中國

國家已授以商議之權請在鄂國商辦是以本國大皇帝再表美意召我折回詢明中國意思無如貴爵給我所開節畧內只有一處與初次節畧不同其餘各條仍然未改而貴爵屢言約外要求決意不肯答應故此熱大人向貴爵說出既無辦法須另派海部尚書在北京辦理其實熱大人並無脅制之意曾侯曰熱大人所說貴國之費甚鉅若再遲延不如打仗合算我想中國係一大國聞此洞喝之言不能再相讓了帝云熱大人所言原無恫喝之意至所謂遲延不如打仗一語尚屬有因蓋中國既備兵設防本國不得不作準備所以需款甚鉅若再遲延所費愈多誠不如打仗合算但此言專指費用也曾侯曰中國不願有打仗之事僕不幸而有此事中國百姓未必不願與鄂一戰中國人堅忍耐勞縱使一戰未必取勝然中國地方最大雖十

數年亦能支持想貴國不能無損布云貴爵所言甚是我想打仗無論勝負兩敗俱傷而且中鄂係兩大國和好二百餘年若遽然失和無以對兩國百姓曾侯曰中國之難處不在百姓而在

國家益百姓並不甚願與貴國往來惟賴

國家慎固邦交彈壓百姓所以中外相安無事若貴國舉動使中國百姓羣啟猜疑之意則以後諸事更難辦了布云我在中國多年伊犁一事商議最久我想彼時最易商辦無如中國似有猜忌之心不肯推誠相信所以本國不得不存意見即至去年定約後中國由猜忌而生氣憤以致派兵設防顯有不睦之意甚至中國連不批准緣由亦不向凱大人說出一句來我想中國若將一切原委誠心說出密請本國商改本國斷無推託之理曾侯曰無論中國去年所辦並無錯處即使布大人以為中國去年不合西洋成例要我認錯我如今設一比喻譬如一張白紙已塗了墨現在中國已另換一張

紙寫字何必定要洗刷前紙且現在中國允許好處甚多即係表明和好之意若無以前情形中國儘可不動聲色待逾過批准之期則原約即可照例作為廢紙何須讓給許多好處布云若如此說從前本國原可一面廢約一面佔據伊犁不必同中國商議但此事關係兩國顏面所以允為商辦實曰我所欲廢前約緩索伊犁正是保全兩國顏面熟大人既云貴國為難之處皆因武官不願交還伊犁所以中國情願緩索以免貴國為難以示中國相讓之意蓋貴國既據伊犁地方則人人必謂貴國無所傷損如貴國交還伊犁中國雖有受地之名而暗中或有吃虧之處亦無人知曉而在貴國總不傷損儘中國吃虧過多雖收伊犁得不償失則情願緩索第貴國不交伊犁難於貴國無損然兩國往來不免有猜忌之心所許通商好處即使照約開辦亦係有名無實耳布云本國深願和平商辦毫無勉強中國之意實曰伊犁一事係貴國大皇帝作主想熟大人奉到旨意必開出節畧送與我

看至通商之事外部必藉市大人辦理無如市大人於通商之事業條可以答
應從來向我說過一句(市)云我前數次同貴爵會晤不過講明中國意思其
通商之事俟商議之時方能說出(曾侯)曰伊犁一事須俟熱大人明將鄂國
真意告我乃能商議妥協通商之事我有兩句話先要向市大人說明第一
嘉峪關通商一條如兩國和平議事我將來仍可答應惟貴國不可使中國
為難又不可敗壞各國總例第二松花江行船據我看仍以徑廢專條為是
按現在情形商議該條實非好機會也如必須立一專條我總不能允照崇
約既不能如中國之意亦難滿鄂國之心不如徑廢該條之為愈也(市)云貴
爵所言時欲本國顯出好意然中國亦當相讓方可商議(曾侯)曰中國可讓
者我不難銜口說出斷不為先爭後讓之術其不能讓者無論貴國有若干
兵船中國定不答應(市)云貴爵屢言兵船我當說明本國之意係主於和平
商辦毫無脅制之心即如去年所定之約原係兩相情願本國並未勉強現

在商議亦是如此本國亦未曾說出決定不改之話至本國所派水師皆因
 中國先行派兵設防之故若中國無此舉動本國豈肯遽派水師耶曾侯曰
 我有四句要緊之話當向布大人說明一貴國如全還伊犁則前約所載通
 商好處至今未答應者仍可酌讓一二其斷難答應者中國仍不允許二如
 貴國雖云交還伊犁而於約外多所要求則中國情願廢棄前約緩索伊犁
 其通商好處當由中國酌量允許貴國不可要求三嘉峪關通商一事不可
 壞各國總例四松花江行船一事仍請徑廢專條布云嘉峪關通商一事請
 貴爵再說一遍曾侯曰我所說的即是將嘉峪關比照天津不必再議西安
 漢中直達漢口之路鄂商自鄂國運貨到嘉峪關已屬遠路奔馳不堪其累
 必願圖三分減一之利在嘉峪關將貨銷售如此辦理實於鄂商大有好處
 較之里發抵亞所定條約鄂商更為合算中國辦事之人亦明知此次所議
 較之去年所訂更為大使鄂商所以要如此議係不願壞各國通商總例故

也既不壞總例而鄂商又不吃虧此係兩全之辦法也(布)云貴爵所言甚屬有理(曾)侯曰我先將中國之意說出則貴國不至強中國以所難我想貴國全無難處無論伊犁交還與否中國皆願商議通商之事不過交還伊犁貴國所好處稍多若不交伊犁則所得好處較少而已(布)云本國原無辦法惟貴爵既願聞本國之意本國可以說出俟奉到本國皇帝旨意熱大人必定告知貴爵也言畢而散

十月初八日曾侯偕參贊邵劉繙譯官慶常赴外部與署外部尚書熱梅尼會晤布策梅尼潤甫布羅塞孟第俱在坐寒暄畢(熱)云我所送照會節畧各一件貴爵已接到否(曾)侯曰前日晚間接到的(熱)云請問貴爵有何意見告知於我以便奏明本國大皇帝(曾)侯曰貴部的節畧是前日晚間收到的且須譯出漢文我尚不能細說今日只能將要緊意思大畧言之我所未明白者先一問之查此節畧內開各條我雖僅閱大概然已見貴國大皇帝實有

真心和好之意本爵不勝欽佩(熱)云本國大皇帝深願與中國永久和好所以中國為難之處無不體諒(曾侯)曰查崇約條言歸還伊犁除去帖克斯川一帶及伊犁西邊今貴國大皇帝既有好意允將帖克斯川退還中國是否交還伊犁全境(熱)云本國大皇帝所允者係僅指帖克斯川一帶地方而言至伊犁西邊之地仍歸本國以便安置遷出之民此地不甚寬大不過一條窄地而已(曾侯)曰貴國大皇帝既有美意何不連伊犁西邊一條窄地一併交還中國(熱)云此事本國斷難答應因前約割留此地原係為安置遷民起見僅若交還中國則該民無置身之地矣(布)云此事本國斷難再讓況且貴

爵奉

旨挽回本大臣在鄂議事於本大臣八月杪晤談之時已有將伊犁西邊仍讓本國安置遷民之意(曾侯)曰我並非欲悔前言實緣貴國如此好意若肯將伊犁西邊之地全行交還愈顯貴國美意(熱)云本國斷難答應(曾侯)曰請

問貴國既據本爵八月杪與布大臣會晤之言定意何以貴大臣此次酌畧
內又有伊犁與塔喀兩境一同定界之說伊犁另須定界我所以甚感貴國
大皇帝美意或者伊犁西邊仍可讓與中國也○○云照原約伊犁西邊及帖
克斯川應歸本國今本國大皇帝允將帖克斯川退還中國仍留伊犁西邊
之地則所請伊犁分界係指帖克斯川西邊而言至伊犁西邊之界仍照原
約所定界址辦理○○曰帖克斯川西邊原有明將軍所定舊界可循何必
再行勘定○○云原定舊界不甚妥當亦未經兩國大臣前往履勘所以中國
欲商派員查勘酌議更改以期彼此有益○○曰此事關係甚重必須預為
言明以免中國又有吃虧之處○○云貴爵節畧內有帖克斯川及莫薩爾山
口要路請還中國之語今本國既允還帖克斯川即將莫薩爾山口包含在
內請貴爵不必疑慮○○曰伊犁分界一事若不預先說明將來分界之時
僅貴國將山口迤西之地全行割去則逼近中國要路中國雖得此山口亦

難保守而烏宗島一山左近之地亦甚危險(熱)云本國之意係將帖克斯川全還中國惟川西之界似有不妥之處所以請兩國各派官員前往勘定(曾)侯曰從前所定伊犁邊界原為易於保守起見所以順山嶺險要之地分定界址其實中國已有讓給鄰國之地貴國非不知也如貴國欲請再勘帖克斯川西邊之界當照明將軍舊界辦理於專條內聲明以免誤會(布)云應添上僕有不便之處即由分界大臣商議酌改一語(曾)侯曰我的意思係云雖小有商改卻須依據舊界布大人係云雖依據舊界然如小有不便之處商議酌改與我之意無大分別(熱)云本國之意非欲多佔地方實緣邊界緊要務期妥定界址若聲明大致按照舊界倘有不妥之處稍加更改原無不可(曾)侯曰熱大人既云肯照舊界則此事可算說明矣(熱)云然(曾)侯曰按貴國節畧第一條請將原約照舊批准第二條請另立專條將貴國所允中國商改者載於專條之內此事雖頗嫌煩瑣查約之時甚費校對又不在中國

國家分付之內但貴國既以顧全鄂國顏面為言我可以求中國勉強答應
○熟云甚好○曾侯曰我從前節畧內商派大臣勘定喀什噶爾及塔爾巴哈台
交界係按照中鄂舊界而言今貴國節畧內所請勘分塔喀兩處之界是否
照舊界辦理○熟云係照里發抵亞條約所定界址辦理我想崇約所定之界
與從前舊界無甚出入○曾侯曰出入甚大即如前約割去塔爾巴哈台之地
雖非十分險要然其大幾與帖克斯川相等中國豈能答應而喀什噶爾地
方亦有舊界可據查明將軍所定舊界係順天山直到葱嶺乃前約竟將蘇
約克山口歸於鄂國既改從前舊界又割去中國地方中國豈肯答應○熟云
塔爾巴哈台舊界本有不妥之處所以前約酌加更改至喀什噶爾地方本
無定界所以去年始行商定前約既將塔喀兩界商議妥協本國仍照前約
辦理○曾侯曰喀什噶爾之界只有西邊一段未經定明其迤南迤西直到葱
嶺均有舊界豈可輕易更張○布云按鄂文係順天山到浩罕界並無葱嶺之

名而且舊界亦不甚詳細不過言其大概而已○**熱**云請問貴爵喀什噶爾界定到何處請將地名說出○**曾侯**曰大地名是蔥嶺小地名不知其詳總是在蘇約克山口極西之處○**熱**云塔喀兩處分界不能不照崇約辦理○**曾侯**曰塔爾巴哈台所割之地甚大喀什噶爾所割之地雖不如塔爾巴哈台割取之多然而極關緊要中國兩處吃虧中國

國家未分付我答應此二條關係重大尚須請示○**熱**云可請貴爵將本國節畧全行奏明貴國

大皇帝而本國亦一面令凱大人知照總署○**曾侯**曰松花江一事貴國節畧內雖有願意商辦之語然似屬含糊請問熱大人究竟如何辦理○**熱**云此係本國相讓之意但此事尚須商量○**曾侯**曰去年商議松花江行船准到伯都訥而布大人猶謂鄂國讓中國了今熱大人又云相讓不知有如何讓法○**熱**云此事須彼此商議○**曾侯**曰我想專條可以徑廢俟兩國平安無事之時再行

商議布云如若廢此專條請問舊約中國如何照辦曾侯曰此事最為要緊於商議之成否大有關係不如廢此專條豈不兩便布云廢專條之說本國斷不答應不得已只可彼此退讓鄂船暫不至伯都訥貴國亦不可阻止鄂船入境曾侯曰此係用我之第二條辦法了布云貴島所擬三條辦法我不甚記得請貴島再說一遍曾侯曰我所擬辦法有三第一條徑廢專條不必另行商議第二條兩國相讓酌定界限不必到伯都訥第三條到伯都訥不許輪船前往惠云何以不准輪船前往曾侯曰松花江係中國內地若准鄂國輪船前往將來別國亦請在中國內江內河行駛輪船中國所以不肯答應布云松花江口外係中鄂兩國所屬黑龍江地面如中國准鄂國輪船入松花江原係鄰國優待之意別國無與中國邊界者豈能援本國之例乎曾侯笑曰布大人既如此說將來別國有請援照者可請布大人與之辯論曾侯等俱笑曾侯曰按前約之外有兩專條一係交還代收之費及補卸鄂民

事一係松花江行船事現在前約既議批准而將商改之事另立專條可將代收之費及補卹等款立一專條其松花江專條改為商改約章專條如此辦理仍係一分約章兩分專條熱大人以為何如○德云若廢松花江專條應將行船之事寫在商改約章專條之內亦無不可○德曰屆時再行商議○德云我想此事必須商定方好○德曰貴部節略末條係請中國賠還兵費之事我有幾句要緊的話向熱大人說明查貴國所派兵船有崇大人在鄂國時業已發往者有以復續派者中國既不知有此項兵船更不知此兵船係因中國而設所以中國未以介意我上次同熱大人會晤之時始聞熱大人說出此項兵船係因中國而設據稱鄂國所費甚鉅將來必向中國索償等語在中國深願和平商辦固不欲貴國說出兵費之事今貴國既已說出我先請問熱大人要中國出錢係何名目○德云此係中國賠補鄂國備兵設防之款茲中國既不批准前約又不向本國和平商議遽然調兵製械一切舉動顯示

與本國不睦之意逼得本國亦動用鉅款備兵設防且無論何國皆以節儉為重軍需武備徒耗餉精毫無生息所以本國既因中國所逼以致費此鉅餉理應向中國索償方昭平允(曾侯)曰向來打仗之後始可索要兵費今中國既不知貴國派有兵船又願同貴國和平商議豈有向中國索要兵費之理若謂中國設防練兵所以貴國防備中國此言似不盡實我不深信中國設防練兵何年不有何以從前中國整頓武備貴國從無一言也(德)云本國亦知中國早已練兵但中國未與本國不睦本國未便過問嗣因中國不欲批准前約舉動諸多不善本國始知中國有作難之音(德)侯笑曰即使中國練兵製械兩國相隔甚遠中國豈能侵佔鄂國貴國何必介意(德)笑曰兩國既然連界中國備兵本國不能不問若謂中國兵能到鄂都固屬妄言然邊界地方不得不防備(曾侯)曰前聞土耳其違約不將都爾西紐之地交割蒙得利丹國西洋各大國會派兵船至土國海口請問各國亦向土國索賠兵

費乎(○)云各國辦法不同事勢亦異即如各國派往土國之兵船原為保全歐洲大局起見係各國情願之事且所費無多故不向土國索要兵費也今中國則不然一則中國起首設防派兵欲同本國作難二則本國設防備兵係中國所逼非出於本國情願所以向中國索要兵費且本國非不願還伊犁惟願還相好之國不願還與仇敵之國(○)曾侯曰既有派兵船之事豈真和好之意相好之國有藉兵船之勢以定約者乎設使中國未曾調兵則貴國派兵船到中國是無理之事若果因中國備兵設防鄂國乃亦備兵設防鄂國向中國索賠兵費請問中國所費兵餉又向何國索償(○)熱云本國既因中國所逼以致動用鉅款不能不向中國索償(○)曾侯曰中國亦可說鄂國逼迫中國也(○)熱云中國起首備兵本國毫無招惹中國之意即如布奧兩國從前訂立條約係因彼此不肯坐耗餉糧厥後法國廣備戰馬德國幾與法國失和未打仗皆係彼此派兵之故也(○)曾侯曰熱大人不宜以德奧法比較中

鄂兩國益中鄂和好二百餘年毫無嫌隙而彼此相隔甚遠與此三國土地相通者大不相同總之兵費一事名目不正中國斷難應允查數年前英國因馬嘉里之案曾派兵船前往中國其費用較之鄂國此次費用多至數倍後既將案辦妥英國未曾開口向中國索取一文兵費鄂國與中國和好二百餘年理應優待中國如欲向索兵費是不如二十餘年交好之英國也（燕）云英國之事英國作主本國無所取法誠恐日後復有此等情事不得不要兵費以戒將來也（曾侯）曰中國非欲圖省錢財實緣兵費名目不正中國礙難答應如若答應鄂國別國必致做效事無大小即添兵船數隻希圖向中國索要兵費此風萬不可長（曾侯）云本國不管別國之事本國不能賠累必須向中國索償以補兵費虧空（曾侯）曰如貴國以中國遲延一年零三月之久始批前約欲請加增代收代守之費雖不照原約之例核實計算而稍有加增之處中國猶可商議若直要兵費雖貴國再加兵船前往中國亦不答應

現在商議或成或否關係此事應請熱大人電奏貴國大皇帝如欲加代守之費中國可以答應儘定存兵費名目中國情願不要伊犁亦不答應但兩國商議已將就緒因此小事遂失機會未免可惜耳熱云本國大皇帝分付索要兵費本部惟有遵旨而已可請貴爵奏明

國家本國一面令凱大人問明總署曾侯曰我係中國欽差大臣無論請示與否國家之意我盡知之如貴國請加代守之費即使不照原算更欲加多中國亦尚可商量如直說兵費名目則中國無論如何不能答應曾侯曰可請熱大人說出數目來熱云名目可以不拘定但款項定要出耳曾侯曰可請熱大人說出數目來熱云本國邊防兵船共用過盧布一千二百萬元曾侯曰此乃兵費數目我所以請換名目者自然連數目亦要更改若仍照貴大臣前次所言兵費數目則名目雖改如未改矣熱云此係鄂國所用實數不能減少曾侯笑曰請問貴國若與中國打仗以後索要兵費即照此數否熱笑云打仗之事如何

能定有要地方者有索借款者即如德國割法國兩省之地另索五十萬萬
佛郎(曾侯)曰僅要一千二百萬盧布中國情願打一仗再出此款(熱)云此係
格外用過之款其尋常巡船等費不能向中國索取若將兵費算在代守費
內恐中國所出之數不能滿鄂國之願只要中國肯全數償還即不提兵費
名目亦可(曾侯)曰兵費名目與索款數目互相表裏人入皆知貴國兵船用
費之數僅貴國索要過多人人必謂中國給還兵費也(熱)云本國所說之數
尚可商議(曾侯)曰貴國節略內尚有應商之事今日不能細說我只有有一句
要緊話或熱大人或布大人將來同我商議務望仰體貴國大皇帝好意禮
諒中國為難之處(熱)云本國必定體諒但中國亦須體諒本國方能商定(曾
侯)曰既然如此我將今日所說五層要緊之事再說一遍請熱大人奏請貴
國大皇帝看意第一層伊犁是否全還中國第二層塔喀兩界係照舊界抑
係按照崇約第三層原約批准另立專條將松花江專條改為商改約章專

條第四層高議各事請外部仰體貴國大皇帝美意體諒中國為難之處第五層中國允增代守之費不允償還兵費此節關係尤重俟熱大人電奏後說出數目我纔能奏明中國(熱)云我必將責為今日所言全行奏明惟伊犁西邊應歸本國塔喀兩界當照崇約此條本國一定之意(曾)曰一二日內我請邵大人再到外部聽信(熱)云亦無不可言畢而散

十月十五日曾侯帶同參贊邵歸譯官慶常塔克什訥前赴外部與署外部尚書熱梅尼暨前駐華公使布策會晤(熱)云本部尚未接到國家分付不知貴爵接到北京信息否(曾)曰未接到緊要之信現所辦緊要之事須連電報分付不由信局寄來(熱)云上次貴爵所說之話本部業經發電到星發抵亞尚未接奉諭旨大約三五日內可有回信也(曾)曰上次熱大人給我節畧其中多是空話無須請問本國

國家所有各節我皆可以作主商議俟貴國大皇帝旨意到了如有應請示

者我必請示○云詳細節目固更細商然刻下須議而最緊要者共有兩層
一係批准里發抵亞之約一係補償兵費○曰按照貴部節略第一二條
言崇約仍須批准而另叙專條分列商改之款與中國從前港我前來之意
原不相同惟是中國為慎固邦交起見或有初時難以應允者但可通融無
不勉強應允其批准崇約一層應允與否現不能定應候

國家之信至疎尾兵費一層我先知道中國斷不應允○云末層既不應允
可仍令凱署使在京辦理○曰此層關係各國公例且關係永遠公例兵
費之款斷不能出蓋恐中國允出兵費反致各國訕笑○云別國見鄂用此
鉅款不得補償豈不笑我○曰鄂得補償各國亦不止獨笑中國○云譬
如尋常百姓之家若鄰居令我不得安居我既出租錢理應涉訟斷令補償
○曰無論鄰居並無相擾之事即使合此比譬亦無訟者自斷之理應請
各國公斷○云中國謂鄂國據意中國鄂國謂中國招惹鄂國如里發抵

亞之約鄂國確是誠心固
懷失和之心我想凡事當
海上並非中國兵船到鄂
水乃係各國公共之水
故竟向中國要錢○云派
事惟未有自己設防向別
○曾侯曰我從前已經說過
鉅款不如不要伊犁○云
上欽定○曾侯曰現在只有
將成之局復將歸於無成
中國亦是如此只是中國
亞約內鄂國已多方退讓

向鄂國說明應改之處不難和平定議無如中國舉動不善使鄂作難現在
要錢為防將來使中國知定約不易改動曾侯曰不批准和約是常有之事
設防亦是常有之事惟未打仗而索取兵費則無此等榜樣熱云向來備兵
至於如此無不打仗者曾侯曰貴國故作此語耳若真思與中國打仗何以
崇大人在此時鄂國即派兵船東去乎布云今年所派另是一起兵船去年
所派係換班巡海兵船因與土國打仗久未換班去年之船不在此數之內
曾侯曰今年去者亦非盡是兵船燕云凡一帶之船自係各樣皆有曾侯曰
從前我不認兵船原因兩國不可遽說此等話不意熱大人前次竟當面說
出兵船係為中國而設也我想約雖改議總算和平商定者乃佳惜乎鄂國
說出要兵費一層外人必將謂鄂國逼迫中國而定此約熱云辦事不論別
人如何說話只要自己公道今日之事係因中國招惹所致曾侯曰以為中
國招惹究竟有何憑據熱云無他憑據只因中國派兵而見曾侯曰何處派

兵布云未批准時有奏令滿洲地方督須派兵者熱云中國沿邊皆派新兵似乎同端曾侯曰中國摺子與西洋新報相似但

皇上皆未准行如何可以為據布云又有不知由何處派來之兵係由牛莊進發者至蒙古地方派兵則係庫倫領事所報曾侯曰此言若係訛傳則鄂國派兵款項即屬枉費此言若果真實則中國亦何嘗不可向鄂國索取兵費熱云此事以先備兵者出錢曾侯曰兵船是鄂國先派者布云聞中國備兵故有此舉曾侯曰中國備兵只有西邊且是原有之兵若謂招惹亦須指出何時何事宜可因現在要向中國索錢遂指為中國招惹以為索錢地步布云貴爵云鄂國藉此索錢鄂國豈能故意藉詞要錢如此大非和平商議之道曾侯曰中國處處有兵年年有兵鄂國何可據云為鄂而設布云西邊所有之兵有真係剿平回亂者有平回亂後續添者此皆領事所言曾侯曰皆有憑據否由何處調來派往何處布云庫倫原無亂中國亦派兵前往熱

云貴爵初到時中國不明事體之人猶欲恣意打仗後始漸息此議且中國朝廷會議摺奏本國無不知者曾侯曰摺奏與西洋新報相似中國無新報故有議論須奏明

皇帝而准與不准其權操之於上非臣下所能自專熱云新報是平常人議論摺奏皆是大臣布云按貴爵所說是必待大兵入境始算招惹熱云北京欽差人人知道早已傳至各國曾侯曰各國如何說法熱云看各國議論具見中鄂失和之音曾侯曰不能以有據者置於無據之後應先看

皇帝國書次聽公使言語鄂國何以置此等有憑有據之事於不問而好信無稽之言熱云不是平常人皆是官員所說不能不信布云比如中國購買器械今年比往年加多之數甚鉅曾侯曰我說一句實話中國置備軍械大約一年要比一年多熱云可惜今日兩下意思不合只有候旨而已曾侯曰我亦靜候鄂皇回信惟其費一層斷辦不到若稍加伊犁守費我可應允若

言兵費斷不能允。○熱云無論兵費不兵費總算是鄂國與錢。○曾侯曰我們要爭此名目仍顧鄂國體面我不能既出錢財又受人訛笑。○熱云不能不如此應使中國出錢以後不至更有如此舉動。○曾侯曰熱大人此說亦非和平商議之道中國堂堂大國鄂國豈能說使中國以後不敢如此似乎要中國出錢類乎罰款俾知儆戒云者兩國相交如同朋友一國豈能說罰一國使其以後不敢如此。○熱云不是罰是補償鄂國若中國備兵願意打仗固是中國自主之權若不打仗令人亦備兵設防則自有此舉以後可以細想。○曾侯曰中國無所謂願意打仗不願打仗中國向不尋人打仗不惟愛惜自己百姓抑且愛惜他國百姓。○熱云現在只有聽候皇上回信再議。○曾侯曰俟有回信再議言畢而散。

十月二十二日曾侯帶繙譯官慶常桂榮塔克什納至外部與署外部尚書熱梅尼前駐華公使布策會晤總辦梅尼閣南繙譯官孟第隨員布羅塞均

在坐寒賧畢○云現已接到本國由聖發抵亞來信本國皇上謂里發抵亞
原約須照舊批准塔爾巴哈台界仍應崇納松花江可以退地步至於兵費必
須補償惟數目多寡不難商量耳○曾侯曰塔爾巴哈台原有舊界去年另定
新界究竟是何意見○布云益因兩國之哈薩克互相雜處往往分認不清○
德曰然則鄰國之意並非為侵佔地方起見○熱云並非欲侵佔地方○曾侯曰
既不為佔地起見兩國先派大員查明再定自無不可何必拘定里發抵亞
之約○熱云其故有二一因里發抵亞之約已經議定再者即派員勘界亦須
先將地方說定俾將來容易勘分○曾侯曰先說定地方再行勘分中國亦有此
意惟塔爾巴哈台交界從前業經明將軍與貴國所派大臣當面定妥如今
里發抵亞條約內改定之界其地方形勢鄰國雖已了然而中國並未詳查
難允預先指定可仍以明將軍所定舊界為根將其中不甚妥協之處派員
查勘量為更改○熱云若照舊界何用改為○布云塔爾巴哈台交界當初即係

在京議定並未預先查勘(曾侯)曰此事係本年定約次年查勘分定者(布)云
次年並非臨時始行勘分不過查照約內所定地方耳(曾侯)曰布大人欲仿
照從前辦法實非中國所願蓋因里發抵亞約內所定交界過於詳細與北
京條約情形不同恐將來派員勘分之時不惟中國大臣為難即鄰國大臣
亦將有為難之處(熱)云我想愈詳細愈妥當省得勘分大臣費事(曾侯)曰若
如此便是難允商改而究無商改之實際(熱)云因貴縣一再堅執始允商
改原非鄰國本意(曾侯)曰鄰允商改我甚感謝(熱)云按里發抵亞定約本意
因千八百六十年回匪變亂之後交界有含混之處是以另定新界(曾侯)曰
去年定分界之約不過定其大概並未批准亦並未建立牌博如今要改舊
界本國以為舊界不妥貴國以為新界妥當我想必須彼此退讓方可以行
(布)云前給貴國所請節單已經說過可以通融酌改(曾侯)曰允許商改我甚
感謝然既允商改如仍照里發抵亞約是與不允無異(熱)云我的意思是以

里發抵亞之約為根再派大員照約酌改(曾侯)曰我現在雖未接到
國家回信然據我揣想若以里發抵亞之約為根中國必難應允(熱)云因界
上百姓不清故有此議鄂國之所不能讓者即在此(曾侯)曰鄂國不能讓若
值中國能讓之事乃易轉圜若兩國皆不能讓則事不成矣(熱)云中國不讓
則難成(曾侯)曰定喀什噶爾之界原為定無界之處按地圖上所畫之綫極
為明顯綫之所到皆為有界之處無界之處須定有界之處不必另定(布)云
中鄂定約時喀什界並未提及後因浩罕歸鄂國管屬不能不清界限(曾侯)
曰浩罕曾與中國連界中國管至某處豈不自知我今說一句實話蘇約克
山口不能讓與鄂國(布)云若如此說不如皆不應允(曾侯)曰原因不能應允
始派欽差前來商議若能應允何必復來(布)云如此說是約內利益皆為中
國減去鄂國所餘無幾(曾侯)曰條約中各大端彼此總須聽候國家分付至
於嘉峪關松花江兩條係屬通商中小節布大人可否與我先行商量究應

如何辦理(熟)云此事詳細辦法固要商量然總須先聽中國於節略內所開
各大端能否允准再行商議小節(曾侯)曰無所謂中國准不准其餘各事皆
易商辦惟兵費不能應允中國稍出錢財以為補償代守伊犁之費原無不
可至言兵費則無論辦到何等地步中國斷不能應允不能既出鉅款復惹
各國訕笑且恐日後他國亦隨便派些兵船前赴中國任意索償兵費(熟)云
不在名目只要中國補償鄂國所費款項作為代守伊犁之費亦無不可現
因耽擱一年之久已耗代守伊犁之費四百萬盧布(曾侯)曰四百萬未免太
多然兩國既是真心和好只要無兵費名目數目多寡原易商量我想鄂國
亦不願中國過於吃虧(熟)云於鄂國無甚分別名目雖改意思總是一樣(曾
侯)曰不論意思我們只要寫在約內是何名目不問是何意思(熟)云只好兩
國各認自己意思中國意思鄂國不必去問惟凡事須向大處看當本國允
還伊犁時是欲將伊犁還之於和好之邦若不講和好不如不還即里發抵

亞約所定各條亦為兩國和好起見不意中國有許多不好舉動致本國亦耗兵費若干此款不得不向中國取償現在要錢所以防將來也曾侯曰補償代守伊犁之費則可若言兵費無論數目能減中國亦不應允況訂約而議及兵費則兩國痕跡不化中國將懷恨於心通國之人念念不忘矣燕云中國為防各國非禮之求鄂國可允不提兵費名目曾侯曰我尚未接到中國回信據我一人之見若云因條約耽擱一年之久加增代守伊犁之費尚為有理故謂可以商量然兩大國辦事名與實亦貴相符所以償款數目亦不可相差太遠也燕云本國派兵船亦因伊犁之事而起曾侯曰兩國派防兵索兵費皆因打過仗若未打仗而索兵費鄂國既可向中國索取中國亦何嘗不可向鄂國索取燕云因中國派兵在先故也曾侯曰鄂國謂中國派兵在先中國謂鄂國派兵在先究竟孰先孰後此理亦說不清布云未打仗而索兵費從來固無此榜樣然不准約而設防亦為從來所未有曾侯曰因

條約不批准而派兵船亦只創於鄂國^(燕)云各國史書我皆讀過如伊犁地方自己不能管轄令別人代管十年之久然後定約還之既定約而復毀之此等榜樣亦從來所無^(曾侯)曰史書本無某事與其事終始並同毫無改換之局惟不打仗不能索兵費則係從大處立論^(燕)云前給貴爵所開節畧能允與否俟有確信再議細節^(曾侯)曰尚未接到回信俟有信到當即作覆^(燕)云本國皇上不久便回都城皇上回來想更辦得快些^(曾侯)曰可惜中國現將封河鄂國信雖快而中國信將更緩矣^(布)云封河可由恰克圖專差遞送不過多三四天^(曾侯)曰已經試過與南路封河時快慢相等益由鎮江遞送亦有一定天數^(布)云中國若有電線各國皆覺方便^(曾侯)曰於中國尤為方便只是但不知其利者尚多此事非二三人所能違衆強作^(布)云是須以漸而入^(曾侯)曰不惟電線一事其餘諸事亦須由漸而入必諸事皆有效驗乃不難作言畢而散

十月二十九日曾侯帶同參贊邵綉譯官慶常塔克什訥前赴外部與署外
部尚書熱梅尼前駐華公使布策會晤總辦梅尼澗爾繙譯官孟第隨員布
羅塞皆在坐寒暄畢(熱)云昨接貴爵節畧敬悉一切現在皇上三兩天即可
回來俟皇上回來再請定奪惟節畧內仍係覆我初次節畧之語至與貴爵
面談各節仍未見覆曾侯曰接到第一次節畧之後即發電報前往北京此
次我之覆文亦即係本國

國家答覆貴大臣初次節畧之語查貴大臣初次節畧中本無實際中國不
能據此以為准駁務請貴國將真意說出前所說者仍是允中國商改並未
詳細提及如何商改之辦法總須說出實在話來必須如何而後能辦乃佳(熱)
云皇上不日即可回來格大人亦隨同回來自然說出末一句話來惟現在
我有一句話中國實在未明鄂國意思鄂國並不是以地換錢鄂國本意原
是願將伊犁還於相好之國至去年因約內有於中國不甚相宜之處不妨

暗向鄂國說明亦易商改不意中國有不好舉動以致鄂國備兵設防耗費鉅款是以不能不向中國取債中國既不願有兵費名目可以通融商辦但鄂國之所以必索者恐將來復有此等辦理非以地換錢也曾侯曰以地換錢之說不惟鄂國無此意中國亦斷不肯以此相疑我不過言伊犁西邊地方如還中國中國可以商添債款其實願還與否出自鄂國皇上意思中國非欲相強鄂國皇上如有美意願將伊犁西邊地方仍還中國中國因地方較寬則代守之費必較多所以願再多出些錢以償代守之費並非謂以錢買地也鄂皇如不願見還亦聽其便葉云鄂國留此地非為侵佔中國疆土實為安插回民曾侯曰鄂國允還帖克斯川中國甚是感謝但無西邊地方究竟不是全伊犁難以對中國士庶若為安插回民起見以鄂國之大何難另想善法我所以說如肯交還全境自屬更好如必不肯亦只得聽鄂皇之便但債款即不能再加耳熱云此事俟皇上回來乃能定奪曾侯曰上次熱

大人給我節略不能算數緣中國不能據此定斷是否可以應允現在要問鄂國某條應如何辦必辦到何等地步方能應允如何則不能應允須要一一說明若只如此空談何日纔能辦完○**熱**云再一禮拜格大人即可回來俟其來後可將末一句話說出○**曾侯**曰看來不能再有一回往返電報刻下中國已經封河恐於限內不能辦完○**熱**云兩下意思若能商量到一處稍遲幾日亦甚無妨○**曾侯**曰現在之事並非我故意遲延總請鄂國將真話說出乃能速了不然何日能完○**熱**云皇上回來時格大人亦隨同回來大家相見後應如何辦理下禮拜皇上必有分付○**御**云貴國皇上幾時回來○**熱**云後天○**曾侯**曰鄂皇回來鄂國信快而中國信又慢了○**熱**云往返須幾日程○**曾侯**曰一月有餘又閒談數語而散

十一月初七日曾侯帶同參贊邵劉編譯官慶常桂榮塔克什訪前赴外部俟各國頭等公使次第入廳與尚書格爾斯晤談畢然後請曾侯入廳○**格**云

現在事情盼望容易商量我赴黑海三月有餘鄂國所讓者已是無處可讓請貴爵體貼此意幫同了結方妙曾侯曰中國之意我已盡情說出只聽鄂國是何意思今日格大人事忙不能多談請將鄂國之意究竟如何作一照會給我我好報知

國家格云有信立即作覆現在我尚未有曾侯曰節畧盡是中國貴在意思並無粉飾布大人最曉中國情形凡可通融者中國皆已應允其不可者無論如何中國亦斷不答應此布大人所深知可以問之言畢而散

十一月初十日格爾斯來署會晤曾侯帶繙譯官慶常格見曾侯半格云我今日不能同貴爵細談公事不過將本國大皇帝之意告知貴爵因本國大皇帝最為關切深願妥速了結曾侯曰中國之意亦是如此格云本部接到北京信息言中國已允批准崇約而駐鄂各公使中亦有謂中國深願和平商辦者或謂中國恐鄂國多所要求者本部俱答以中國雖云和平商辦而

實無相讓之事且將前約刪減殆盡所留與鄂國好處為數無幾曾侯曰原
因貴國大皇帝與格大人有一番美意肯和平商量更改前約中國自然感
謝但商量更改之事必須令中國真不吃虧乃好格云本國大皇帝前次派
布大人前往北京貴爵請留布大人在鄂商辦我即請本國大皇帝令其折
回原其在鄂商辦必可作速辦理無如議論三月之久尚無頭緒不過遲延
時日而已曾侯曰遲延非由於我我已將中國意思全行說明格云我在里
發抵亞時聞貴爵同布大人初次會晤之時尚有相讓之意我已奏明本國
大皇帝無如貴爵歷次會晤以後不但無相讓之事且將前約逐條刪減雖
然本國大皇帝仍令我辦一節畧交由熱大人轉行貴爵以示和平之意節
畧中所開各條本國已盡力相讓不料貴爵不肯答應曾侯曰格大人節畧內
開各條近於空虛並無切實之話即如嘉峪關松花江兩事只言願同本爵
商議並未說出辦法既據格大人所言願妥速了結即請格大人覆我一節

答對切言明究竟如何辦理(格)云節答必定覆的但此節署既經開出總望
 中國答應方好按我之意見如會晤一次即能辦結更為省事(曾)曰格大
 人既說一次辦結我現在將我節署內所開五端向格大人述說一遍一嘉
 峪關二松花江三領事官四塔界五客界皆係中國廠難答應者按層次第
 一第二兩端尤為緊要務請格大人這讓(格)云起初貴爵言伊犁帖克斯川
 最為緊要今本國已答應交還帖克斯川在中國已屬十分充裕今貴爵又
 說出別樣事亦稱中國要緊之條絲毫不肯相讓全不為鄂國留地步殊非
 和平商議之道(曾)曰帖克斯川要緊別事亦要緊(格)云請趙貴爵嘉峪關
 松花江兩事中國何以視之最重(曾)曰恐壞各國總制故也(格)云嘉峪關
 通商有何辦法我不甚明白(曾)曰此事布大人知之最詳格大人若問布
 大人即可知我所擬辦法較前約所議者更於鄂商有益(格)云松花江行船
 一事貴爵所擬第二條辦法尚可商議(曾)曰貴國既有退出地方務請多

退方妙若所退不遠中國仍難答應我想此等事情如格大人屬付布大人同我商議不強中國所難亦不難於商量格云喀什噶爾界本國曾與阿古柏分定界址今中國欲令本國將原有之地一并退出何以能行曾侯曰中國只願照明將軍舊界辦理只有西邊一段未經定界者可由兩國大臣另定格云本國所請補償兵費一事如中國嫌其名目欲加代守之費原無不可曾侯曰既云代守之費務請格大人斟酌數目不必多說庶與償款名目相符以免別國疑為兵費而恥笑中國且防別國日後無理之要求格云尚有別項費用本國不肯向中國索取蓋本國不以錢財為重若能保兩國永久和好雖有此費亦不足惜曾侯曰格大人此言我甚佩服格云我風聞左中堂現在進京恐欲唆使構兵不知確否曾侯曰此係謠傳格云中鄂兩國和好二百餘年若為不值之事遽蕪失和殊屬無此情理曾侯曰自然格云我想中國治崇公使之罪殊屬失當崇大人所定之約如有不妥之處不妨

另行商議於兩國均無傷損惟中國妄發議論者使中國調兵設防邦國亦動用鉅款幾乎失和此等人當罪之

曾侯曰中國

國家實有和好之意但臣子有議論不能一概不理**格**云兩大國辦事日後自有公論不必聽人議論邦國有一俗語云一狂人投石於井十人難以打撈中國之發議論者猶如狂人我們辦事者猶如撈石之人也**曾侯**笑曰譬如好紙一張撕有微縫我與格大人多辦好膠仍可粘糊整齊也**格**云本國大皇帝屢次問我中國之事催令速辦本國戶部尚書亦有摺奏陳說兵餉耗費過大今日召見時本國大皇帝復問我如何商辦**曾侯**曰中國亦願速辦可請格大人辦一切實節畧送與我看以便奏明中國**格**云明後日即同布大人商量過五六日即有節畧但不知貴爵有權答應否**曾侯**曰我當奏明俟覆電到後即可定議然兩月期限不能不過矣**格**云或者先請布大人到貴爵處說明然後再送即畧**曾侯**笑曰甚好但請格大人屬付布大人同

我實心商議不必多說教不羅馬劉克言說不好(按)笑云我必應付言畢而教

十一月十三日布策偕孟第來署會侯率參贊邵劉繡譯官慶常桂榮塔克什訥隨員李荆門與之會晤寒暄畢(布)云前次格大人會告貴爵言特令我前來先將本國意思說明然後再說末尾之話我今先來晤談一次然後格大人再與貴爵面商一切以後即無話矣按各事皆屬商辦貴爵會說明只有松花江嘉哈關兩事中國以爲最關緊要然(會)侯曰各條均關緊要然我若不將嘉哈關松花江兩條提清一說則鄂國必謂此兩條無足輕重矣(布)云格大人云已經商辦多日迄無頭緒令我先將各款說出然後格大人再與貴爵面談前中國不批准和約本國原擬不必再議因貴爵有爲難之處是以大皇帝允商至今仍無頭緒難以再向後耽延必須說清方好惟向來本國與鄰邦交好無論如何密邇亦不能無所不讓至於中鄂之交情雖

云鄂國可以相讓然亦不能損己以和人梓大人令我將本國之意盡情說出以便了結按貴爵所開節略逐款說清且將批准及專條二事暫置不提歸於後論先說條約應商之款惟我所說與外部節略微有不合第一條帖克斯川照明將軍所定之約交還中國緣中國請連西邊全還爲其處有山口可以自守今允還以明鄂國之意曾侯曰鄂意我甚明白惟此山口已經允還而前次貴國說伊犁仍要定界故不能不說須照明約布云中國失伊犁後莫薩爾山口亦失今皆還中國惟天山盡頭處有鄂民所居之村莊三處其地不過數十里山口奉還祈將此數村留下此事雖不值啓齒然總以說清方妙第二條塔爾巴哈台地界當分之故因哈薩克往來越界分管不清今鄂國有一辦法各派兩國大臣不必指明以何約爲根只說明分界之故秉公清劃至喀什噶爾分界之事貴爵節略內所說西南盡頭處應作何解外部不甚明白按西南盡處即係蘇約克山口不知貴爵之意何指曾侯曰

以我之圖考之蘇約克山口在天山西頭而明將軍所定舊界尚須由西頭向南轉灣布云頃閱地圖按舊約之界順大山葱嶺其盡處即係蘇約克山口曾侯曰蘇約克山口未至葱嶺布云若以浩罕舊界爲根鄂須向前佔進中國地百六十里按現今之約鄂反退回取其易守也會侯曰請向下說布云此界未佔中國地上不能相讓於中國無傷也布又云領事官一層貴爵節略內只准在嘉峪關添設一員本國甚不滿意欲在烏魯木齊再設一員再嘉峪關照天津人內地照總例須得細說請問照天津辦法若何曾侯曰無論天津有何權利此處亦盡如之布云其稅若何曾侯曰到嘉峪關照天津之例三分減一布云在關不能銷售運入內地何如曾侯曰與各國商船相同各國貨欲運內地者貨入口而船不入內江內河貴國係陸路通商貨可入而貨幫不入內地布云鄂商在津向來運貨往他處須補足三分減一之稅曾侯曰此亦如之布云運赴漢口當何如曾侯曰或入內地或運赴通

商口岸皆有章程可循總之比照天津辦理一語盡都包括在內○布云通商一切務須詳細聲明不惟官有遵循商人亦知所向往往若只云照天津恐有為難○曾侯曰天津通商有章程可循有何為難○布云節畧曾請另定通商章程○曾侯曰我所以請定章程為是整齊易於查考免致兩國辦事之時有兩本章程攙混不清○布云此說甚是惟若略照天津亦須立一詳細章程乃佳○曾侯曰只云照天津章程最好最有益於鄂國並非專為中國請勿疑也○布云原議章程按現議商改之處酌加更換而已○曾侯曰原定章程中有許多條款寫列漢口西安漢中字樣必須刪去○布云固然進出口處皆須刪改○曾侯曰然○布云還有一事亦須說明鄂商由津運貨赴恰克圖因通州無堅固房屋存貨局中不備保險甚為難請貴爵或准鄂商自蓋結實房屋或由中國官修蓋大房租與鄂商乃佳再者由津運通請於內河准用小輪船拖帶貨物仍用中國輪船只准在寬而已○曾侯曰中國內河何嘗有自己輪

船布云末次節畧謂松花江行船之事刻下商辦不得其時等語似與從前之話不符。曾侯曰何嘗不符只是於三層中專用第一層而已並非於三層之外別立一說且我前此所擬三層辦法布大人都說不好並未擇議一條。布云我記不喜清曾侯曰我問何條可用布大人說三條皆不以為然鄂國皆不滿意云云。布云雖時尚未定我商辦不過是我一人私見耳。曾侯曰現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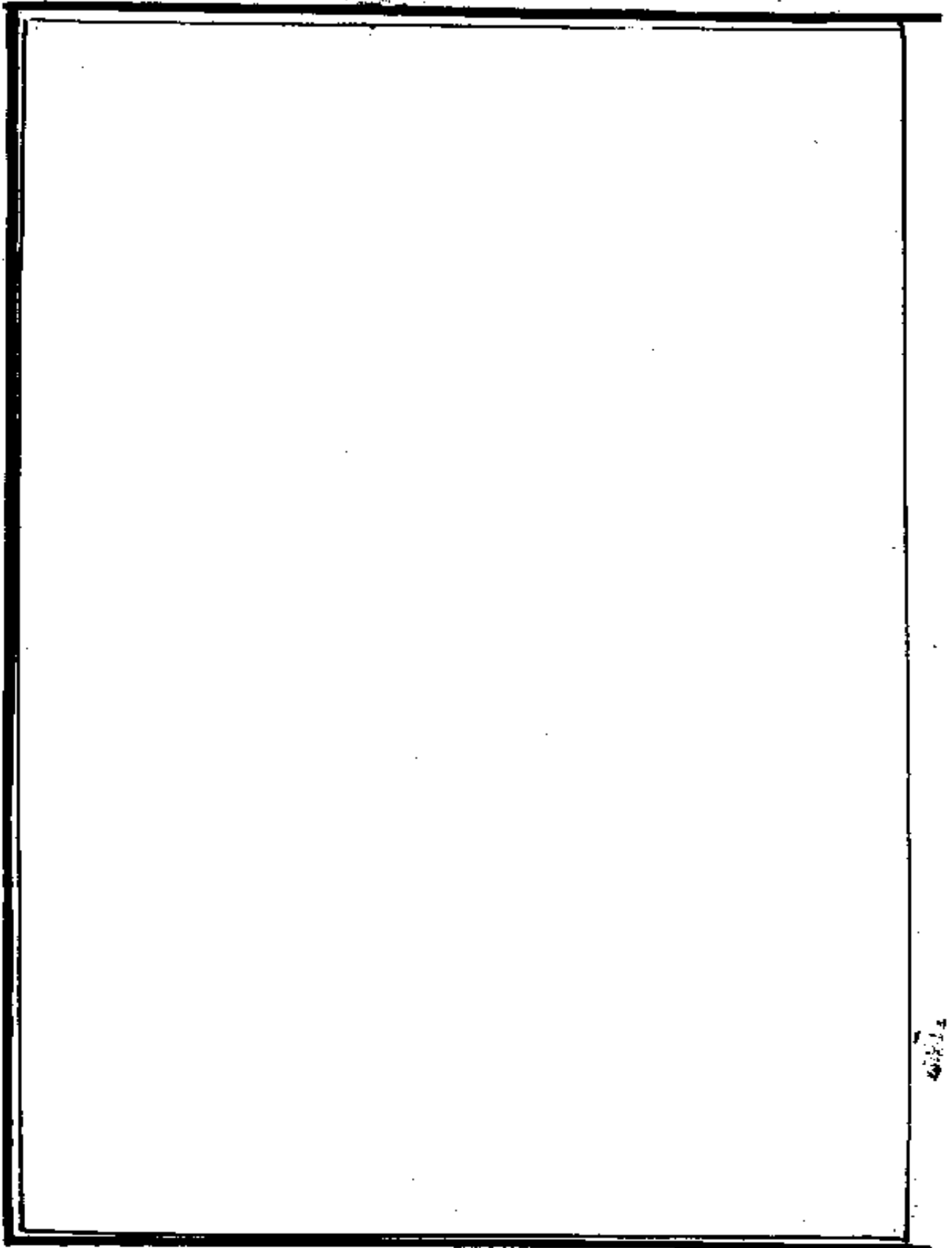
國家意思比我尤好目下不商者正為將來可滿鄂國之意也。布云若如此則船至仍有阻滯終無了結豈不拖延下去。曾侯曰雖有拖延然過數年再議亦未為不可。布云若兩下皆有好意一時議不清楚日後再定亦無不可。惟今日之事毫無憑據日後何能再議。布又云交收章程務須先說明白則臨期辦理乃可順手本國已經詳查伊犁居民願入鄂國籍者或四分之一或四分之二至多不過四分之三然已經數十萬矣今令其遷出須給工夫此

大端也至於詳細節目則交收之時請中國只派文官不必帶兵前往其鄂國所屯之兵一年之內暫不遣撤俟願遷居者盡皆遷出然後再撤若不如
此辦理恐怕又生枝節此等辦法本國非有他意不過為兩國有益而已至
於前次節畧內稱債款二百五十萬本國難以應允其不足之故因續守之
費已逾此數又有別處花費以及遷民等費用實屬不貲並非故意說一
極大數目以難中國也曾侯曰布大人說畢我請分條答覆帖克斯川還中
國我甚感謝惟前次外部節畧請定伊塔喀三界等語可以由兩國派大臣
以明約為根前往勘分布大人今日所云帖克斯川西邊有鄂國村莊三處
只數十里云云地方大小我雖不得而知然分界之事應由分界大臣作主
我不能先允至於塔爾巴哈台之界既稱鄂國之意不為佔地起見特為免
哈薩克分管不清起見本壽以為止亂之道其權在人而不在地現在若不
說明照依何界勘分臨時必致爭執恐中國願照明約而鄂國願照崇約我

甚不放心
分我不以
務須說明
照明約此
此曾侯曰
從何處起
分起極妥
甚近又欲
約准設者
鄭重允不
照中國人
後再行商

國家至於通州存貨無房不在約內非我所
事時向衙門商問至於償費一節布大人所
數二是別處花費三是遷移居民等費兩大
惟前此代收八年五百萬盧布今繞一年添
中國不肯在數目上錙銖較量矣若別項花
名而有兵費之實也至伊犁居民中國聽其
要錢焉有此理前與格大人說如將伊犁西
議添錢者係因遷出之民無地安插聊作遷言
斷不能允^布云貴爵言居民遷出係屬中國
以令該民遷出乃係為保護百姓耳^{曾侯}曰
居民之榜樣安得不謂之格外交情乎^布云
所無鄂國不過為保此百姓耳^邵云此時之

何以今日始行計及遷移之費○布云格大人派我前來應說之話我盡說出
格大人見面再說一次而已○曾侯曰松花江之事尚未說畢○布云國家辦法
我無主意中國先有三樣辦法如今只剩一樣○曾侯曰從前第二第三辦法
布大人何曾應允商議○布云若既商議即不能如此寫必須准行輪船且別
事無成此亦不能商議○曾侯曰以此事牽掣彼事如此何能有成○布云前說
各條貴爵毫無應允之意以此觀之全無和平商議之意○曾侯曰我不聽得
此事准信餘事斷不能允總之松花江嘉峪關兩事不定他事不能定○布云
我已將大致說出貴爵並未說出准意若謂此事定而他事乃定此貴爵一
面之見也我有好意相商而貴爵並無相商之意我即將此話告知格大人
格大人再與貴爵面談言畢而散



4/2/14

中俄交涉記卷三

十一月十四日曾侯帶同參贊邵劉繡譯官慶常桂榮塔克什納到外部與尚書格爾斯會晤執梅尼布策梅尼閣甫孟第均在座寒暄畢格云貴爵今日來署係按禮拜三尋常會晤抑有要件相商曾侯曰格大人如接見各國欽差事忙可先將要緊節目說說格云我前次到貴署會晤時曾言及本國欲安速商辦一二日派布大人赴貴署將一切辦法詳細說明昨布大人已到貴署將一切辦法向貴爵面述按現在情形是本國退讓中國已至盡處無可再加願與貴爵體貼此意和平商定惟按貴爵前次向我言及只有嘉峪關松花江二事最為緊要而昨據布大人言貴爵尚有數層不能答應恐難商辦曾侯曰格大人謂我不答應者係指何事格云可按節略逐條細閱如果貴爵能允今日即可定議曾侯曰我先問明那意然後報明國家我不能遷允但可通融我可以勸

國家答應何者可以應允何者不能應允均請鄂國說出真實言語方好格云前因貴爵有辦事之權是以本國皇上留住布大人在鄂商辦各事皆是從前商量過的如再請示又須四五十天何能久待曾侯曰所謂請示者原係本爵好意蓋我已受之分付即係前次節略中所說各條與貴國節略中所求者業已意見不合無可商矣我現在仍欲請示是欲辦成此事將貴國意見再報本國

國家有可通融允許者我將奏明

國家勸

國家勉強答應若中國實在不允我豈能擅自作主格云若再請示往返約須多少日子曾侯曰現在業已封河請示往返約須月餘格云本國皇上甚願一切事件於一禮拜之內定局如今可照貴國節略逐款說明梅取節略遞與格爾斯曾侯曰既然容易商定可請格大人先將貴國之意說出但從

前中國所擬辦法我已全行開出照會貴部而貴國先定一箇月限期後又
展兩箇月限期而貴國終未說出真意如今一說出辦法即請我當面定議
然則從前限期皆是虛語矣無論我無此權即有此權亦不肯如此用(熱)云
此中有一分別前給貴爵節略貴爵正在請示時本部又與貴爵面談謂接
到皇上電報云界務不能相讓此次接到貴爵節略仍是初次請示回信而
面談之話尚未見(格)指節略云一里發抵亞條約分別批定一節本國可
以應允二通商章程按照商改各條另定一節可以應允三帖克斯川西界
照明約一節可以應允惟此界內有鄰國村莊數處請中國讓與本國(曾)侯
曰前與熱大人會晤已允將帖克斯川全還中國今復請讓三村我不能不
請示若祇說邊界稍有不便者由分界大臣商定將來分界大臣細看該處
村莊讓與鄰國尚於中國無損另是一說若預先說定有幾箇村莊須讓與
鄰國我實不能答應(希)云前言此界稍加酌改者正為請讓鄰國數村起見

但既有此意若含混其詞恐將來定界時反致為難。○云此不過三箇村子而已。○曾侯曰若不說出請讓村莊尚可以答應若說明讓與鄰國三村我實不能答應。○云非欲裁於約內不過言分界之故耳。○曾侯曰言分界固可應允惜要說出為有三村須讓與鄰故難允矣。○云不過稍加酌改其地方不大。○曾侯曰無論地方大小及應讓與否分界大臣有權能定今既問我我須請示。○格云我只問貴爵允不允。○曾侯曰言分界我可允指明要村莊我不能允蓋恐在此既允讓三村將來分界時仍可向分界大臣再索三村也。○格爾斯達令熱梅尼寫出一法文底子遞與曾侯交繕譯慶常譯出其文曰帖克斯川西界應照明將軍所定舊界為根由兩國分界大臣稍加酌改。○曾侯曰只言商酌而不言要地我可允。○格云塔爾巴哈台交界應行改定皆因兩國所屬哈薩克往來越界辨認不清必須分清界根方好。○曾侯曰貴國是要佔中國地否。○格云本國非為佔地然人與地皆須分清。○曾侯曰若專為哈薩克

分管不清何以必須中國讓地貴國將哈薩克及哈薩克住鄂之地盡讓與中國否○**格**云勘分邊界原當彼此相讓豈能預先說明如何辦法請問貴爵所言照明將軍所定之約應作何解○**曾**侯曰我所說是照明將軍舊界為根既為分清屬民不為佔地即云由分界大臣將哈薩克之事商議辦清未為不可○**格**云如此可以應允定界不過為分清屬民起見○**曾**侯曰總要預先說定以何界為根方有依據假使兩國分界大臣親履其地奏明本國云有某處某處必須仍照崇欽差所定界限勘分乃妥彼時亦無可說○**格**云貴爵當能明鑒本國退讓如此之多所餘無幾足見本國和平之意○**曾**侯曰若相差太多中國亦不能應允此不過公道辦法耳○**熱**達用法文寫一約式遞交與繙譯慶常云塔爾巴哈台分界之故為分清哈薩克屬民○**曾**侯曰如此寫可以應允○**格**云喀什噶爾交界據貴爵略內云兩國交界至西南盡頭處以浩罕界為根本國之意係照兩國所管現在界址為界○**曾**侯曰如其中有明將

軍已定舊界將何以處之○布云喀什噶爾地方當初兩國並未定界我實不知應依何界勘定貴爵可有地圖可以指出界限否○曾侯曰此地無中國地圖本爵處所存該處地圖乃係該處帶兵官所繪其圖按照阿古柏之地境頗有侵佔鄂國地方與明將軍界約不合者即如察特爾庫爾之湖照明將軍定界已歸鄂國照現在帶兵官所畫之圖却在所收阿古柏地境之內可以為證我已奏明

國家但照明將軍界約立論並不想佔鄂國地方我現在所據以與貴處商論者即係鄂人所刻之圖并未據中國地圖以立言也○布云按鄂國地圖上實無定界可考○曾侯曰中國管到何處自有界限總之此界凡有明將軍原定舊界之處即以舊界為根無舊界處再由分界大臣酌定新界且中國與鄂國雖無界與浩罕却有界○布云前阿古柏所據浩罕之地鄂國盡都收復○曾侯曰照明將軍所定之約有界之處遵之無者補之極妙○格云我想此界

現在既不易定可以暫緩商辦。曾侯曰：既如此，則里發抵亞約內喀什噶爾交界一條須刪去矣。格云：此事本非中國商改之件，我們何必深議。曾侯曰：我想有明將軍舊界處仍照舊界勘定，無舊界處由分界大臣酌定，亦無不可。若無界限，總不甚妥。格云：此事暫緩商議，日後再說。曾侯曰：現在若不說定兩國何以分管，且兩國均有官兵在彼，不指明地段，恐生枝節。燕云：此事一時難以說明。曾侯曰：我甚不解，有何說不清之處。燕云：兩下各執己見，說不到一處。曾侯曰：鄂意究竟如何。燕云：不必論崇約，只據現在所管地界勘分中國，如不願意，日後再議可也。曾侯曰：既不定明界限，現在何以管轄。布云：兩國各照自己管法。格云：此議貴爵以為如何。曾侯曰：我不以為然，請向下說。格云：貴爵之意何如。曾侯曰：我想凡有明將軍原定界限，不必改動，無定界之處，可由兩國分界大臣勘定，即如蘇約克山口，應歸某國，現在亦不必爭論，俟將來分界大臣照約勘定後，自有分曉。格云：約內只寫由兩國商

酌辦理(曾侯)曰可否添派員二字(布)云先不必提(格)云我想喀什噶爾西邊分界一事可以緩商(曾侯)曰此事貴國既欲緩商我有一事亦請緩議(格)云請問貴爵所請緩議者何事(曾侯)曰俟提及此事時再行告知(格)云添設領事一節本國擬請除嘉峪關領事外在烏魯木齊設領事一員貴爵可答應否(曾侯)曰按中國之意只准在嘉峪關設領事一員今貴國請在烏魯木齊添設領事我須請示(布)云中國係暫且不願添設抑永遠不准添設(曾侯)曰將來情形如何現在難以逆料先論目前且我

國家並未分付不能應允(布)云不知中國因何不願添設(曾侯)曰中國雖無議政院總是不願意添設領事者多

國家不能不聽(格)云此事貴爵如不能答應可否請示(曾侯)曰如貴國在附近別城擇定一處我更容易請示(格)云嘉峪關通商比照天津之例一節本國無可議之處至松花江一事貴爵以前所開節略擬有辦法三層現在貴

爵節略內請從緩商辦我想在三層辦法內可擇一辦法布云貴爵所擬第一辦法係於百里內推廣地方不到伯都訥請問准到何處為止曾侯曰此係中國從前之意我想此事亦照喀什噶爾之界暫緩商辦為妙格云此二事何以相連曾侯曰非因相連因各有所求格云喀界緩商不算鄂國懇求之件松花江行船貿易一事係本國原有之權利緩商雖可惟恐因緩商致本國失此權利曾侯曰行船權利本係舊約所有豈能有失現在可將松花江之行船喀什噶爾之定界兩事從緩商議格云本國既有此權利將來商議行船貿易等事原無不可曾侯曰然格云昨日布大人見貴爵言及交收伊犁辦法貴爵言欲請示曾侯曰此等辦法不在原約之內所以必須請示格云按原約交收伊犁辦法應由圖爾克斯坦總督與中國陝甘總督商定現在本國所言係照約內交收辦法分付圖爾克斯坦總督與中國陝甘總督預為言明不必載於約內曾侯曰此事必須請示格云按原約要緊條款

現在本國已盡力退讓或允商改或允緩辦此係本國大皇帝深願安速商辦之意數日內即辦一節略奏明後送與貴爵閱看定一准期或成或不專候中國回音曾侯曰中國亦是此意但從前所定期限貴國並未與我相商今日始與我商議格云前經屢商迄無頭緒今本國已全應允只有請添領事一節尚須請示本國不欲再為耽延是以儘數相讓以見格外和好之意奏明鄂皇後約期一月須當了結曾侯曰此意中國明白但須候中國回音格云酌加代守之費不提兵費名目一節本國可以答應但必須說出數目曾侯曰我所說數目格大人以為如何格云兩國和好原不宜計較錢財然本國業已會議按原約所定之數再加一倍共合十兆曾侯曰誠然不宜計較惟數目與名目相連不得不核實計算按從前代守十年之久只需五兆現今一年守費格大人亦要五兆是名與實不相符務請核減格云原係公事不便計較錢財曾侯曰執大人已向我說過守費數目如何反又加了

格云我不甚記得執梅尼所說若干梅云執大人說過四兆守貴格云我將今日向貴爵所言辦一節略送與貴爵請示不必再行商議所有應說之話已全行說出我想一月之久可以定局本國一面將此意電知凱大人曾侯曰俟接到貴大臣即略即可奏報本國想往返電信約須月餘言畢而散十一月十六日曾侯帶繙譯官慶常赴外部與格爾斯布萊會晤寒暄畢曾侯曰前日格大人接見各國公使公事甚忙未能同我細談今日來見因有兩層未說明白須再一商格云願聞曾侯曰第一層係貴國請在烏魯木齊添設領事此處不甚相宜如貴國於嘉峪關領事外必須添設領事一員而不必定在烏魯木齊中國或可答應倘定欲在烏魯木齊添設我實難以應允必須請示然中國能否允准亦不可知也第二層係貴國所擬文收伊犁辦法請中國專派文官接收伊犁不必帶兵前往查原約內無此辦法而中國既派接收大臣必有隨帶官兵豈能一人獨往如貴國為兩國預杜爭端

起見欲限定初入伊犁之兵數亦不難於商議此節須俟商定後另辦公文送與本爵不必載於專條之內格云烏魯木齊添設領事一節如果再改地方恐不相宜且彼此意見亦難相合惟貴爵既有此議我必奏明請旨定奪但未必答應至交收伊犁辦法按原約應由兩位總督商定第交收時恐有誤會情事所以本國欲先商定辦法以期妥協而免爭執此節可照貴爵之意俟商定後再行文知照不必載於專條曾侯曰既如此則暫可不提格云我與熱大人將前日同貴爵面談各條詳細查閱實屬含混不清前者我奉本國大皇帝面諭令我同貴爵速議切實辦法以保兩國永無爭端若按前日所言含混入奏恐大皇帝不肯俞允豈不多費周折所以先將各節同貴爵擬出切實辦法方能入奏曾侯曰格大人有何意見即請說出格云前日所言塔爾巴哈台分界一事甚不明白恐將來定界時致生為難按前日所言者本國大皇帝必不答應請問貴爵有何妥善辦法曾侯曰據布大人日前所言

塔界不必說明照里發抵亞約界亦不拘定明將軍所定舊界應由分界大臣查勘地勢在兩界之間酌定界限云云我想鄂國既說並非欲佔該處地方不過欲分清地境以免哈薩克之亂何不專以哈薩克之事為主就兩界之間斟酌議定較為公平蓋我欲以明界為根鄂國既不允許鄂欲以崇約為根中國亦不允許莫若兩全其說庶有依據格云此辦法稍為公平但我尚不能答應須請旨定奪曾侯曰雖於兩界之間酌定界限然不必一定居中分界緣兩界之中未必定有分界之地勢也但說明東不得過里發抵亞條約之界西不得過明將軍所定舊界則鄂人所沾利益已不少矣格云前日所言喀什噶爾分界一事將來再行商定實不妄當本國大皇帝必不以為然曾侯曰我亦想喀什噶爾若全不定界必不妥當但從前有舊界者不必改動無界之處再行動定實屬近情理格云按里發抵亞所議之界委係從前未定交界之處與現在兩國所管地界亦屬相符若照原議之界彼

此均不喫虧。曾侯曰有舊界之處可不必動。格云喀什噶爾地境從前兩國
原未定界如不照原議之界是令本國將昔年所取浩罕之地方退讓於中
國矣本國既管轄至此豈能讓地於中國乎。曾侯曰並非請貴國退讓地方
惟分界必須按地勢勘定。格云前日所言帖克斯川西邊分界一事亦屬含
混原因帖克斯川西邊有鄂國村莊三處應留與鄂國所以本國請分此界
先向貴國言明以免分界時致起紛爭。曾侯曰我當初問明熱大人帖克斯
川係全還中國詢之布大人亦無異詞我已疊次報明本國矣如貴國起初
說明欲留此三村我亦必報明本國今本國已知全還此川而貴國忽然提
起欲留三村我實不能答應。格云本國並未指定村莊不過請改定交界而
已。曾侯曰若專云勘定交界我已答應派分界大臣查辦若在專條內指明
有三村莊我難答應。格云我想不必提出村莊須將界限說明載於專條按
所留之地甚小不足挂齒。曾侯曰在我不能不對酌恐貴國割留地方若云

先定界限我實難應允(格)云貴爵可請示否(曾)侯曰我初到貴國時即言明不能遷定界址何必請示(格)云此處分界一事本國難以退讓請問貴爵有何善法本國已將大端讓與中國不過請將帖克斯川西邊界址稍加改定非欲多佔地方(布)云本國既將帖克斯川全還中國雖邊界稍有改動不能不算全還(曾)侯曰我想帖克斯川西邊分界可照明將軍舊界為根鄂國有不便處可稍加酌改喀什噶爾分界既據貴國所言原無定界可照兩國現管之界為根中國有不便處可稍加酌改至塔爾巴哈台分界應於舊界與里發抵亞界之間酌定界限不必一定居中惟西邊不得過舊界東邊不得過里發抵亞約界(格)云貴爵所言帖克斯川西邊之界與喀什噶爾之界稍加酌改之議似無限制將來分界時彼此恐有爭論(曾)侯曰貴國恐中國將來欲向貴國多索地方而中國亦恐貴國多要中國地方我想說明的定界址不得過若干里較為妥當(格)云此事我不能作主必須請旨定奪此外尚

有松花江一事前日所言將來商議尤為含混本國大皇帝既願永杜爭端若含混入奏必不肯俞允按本國大皇帝之意所有兩國不協之事一次辦理清楚不留芥蒂所以原約要緊各條已全令退讓以固邦交曾侯曰我原謂商議此事非其機會係因人心搖動物宜沸騰不如俟將來無事之時再由駐華大臣隨時商辦曾云似此空虛之話難以入奏希云我在中國多年一切情形我皆知曉若云某事緩商即無期商議然我非不信貴爵所言但將來之事貴爵亦難保定曾侯曰若嫌商議無期可俟修約之期再行商議希云若商定期限照原議開辦尚可若俟數年後再行商議實不可行希云按愛璉條約松花江行船貿易原係舊約准行之事嗣因中國有不便處未能照辦去年所議者已屬本國退讓之意此次重議此事若不說定辦法本國大皇帝難以俞允希云貴爵原擬三層辦法本國未云可否曾侯曰布大人另有意見否希云我實無定見惟必須商定切實辦法免得將來再起爭

論曾侯曰可照百里貿易之例推廣百里作為試行貿易如查明實有益於中國將來再行商議布云自松花江至三姓係六百里然自入江口往上行四百里毫無村落何以貿易格云必須擇一好地方曾侯曰布大人所言四百里內可指出地名否布云我當回去看圖格云現在可指定地方行船貿易將來再照舊約推廣此是本國格外相讓之意曾侯曰若擇定地方不可到三姓若到三姓中國斷難答應格云貴爵在本國辦理一切於中國十分光彩貴爵請留布大人本國大皇帝即允其召回貴爵請改原約緊要各條本國即答應更改按本國大皇帝之意兩國邊界之遙和好之久彼此相安兩有裨益所以原約要緊之條無不答應更改現在事已垂成中國務當體貼本國美意不可失此機會曾侯曰中國所欲商改者不過摘要相商貴國既肯答應中國必曲體貴國美意但兩邊意思務要合龍始克有成儻格大人意見與我相差太遠雖請示未必答應格云本國已盡力相讓矣我原想

明日入奏無如所商各節尚須斟酌一番似應稍緩數日俟一切商議妥協開出節略請告後再知照貴國作為末後之話商定期限靜候中國回音曾

倭曰既云末後之話務請斟酌儘開出節略中國不能答應則事不成矣格

云本國大皇帝親自斟酌後即無可再改亦無可再商矣言畢而散

十一月十九日曾侯帶繙譯官慶常赴外部將入客廳適外部尚書格爾斯

朝服而出向曾侯云我此刻當入內庭會議不能奉陪現在布大人在署可

以晤談言畢而去布策即請曾侯在外廳同坐寒暄畢曾侯曰前日格大人

與本爵面談之言已入奏否布云格大人業已奏明曾侯曰上禮拜三日我

同格大人已將一切辦法大致說妥詎意格大人於禮拜五日言禮拜三所

擬辦法含混不清礙難入奏又有許多要更改之處我甚歉然據我看禮拜

三所說各樣辦法雖似含混然貴國既不致喫虧則中國所許貴國好處仍

然可得貴國但不於字面上過於認真則中國亦不至有碍難答應之苦衷

矣(布)云俟外部開出節略送與貴爵閱看即知兩國意見無甚出入也(曾)侯
曰此節略大有關係我前日曾向格大人言及貴國所開節略如與中國之
意大略相同即可一面商定同布大人擬出約稿一面請示畫押俟貴爵所
開節略與中國之意相差太遠當先請示可否商定然後再請示畫押豈不
多需時日今貴國既欲安速定局務請體會本爵所言(布)云貴爵所言我甚
明白我當再向格大人言之(曾)侯曰尚有數層未能向格大人細說可向布
大人略言之緣布大人執習中國情形容易領會(布)云爾聞貴爵之言(曾)
侯曰喀什噶爾分界一事前日格大人以為所擬辦法近於含混彼時布大
人言里發抵亞所議之界係照兩國現在所管地界而定者然(布)云不錯
(曾)侯曰中國原請照明將軍所定之界而貴國以明界不到此處不肯答應
如貴國欲聲明照里發抵亞約界中國亦難答應(布)云我想專條內可載明
中國喀什噶爾與鄂國貴爾干省分界事宜應由兩國各派大臣前往查勘

酌定(曾侯)曰若不說明界根則無所依據布大人既言里發抵亞約界係照兩國現管地界則將來勘定此界何處按照現管界址查勘酌定(布)至責辭於事條內欲如何載明(曾侯)曰當言中國喀什噶爾與鄂國從前未曾定界處應由兩國各派大臣照兩國現管地界前往查勘如有不使之處就地酌改(布)云若照兩國現管地界原無不可但既云查勘不必言酌改蓋查勘即寓酌改之意(曾侯)曰布大人係何意(布)云並無他意本國只願照現管之地以守之(曾侯)曰如分界大臣查明不必改動現管地界則此界自然不改矣但酌改之語不可不寫蓋喀什噶爾之界若無此語則他界亦難有酌改字樣也(布)云我當將此節告知格大人(曾侯)曰帖克斯川西邊日前據布大人言有三處村莊請問布大人已看地圖否(布)云我已看過(曾侯)曰三村究在何處可請布大人指出(布)遂出地圖一紙指出三村在帖克斯川西邊乃向(曾侯)云不過一隅之地(曾侯)曰明界在何處(布)指圖云卽此綠線也(曾侯)曰

我看此地與伊犁西邊不相連屬似乎另讓地方我實難答應(布)云似乎不
連而實相連但事條內不必提出此地只載明伊犁之界自別珍島山起順
霍爾果斯河過伊犁可至烏宗島山往南直到天山(曾)曰自烏宗島以上
係里發抵亞所議伊犁西邊之界自烏宗島以下當照明界(布)云本國實難
答應且現在要緊之條本國業經應允以此小事中國何必爭論(曾)曰我
已答應甚改此界貴國何必定要開出界限(布)云本國恐分界大臣彼此爭
論所以欲預先說明(曾)曰定界之事係分界大臣專責此事可由分界大
臣作主(布)云若全棄分界大臣作主實不妥當(曾)曰無不妥處我實告布
大人里發抵亞之約未甚妥協所以不明事理之人藉詞議論以致約不能
行此次派我前來凡事必須辦理妥協如不能辦妥不如緩辦所以此次改
定各條只要貴國無所喫虧不要寫出招人議論之事(布)云我必將此情告
知格大人(曾)曰務請貴國體會中國之意(布)云我想陸路通商章程內嘉

峪關一條云照天津辦理似須再加詳細(曾侯)曰我想只云天津有何權利嘉峪關亦一律辦理如此寫法於鄂商之利無損(布)云我想通商章程尚須另定(曾侯)曰我意亦如此緣章程行之最久務須整齊(布)云然(曾侯)曰俟商定時先請布大人擬一法文專條稿底送與本爵飭譯漢文再交與布大人(布)云甚好(曾侯)曰今日本爵所言請布大人告知格大人(布)云我必告知言畢而散

十一月二十一日曾侯帶同參贊邵縉譯官慶常塔克什訥前赴外部與尚書格爾斯會晤前駐華公使布策繙譯官孟第俱在座寒暄畢(格)云本大臣昨日進內面見本國大皇帝已經奉有分付今擬仍令布大人前赴貴署先將本國之意說明俟布大人將話說出貴爵即知本國大皇帝實心和好之意貴爵再肯從中撮合此事即成本大臣於未送節略之前一日令布大人與貴爵晤談一次本國皇帝已於昨晚起行出郊打圍藉以散悶本大臣於奉

諭後正與布大人商議此事。曾侯曰：本爵昨見布大人所談之話，不審已告知格大人否？格云：我已曉得，現在盡力籌畫，過數日必令兩國和好如初。曾侯曰：兩國意思相差尚不甚遠。格云：有邊界禁阻商務之事，俟布大人赴貴署時一併告知。今日亦不必提，布大人須取稿業來，然後查明商辦耳。至於約章之事，仍須赴兵部查明，復再與貴爵商辦。曾侯曰：邊界事是新事，否？格云是。曾侯曰：上次格大人說願將約章之事速爲了結，中國亦甚願速了。使兩國邊界之人彼此相信，無復猜疑，乃佳耳。格云：甚是。兩國邊界過長，交接之際，易啟猜疑，必須設法免其猜疑。曾侯曰：我係奉派駐紮貴國欽差大臣，若有邊界事件，儘可隨時商辦，不必攔在約內。恐因小事反致耽擱大事也。無論何事，皆可隨時行。又於我和平商辦。格云：並不攔在約內，然亦不能耽擱。曾侯曰：一面辦理條約，一面商辦此事。格云：我久未接到凱大人信。曾侯曰：因係封河，是以信遲。格云：前凱大人信內云：總理衙門頗有和平了結之

意但不似本大臣與貴爵如此細商耳又聞談數語而散

十二月二十二日布策偕孟第來署曾侯率朱拜部劉繙譯官慶常桂崇塔克什訥隨員李荆門與之會晤寒暄畢曾侯曰昨在外部同布大人所看之圖係自己所畫抑由書肆買來者布云係肆中買來者與貴署壁上所懸之圖一樣布又云昨在外部格大人曾說令我將本國之意先與貴爵說明然後再送節略今我特地來此商量若有不如意處應如何擬改今日務須說清貴署如有崇約原文較易指點曾侯令慶常取出崇約漢洋原文布策由皮夾內亦將崇約法文原稿取出布指云第一條應刪去此約第七條所載帖克斯川一帶地方應歸鄂國管屬之語第七條內帖克斯川亦刪去其條內之廓勒札時村以下之語應改寫自此往南順明約所定界限曾侯曰前布大人所云邊界有不甚方便之處現今仍要改否現在若不說定恐將來又有變更布云如今不要改布又云第八條寫法明約原定齋桑以東交界

查有不妥之處今擬由兩國特派分界大臣前往商酌勘定其辦法係自奎
峒山起奎峒山以北之界照舊自不必說其自奎峒山至薩烏爾嶺應在新
舊兩界之間由分界大臣秉公劃一直綫為界(曾侯)曰此界我們不必先定
應由分界大臣辦理(布)云此不過言其辦法其界綫仍由分界大臣秉公劃
分(曾侯)曰第七條後段尚未說(布)云少刻再說先說第九條將後段之會晤
地方時日移寫在前將前段之遣派分界大臣之語移寫在後下即接寫喀
界可寫費爾干省與喀什噶爾毗連之界兩國派大員勘分(曾侯)曰是按照
現管之界勘分(布)云可不必說只云照兩國界去定貴爵能曉此意否此
即按照現管之界勘分之意(曾侯)曰我不論是何意思但云喀界由兩國派
大員會勘酌定我就以答應(布)云第十條領事官將喀密古城等處設二
員之語刪去添寫現在嘉峪關烏魯木齊各設一員其餘各處俟通商興旺
時再行添設後段不納稅之下添註俟通商興旺時即議稅則照則納稅(曾

僑曰但是漢文須改一字將均不納稅之均字改一暫字為暫不納稅(布)去
此意云何(曾)僑曰按漢文文法不過將下句意思在上句顯出上句雖改一
字仍是布大人下句意思還有一事又蒙古不納稅須添照舊約三字(布)云
可以(曾)僑曰第十二條以貨抵帳原無可議但須添寫彼此情願之語(布)云
可以又云第十三條無可議第十四條須全改其寫法津鄂商由鄂運貨由
陸路過張家口至天津漢口或在該處銷售或由該處運往內地鄂商准運
貨至嘉峪關或在該關銷售或赴內地均比照天津辦理其買土貨回國仍
照舊路行走(曾)僑曰今只添嘉峪關一處其餘皆舊有權利此處何必全說
(布)云張家口係辦法本根不能不提(曾)僑曰嘉峪關比天津並不與張家口
相同布大人如願與張家口相提並論可於古城巴里坤擇一處以作比較
(布)云本國已允嘉峪關比天津矣(曾)僑曰索約是嘉峪關比張家口漢口比
天津因不願意始議更改今既應允何必贅言(布)云通商章程上有張家口

曾侯曰舊約所佳可寫照舊辦理只將現在所添者寫入最妙○布云我要寫在約內○曾侯曰若寫在約內只寫張家口漢口則反挂上漏萬莫若原有權利只寫照舊約辦理並不簡單○布云並無舊約可以遵守○曾侯曰業已通商如此其久然則從前皆照何法○布云從前係照通商章程現在既定新約前章即為廢紙○曾侯云前章作廢並無明文亦未載在約內恐日後忽照新章忽引舊章殊為不便若一定要將舊章作廢須將舊章條條載明約內方妥然又不勝其贅矣○曾侯曰既有通商章程可仍照舊辦理不必載入條約若定要提清即寫照何年定章辦理亦可○布云節略內已允照依約中所改之處更改何今又不照約更改○曾侯曰是照約內改易之處更改但是如將舊約所允權利今皆提出放在我之背上不知者以為皆是我此次應允之件我不能擔承○布云此是兩國公事非我二人私事貴爵徒畏人言我甚不以為然○曾侯曰前崇大人皆因不畏人言所以纔弄出事來我之所以如此者正

所以重公事也。布策隨於皮夾中出鄂文約稿一冊交桂崇譯出。又將法文約稿改易數字。今慶常譯出譯云鄂商由陸路運貨赴中國內地。照前法辦理。可由張家口到天津。或由天津赴別處。或在該處銷售。嘉峪關比照天津辦理。曾侯曰：如此寫我可以答應。布云：各條之外可添一條愛璉條約與松花江貿易行船原條不必改動。可寫松花江貿易行船之事由兩國再行商辦。布又云：貴爵前說松花江行船許多不便。本國皇帝深體此意。惟恐中國為難。務望中國亦體本國之意。速為了結。此事曾侯曰：俟此約定妥成。議稍息。緩緩商辦。貴國皇上既有此美意。中國豈有不答之理。此次之約仍請布大人起稿。先將法文稿起好。再由本處譯出漢文。再請布大人閱。以免漢洋文內有不符之處。曾侯又曰：即如領事與地方大憲用信函。中國人皆不以為然。其實法文稿內並無信函字樣。仍是公文。漢文亦仍改公文二字。布云：此事與崇大人辯論許久。曾侯曰：原是崇大人要用信函二字。布云：請問應

用甚樣紙書寫曾侯曰無論用何樣顏色紙張皆可兩國辦公事總是公文即信札亦算公文若言信函則為家常私信矣只改漢文法文不必改(布)云通與貴爵所說之話外部即照此作節略送來按今日所議各節不識貴爵可能照允否(曾)侯曰如兩國意見相差太遠我須先問

國家能否應允俟畫押時還須請示共需往返電報兩次今日所談兩國意見尚不甚遠惟亦須報明盡我職分耳我即云若可應允我就畫押不過一次而已(布)云明日外部節略一到鄂國之意不能再改亦請報明中國(布)云崇大人所議通商章程今亦留下以便交譯其應改之處我已作有暗記(布)又云前格大人曾說文收辦法由圖爾克斯坦總督與陝甘總督左辦理備一照會我今日先將大略說說有此辦法為免臨期為難恐中國兵出入伊犁時百姓驚慌不得不預先防範故須酌商中國遣派接收大臣所帶兵數足敷彈壓而已請不必多帶前說只派文官不必帶兵惟其中有歸附中

國之民恐文官無兵呼應不靈是以照青島之意仍允帶兵前往但兵數及駐紮之地應與本國大臣兩下相商緣其處有鄂國屯兵務須兩下商辦周妥免生枝節鄂國另派大臣一員照料遷居之民其遷移居民與鄂國屯兵皆以一年為限如辦理順手限內遷盡更好鄂國即按此意分付圖爾克斯坦總督兩國皆按此分付其餘有應商酌者由伊等商酌

曾侯曰鄂國即想不及此中國亦是要說惟總祈照朋友相交一樣言語須得柔和綠左相本是中國大官斷不能受他人限制且左相入伊犁有如進朋友家取回物件萬無強橫之理請給我公文時文內須似朋友相商之意不可如章程有應如何辦理之語

布云此不過言其大略此處既有好意商辦不可臨期因小事致生事端格大人派我前來應說之話我盡說出格大人越日即備文來再老喀什噶爾等處中國官囚禁鄂人以及禁阻鄂商貿易等事祈於未定約以前將此等事件全行辦妥

曾侯曰此等事件皆我職分所應辦者惟刻

下議約之事係用電報此等事件非電報所能傳清者須用信函並非拖延請布大人勿疑我亦甚願作速了結免生他虞(曾侯)又曰章程內有五年修改之語總理衙門以為五年之限過促如章程妥當可以寬定期(布)云原章尚有限內修改之語(曾侯)曰既有此語何妨定以十年此原小事不過體貼總理衙門之意因各國章程不是同年所定今年此國修改明年彼國修改年年修改章程總理衙門實有忙不過來之勢(布)云此事我不能作主須問格大人(曾侯)曰請向格大人一問不必相強此係總理衙門意思(布)云我必問(曾侯)曰即祈於節略內一併見覆又閒談數語而散

十一月二十六日(曾侯)帝緒譯官慶常赴外部適外部尚書格爾斯進內見君尚未回署遂同布策會晤(布)云前日貴爵尚我所言為魯木齊設立領事不甚相宜之處我已告知格大人惟格大人於前日早晨已將一切事件奏明本國大皇帝如再行請旨似屬煩瑣總我力請伊始答應入奏但

我昨日未到外部不知此事已蒙俞允否(曾侯曰)已改為吐魯番矣(布)云我
曾告知格大人如改地方中國仍准鄂國領事前往烏魯木齊辦理通商事
件我想中國官不致攔阻(曾侯曰)原無阻止之理但貴國若不放心何不照
嘉峪關領事寫明管理某處通商事務(布)云不知應如何寫法(曾侯曰)可將
嘉峪關領事與吐魯番領事相提並論只言此二處領事管理天山南北路
中鄂兩國通商事務將原文兼管陝西甘肅兩省通商事務一語刪去則所
該者益廣矣(布)云此事我不能作主必須回明格大人請旨定奪(曾侯曰)我
昨聞外部送與本國公文節略等件具見貴國大皇帝和好之意將中國所
商各事大概俱已答應其餘細節無論如何為難似難再向貴國啟齒查外
部公文內云如此次所擬各條中國再不應允即不必在鄂國商議等語我
惟有自己擔承一面請示書押一面請布大人繕寫專條底稿俟中國回報
到時即可畫押(布)云總望中國有好信來則諸事可了結矣(曾侯曰)中國亦

願妥速了結(布)云本國所請批准里發抵亞之約按照商改各款另立專條一節不知中國以為然否我想此節若不說定恐中國回電不能速至(曾)曰我已將此節報明中國按中國之意只請加分別批准字樣現在貴國如不欲另立專條而願另立新約亦聽貴國之便(布)云只與中國答應則事不難矣(曾)曰我有兩件事向布大人一商(布)云願聞(曾)曰第十二條末段所言嘉峪關通商比照天津一節可請移在第十條(布)云第十條係領事官之事(曾)曰不錯但嘉峪關通商一節如與張家口通州列入一條恐人誤會若分提之於鄂商毫無傷損(布)云此節無甚關係可以斟酌改寫(曾)曰借款一事接去年所定虛布五百萬元係由銀虛布合成金磅分三起一年交清現在添出四百萬元共合九百萬元如欲全核金磅交納誠恐如此鉅款難得上海金磅價為之騰貴致中國格外喫虧鄂國毫無利益可否請貴國將九百萬銀虛布合成中國銀兩則彼此均無傷損矣(布)云此事我不能

作主須請格大人向戶部尚書商請開此款如何交納(曾侯曰從前五百萬分三年一年交清此次添出四百萬元恐中國海關一年不能籌出)布云我必將貴爵今日所言告知格大人(曾侯曰我所說的不必定要回信即請布大人寫在專條底稿送與我看總在貴國斟酌我亦不相強惟祈布大人相幫而已)布云我必盡力說言畢而散

十一月二十七日曾侯帶隨譯官慶常赴外部與尚書格爾斯會晤執梅尼布策均在坐寒暄畢(曾侯曰按貴部照會二件節略一件具見貴國大皇帝和好之意我想此事大致已如中國之願惟塔爾巴哈台界務未能以明約為根據領事官不止嘉峪關一員此二事與本爵所受

國家分付不符是中國不滿意處本爵今日即將貴部照會節略之意電報本國如貴部能將塔爾巴哈台領事二者全照中國之意則更善矣(格布皆笑)云昨日照會業已寫明現在本國退讓已到極處無可再加貴爵將本國之

意當報貴國約可定則須如此定之中國再不同意則鄂國另有辦法不能與貴爵再舉一條二條朝夕辯論矣日本部公事甚忙遲數日布大人即辦法文約章請貴爵細看可也言畢而散

十一月二十八日曾侯爵帶繙譯官慶常赴外部與尚書格爾斯會晤布策在座實晤畢格云貴爵有要事以告我不曾侯曰前接貴國公文節略具見貴國大皇帝和好之意今日我已電報本國格云覆電何時可到曾侯曰現值封河之時往返約需一月格云如中國安設電綫則往來信息豈不更速乎曾侯曰電綫誠有用之物但中國知其好處者尚少格云此次商改各條本國大皇帝已讓至極處以顯真心和好之意望中國體貼此意則事可成矣曾侯曰我已將此意電報本國惟有靜候回電而已可先請格大人分付布大人將專條及通商章程擬出底稿彼此校閱俟中國回電到後如蒙俞允即可畫押格云我想出一省事辦法但須請旨定奪可行與否尚不可

知不過同貴爵開談而已。曾侯曰：願聞。格云：始因里發抵亞之約，保兩國已定之約，本國視之最重，不肯更改。嗣因本國大皇帝願同中國和好，曲體中國為難之處，始允商改。今本國已將原約要緊各條全行退讓，所留者為數無幾，與其留此商改，殆盡之約，莫如照現改各條，另定新約。則兩國因此約所有之嫌隙，即無痕跡矣。曾侯曰：廢前約立新約，自然更覺妥當。將來開辦時，亦可省事。格云：布大人之意何如？布云：若廢前約係本國一番美意，必須中國體會此情方好。格云：布大人所言甚是。如中國知是本國一番好意，一洗從前意見不合之處，本國方肯答應。曾侯笑曰：貴國肯將業大人所議舊約與本爵另訂新約，中國自然深感貴國美意。惟以本爵私情而論，卻無關繫。緣崇大人所訂之約，所許貴國好處極多，本爵來此商改，貴國祇允商改幾條，其餘留與鄂國之好處，中國不免喫虧。若尚難枚舉，若寫成新約，將來人忘崇約之事，必以為皆本爵所許與貴國。本爵不免要受罵名，惟國事為

重本爵亦不敢避此罵名耳。格云若廢前約恐中國不知事務之人將謂以威制服鄰國矣。如中國不但不感情反使此等人意得氣揚則不如不廢也。曾侯曰斷不至有此等糊涂人。格云本國大皇帝所重者有二一係去費一係批准前約今兵費名目已充不提若再請廢前約恐未必允。曾侯曰此事可聽貴國斟酌如廢前約即請布大人將新約與通商章程擬出底稿來。如不廢前約亦請布大人將專條與通商章程擬出底稿來。格云然。曾侯曰我前日同布大人面談之事已回明格大人否。布云我已回過了。係借款之事。格云不錯我已見過戶部尚書據戶部尚書言須由外部斟酌。曾侯曰格大人意見如何。格云我想可作二年交清。曾侯曰可以但請核銀兩。格云按原約係交金磅最為整齊今據貴國言中國有不便之處本國可將九百萬盧布核出銀兩但行市時有變更必須細算俟核出數目再議由何處遞交。布云請問銀盧布每元應合銀若干。曾侯曰按分兩說一銀盧布係中國五

錢四分卻未算提銅之數。格云本國須請人核算。曾侯曰我想此項借款可提出若干由中國給票交鄂商在中國買貨最為方便按現在雖似中國稍佔便宜而將來鄂商行使此票中國官必肯出力照料商務更有起色。格云此節須同戶部一商因款項一事我甚不明白。布云將來盧布行市長落落若與此票不符恐商人不肯使用。曾侯曰我想鄂商必肯使用即如嘉峪關買茶用此票最便如格大人同戶部議及此事務請為力。格云我尚須考究。曾侯曰西洋於運貨之駝隻牲畜等件統名之曰卡爾番華言謂之貨幫嘉峪關比照天津一事我曾向布大人言過貨幫至關而止即如各國商船到天津貨入而船不入將來鄂國貨幫行至嘉峪關貨入而貨幫不入此節須再聲明。布云自然貨幫不入內地鄂商只送貨而已。格云貴爵不必過慮鄂國貨幫必不入內地也。言畢而散。

十二月初六日曾侯將編譯官慶當赴外部與尚書格爾斯會晤寒暄畢格

云貴爵前與布大人面談之話布大人已告知於我據我看來公事可期成
功矣曾侯曰我向布大人言過現在兩國意見大致相同其餘細事於鄂國
無所喫虧者須將約章中辭句斟酌一番以免他國將來援以爲例格云現
在兩國皆有好意事已垂成似此小節不難相讓曾侯曰請格大人分付布
大人擬出約稿送與本爵閱看俟中國回報到時即可畫押豈不簡便格云
我已請布大人擬稿矣昨日接到凱大人電信言中國已允許鄂國領事官
與中國省會大憲互通往來等語按此事本國已向崇大人辨論許久始議
定按照友邦官員之禮相待今中國既慨然允諾具見真心和好之意曾侯
曰中國實有和好之意但我所接中國電報卻未提及此事格云凱大人辦
事謹慎既有此電必係實有其事我想不專指鄂國領事而言別國領事想
亦一律辦理曾侯曰果許鄂國如此別國自必亦請援照所以約內各事尚
須斟酌其中辭句在鄂國不致喫虧別國亦無所藉口方妙格云可以斟酌

曾侯曰請問借款一事格大人已與戶部商議否我非催問此事不過問明以便有所依據格云我昨日已向戶部尚書商議一二日布大人會同戶部總辦核算曾侯曰如所核之數較去年所核者於中國尚有便宜即可照辦否則仍請照去年所核者辦理此事雖似細節然亦公使分內應辦者諒格大人亦必知之格笑云本國不至使中國有所喫虧可請放心請問中國回電何時可到曾侯曰約需三箇禮拜以外言畢而散

十二月十三日曾侯帶繙譯官慶常赴外部與尚書格爾斯會晤寒暄畢格云貴爵近來接到北京信息否曾侯曰無甚要緊信息現在只候中國回電而已格云回電何時可到曾侯曰約需兩箇禮拜格云總訪中中國說出定準之話方好曾侯曰我想中國必說一句決定之話然中國既願和平商議可期愈允也格云甚好我亦望中國愈允則從前不和之事可期解釋矣曾侯曰去年所議庫布五百萬元係將代守伊犁之費及補卹鄂民之款包括在內

此次貴國所請添出四百萬元應聲明所有以前補卹之案此次掃數清
豈不清楚且兩國邊界綿長案件時所不免隨時可以商辦但以前之案
須一概作為全清格云此次議增四百萬元既歸去年所議代守補卹等
之內自無再索補卹之理可請貴爵放心但願中國於要緊名目全行登
兩國意見相同其餘細事不致令中國為難也曾侯曰請格大人分付布
人於擬定約稿之時將中國有益之事於貴國無損者斟酌繕寫則約中
辭句可期妥協格云此事不難相讓現在本國節屆元旦布大人未到外
想渠已擬約稿矣曾侯曰明日係貴國元旦俟本爵進見貴國大皇帝後
赴尊寓賀年格云不敢勞駕言畢而散

十二月十八日曾侯帶繙譯官慶常赴布策公館會晤寒暄畢布云貴爵
有北京信息否曾侯曰接有電信布云係好信息否曾侯曰信息甚好我
日來見布大人為賀年禧就便通知電報之信布云如本國節略公文內

各條中國全行答應固為可喜但務望中國係誠心應允方好倘稍有勉強或退有後言將來必有為難之處想中國不至暫顧目前將就了結而不作長久之計也(曾侯)曰布大人既出此言我實告布大人說今日早晨我接到總理衙門電信言中國

大皇帝深謝貴國大皇帝美意將兩國一切事件和平商定總署王大臣亦屬向布大人格大人代為致謝所有貴國公文節略內開各條中國

大皇帝均已誠心允矣(布)云聞貴爵言中國均已誠心允我甚喜悅(曾侯)曰電信內言約章各細節須將辭句斟酌一番使別國無所藉口貴國亦無喫虧之處(布)云要緊大端中國既然應允其餘細節及約章辭句不難相讓矣(曾侯)曰可請布大人將約章擬出法文底稿送與本爵飭譯漢文再行斟酌(布)云通商章程底稿我已擬出一二日即可送閱如有應行的改之處即請貴爵開出以便商改(曾侯)曰甚好(布)云前接北京來信言左中堂將欲

進京似有請中國動兵之意特恐左中堂到京後無知之人藉勢作難而中國東三省地方仍然調動兵勇本國深不放心今日聞貴爵所告之事我始放心矣曾侯曰此係謠傳不可輕信外間因左中堂削平回亂建立大功遂以為左中堂專好用兵其實左中堂年逾六旬老成重望豈有唆使構兵之理我說一句老實話中鄂兩國和好固無須調左中堂進京假使中國有用兵之意則西邊正關係緊要更無調其進京之理也布云然則左中堂未曾進京否曾侯曰並未進京總之中國辦事機密外間不知底細不免造作言語也布云中國現今雖有真心和好之意然將來開辦之時恐中國各處官員不能仰體國家之意致生枝節此事不可不慮曾侯曰若里發抵亞之約中國將就答應則布大人所慮者誠恐實有其事蓋其中窒礙難行之事甚多勢難照辦也今中國派本爵到貴國商改約章實係認真辦事之意無論本爵與貴國辯論數千萬言兩國意見既然相合則中國所應允之事毫無

勉強開辦之時不致再生枝節矣(布)云兩國邊界官有不曉事體者遇事不肯和平商辦頗有傲慢之意所以屢有齟齬情事上年本國會派施領事前往伊犁辦理兩國交涉事件所以免去許多事故現在俟定約後仍擬派其前赴伊犁辦理一切事件可保無事將來開辦時務望中國飭令各處官員認真照辦與鄂國官和平共事(曾侯)曰中國國家實有好意僅將來開辦時某處未能照辦可由貴國駐華大臣與總理衙門隨時商辦現在只請布大人會同本藩早將約章底稿斟酌妥當定約後中國即可分付各處認真辦理本藩一面請總理衙門通行各處一體照辦(布)云甚好(曾侯)曰上年所議卡倫單內開卡倫甚多中國難以稽查可請布大人斟酌裁減(布)云此事容易商量(曾侯)曰借款一事請問布大人已向戶部商議否(布)云格大人與我俱同戶部議過但貴藩所擬借款內提出若干田中國給予官票准鄂商持票在中國買貨一節戶部不以為然緣戶部不喜與商人共事而

鄂商在中國販貨滙銀等事自有省便之法亦不願行用官票恐有喫虧之處至鄂官在中國收此官票滙兌至鄂其費甚重所以給票一節戶部礙難答應曾侯曰向來上海交易多用銀兩如貴國定欲交納金磅勢必銀行高下其手中國格外喫虧於貴國毫無便宜莫若由鄂國官在中國收領銀兩即使由中國出其滙費貴國自有儉省辦法必不致似銀行滙兌如此喫虧也布云本國實無儉省之法無論如何總須由銀行滙兌按戶部之意不欲零星只願指定期限每次實交若干方好曾侯曰我所報借款數目係指虛布而言中國所答應之數係核銀兩僅現擬辦法較上年所議者更為喫虧恐逾中國所允之數是以不得不計較也布云貴爵所謂喫虧之處是否指滙費而言曾侯曰雖指滙費而言然我之意思係為中國爭得一分便益即免一分喫虧之慮此本爵職所當為之事也布云上年所議者係由盧布核成金磅在英倫交納其滙費係中國出之曾侯曰此滙費非鄂國得之乃銀

行得之也與其使中國格外喫虧貴國毫無所得莫若請貴國想一妥善辦法(布)云貴爵既因滙費甚重恐中國喫虧我可同戶部商議本國認此匯費但不知戶部肯答應否總之無論孰出此費必須出之也(曾)侯曰此事可以斟酌即請布大人同戶部將借款核成金磅總數以便計較(布)云如戶部允出滙費須俟交納之時按照時價以定滙費之多寡約內只可言明由鄂國出其滙費而已俟將來由銀行定明其費若干再行扣算(曾)侯曰兩國既然和好即便貴國少算滙費稍佔便宜中國亦無話說(布)云滙費愈大本國所得者愈少此自然之理俟同戶部商議後再告知貴爵(曾)侯曰此事尚望布大人為力使兩國均不喫虧方好(布)云我必為力今日貴爵告我電信之事我深感謝(曾)侯曰知布大人關切此事特來相告今日欲到外部但不知格夫人在否(布)云今日禮拜一日格大人進內會議三點鐘始能回署言畢而散

同日會儀帶繙譯官慶常赴外部與尚書格爾斯會晤總辦梅尼爾甫在座
寒暄畢會儀曰我今日早晨接到北京電信言中國

大皇帝深謝貴國大皇帝美意將兩國事件和平商定須止釁端總理衙門
三大臣亦屬向格大人代為致謝所有貴國照會三件節略一件內開各條中國
大皇帝均已俞允格云尚有別話否會儀曰餘只言約章內各細節須斟酌
辭句以免別國將來有所藉口然亦不使貴國有所嘆虧等語格云我聞貴
爵所言深為欣悅因本國大皇帝深願同中國和好以保兩國邊界平安無
事貴爵於本國元旦進宮朝賀本國大皇帝亦曾對貴爵言明和好之意會
儀曰中國亦是此意格云本國所開各條中國既然應允則不久即可定約
矣會儀曰布大人對我說將來開辦時恐中國官有誤會情事我答以現在
當作速定約以便中國分付各處地方官認真辦理本爵一面請總理衙門
通行各處一體照辦即請格大人分付布大人早將法文約章底稿擬出送

與本爵交譯將其中辭句斟酌妥當即可定議。云我已向布大人說過了。按今日貴爵所言具見中國真心和好之意且本國近聞察罕格根諾魯鄂官及江漢關扣留鄂船兩案中國俱已辦結尤徵中國和好之意。曾侯曰我願從一千八百八十一年起以後兩國和好較從前更為親密。格云本國與貴爵在鄂和平商辦事已將成務望本國駐華大臣中國亦與之和平辦事。曾侯曰中國待貴國公使向來最優可請格大人放心。格云我明日進內即將貴爵所言奏明本國大皇帝現請貴爵將電報之意再述一遍我可記下。曾侯曰中國

大皇帝深謝貴國大皇帝美意將商改約章一切事宜和平商定總理衙門王大臣亦屬向貴國外部諸位大臣代為致謝所有貴國照會二件節略一件內開各條中國

大皇帝均已俞允。格記寫已畢。曾侯曰電報內尚有斟酌約章辭句之語。格

云此條細事容易商量但我從前向貴爵商議者係另立專條附於里發抵亞約之後旋又因貴爵言及與其另立專條莫若另立新約將里發抵亞之約徑行廢棄業已奏請本國大皇帝定奪本國大皇帝令我稍緩此議且觀中國動靜所以姑未深言今中國既將本國所開各條全行答應萬無疑慮之處我當奏請本國大皇帝另定新約想可俞允曾侯曰中國亦有此意只請格大人奏明貴國大皇帝另定新約則從前不和之事全無痕跡以後兩國更加和好矣格云本國大皇帝允定新約廢棄舊約自是一番好意可請貴爵奏明中國曾侯曰中國必感貴國美意格云定約後不知中國批准需幾箇月工夫曾侯曰我擬派邵大人捧約進京計由鄂國起程日起需三箇月工夫可以批准矣格云俟中國批准後本國接到電信再行批准曾侯曰約章法文底稿請外部擬出公同斟酌約章漢文應由本爵處譯出格云甚好我甚喜兩國公事安速完結如別國之事亦能如此則厚幸矣本國與中

國連界又有哈薩克各種族雜處其間時虞滋生事端今兩國和平定議則邊界滋事之案易於商辦即如本國與波斯國連界有庫爾特族人雜處其間劫掠騷擾是其常事本國與波斯國和好所以其害漸消矣曾侯曰我亦謂兩國意見相同則邊界偶有事故易於彈壓格云從前中國視各國通商爲有害中國之事望中國漸釋此嫌疑之心則商務方有起色曾侯曰西洋各國初到中國通商所定章程多有非出於中國情願者中國嫌其不甚公平不免嫌疑但貴國與中國和平定約所議章程非勉強應允者將來開辦之時中國必定襄助格云英國以鴉片毒害中國以兵力強定和約中國忌之似近情理本國與中國和平辦事毫無介蒂此次商改約章愈顯本國真心和好之意且本國所用中國貨物甚多而所售於中國者不過哈喇大呢之屬而已是中國與鄂國通商實有利益較諸以鴉片易中國子母者大相懸殊曾侯曰格大人所言我甚明白格云此次商改約章實係最難之事而

貴爵商辦此事竟成厥功具見貴爵才智兼優能辦大事曷勝欽佩想中國大皇帝必予恩寵嘉獎矣(曾侯)曰此係本爵分內之事職所應為尤賴貴國大皇帝願同中國和好不忍傷害百姓所以能和平定議(格)云起初本國大皇帝頗有不悅之意幸貴爵到鄂後布置咸宜令人欽羨所以本國大皇帝始復和好初心即此可見貴爵之才智也(曾侯)曰格大人隨事與本爵和好商議我深感謝從此兩國可望永久和好(格)云我辦外國事件四十二年所見人才甚多今與貴爵共事始知中國非無人材雖然定約以後貴爵或在

外洋或回中國務望於所定約章闕切其事以期行諸久遠則兩國更加和好矣定約在邇今日預先賀喜(曾侯)曰兩國大事彼此同喜言畢而散十二月十九日布策來署會侯帶繙譯官慶常接見寒暄畢(布)云昨日貴爵面告格大人之事格大人業已奏明本國大皇帝至屬棄里發抵亞之約另定新約一節已蒙本國大皇帝愈允以顯本國真心和好之據格大人令我

前來面告貴爵以便奏明中國更深望中國體會本國美意曾侯曰我必奏明中國今貴國此番好意中國無不體會布云本國大皇帝允將里發抵亞之約廢棄之意原為將從前不和之事全行消除不留痕跡也曾侯曰兩國和好二百餘年毫無芥蒂中國亦願將此齟齬之事全然解釋今貴國既肯廢棄里發抵亞之約誠可藉此一洗從前不和之事布云格大人並請貴爵將昨日面告格大人之言知照外部作為中國答覆本國公文節略之意俟接到貴爵照會後即可商定約章底稿矣曾侯曰我可以辦一照會咨行外部布云我現在擬出法文約章底稿過日送閱如有應改之處即請貴爵指出曾侯曰甚好布云現在事已成矣我想起崇大人在鄂所辦事件雖未合中國之意然非有心之過可惜未明中國之意耳但恐舊改約章以後中國復欲咎其往事也曾侯曰可請布大人放心不至有此等事但恐一時難得差使耳布云我與崇大人共事多年辦事向來最為謹慎若謂其故意違訓

越權我不信也。曾侯曰：此非崇大人一人之過，蓋因中國與西洋交涉日淺，不明白西洋情形，以為全權大臣遂可不聽國家分付，其實西洋亦無此例。中西交涉日久，則無此等弊端矣。布云：此次定約後，不知貴爵仍在鄂國或往別國駐劄，請問服水土不。曾侯曰：我身體有病，尚須調養，然西洋水土尚服，只抱舊疾而已。言畢而散。

十二月二十日，曾侯帶同繙譯官慶常、塔克什訥前赴外部與外部尚書格爾斯會晤。寒暄畢，曾侯曰：昨日與布大人相見，知鄂皇允廢崇約另立新約，今日特來作謝。格云：兩國意思既是相同，斷無不成之事。格又云：前已面許貴爵以廢崇約緣本，大臣日在皇帝左右，早已窺見意旨，故云可以如此。皇帝謂有傳聞左相奉召入京，務須及早定議，免生枝節。曾侯曰：早定最好，惟左相並無進京之信。格云：凱署使電奏謂有傳聞。曾侯曰：左相是中國大臣，老成重望，諸事明白，斷不肯挑生事端。前參崇大人謂其所定之約不妥。

均係實在之話亦係大臣謀國者之所
左相亦必喜歡且他最是明白大體之人
見今日之約和平商定亦必喜歡也格云
本國大皇帝之話曾侯曰我請格大人
不進京即使進京亦斷不肯從中作難
皇帝電旨

皇帝令我應允誰敢阻止崇大人所以
佩服貴爵的話前已說過辦理國家大事
卻甚好惜欠精細耳曾侯曰現在只請
即令邵大人起程格云本國亦願速竣
曰我即刻要辦惟不能快耳格云此係
過記一節略耳曾侯曰我必照會我辦事

日即來告知(格)云辦事是要如此方好(格)又云大凡定約先給商議之權及議定畫押時復給定約之權本大臣已奉有商辦之權畫押時必復給以定約之權貴大臣已有商辦之權亦必另給定約之權彼此全權理應互閱照會內祈將所奉全權叙明(曾侯)曰先請將約底給我一看看緣本爵從前奉有斟酌字句之

旨故也至定約一層本爵來鄂時即本奉有全權如

皇上另有分付屆時我必行文知照如無別

旨則我本有定議之權(格)云既有商辦之權即算有定約之權(曾侯)曰屆時我將所奉本國

皇帝敕書繕出恭請格大人一閱(格)云本大臣亦將敕書請貴爵一閱此不過辦公事之常例然惟按部就班乃能垂諸久遠彼此復間談數語而散十二月二十三日布策來署曾侯帶參贊邵繼譚官慶常接見寒賸畢(格)云

昨日格大人接到貴爵照會均已閱悉我今日特來將法文約章底稿送與貴爵查閱曾侯曰我給外部照會係照錄中國電信之語不知格大人閱後有何話說布云格大人無有話說曾侯曰如今兩國意見相同我實告知布大人上次給我節略辭意甚緊恐中國礙難依議所以我的電報內說得委婉些緣欲湊合兩國之意期將一切事件妥當完結今中國既已應允務望貴國按我照會之意繕寫約章布云我所擬約章底稿係照外部給貴爵節略之意不知貴爵另有何意曾侯曰我無他意不過湊合兩國意見即如松花江條款內外部節略辭意驟急我所報中國者只言緩商而已我想既有將來商議之語則愛璉條約具在於貴國毫無損處可請貴國照我公文之意繕寫此條則兩全矣布云外部給貴爵公文節略俱係本國大皇帝閱定之事如欲酌改須由格大人代為奏請我不能妄置一辭曾侯曰我給外部照會內尚有二事係從前與布大人及格大人面商者即如嘉峪關通商貨

幫不入內地并喀什噶爾分界照現管之界酌定等事。雖外部節略未曾詳及，然我已據從前商者報明中國矣。布云嘉峪關通商照天津應得利益一律辦理。至於貨幫不入內地一節，我所擬約稿已寓有此意，但貨物仍可由該關運入內地銷售。曾侯曰：自然准貨物入內地銷售，肅州一城何須用許多鄂國貨物、牲畜及大幫人，眾須言明不入內地耳。布云喀什噶爾分界照現在管界勘定一節，本國可允照寫。曾侯曰：兩國意見相同，無可爭之事，不過斟酌辭句酌量繕寫而已。布云外部接到凱大人信云：中國允許鄂國領事官與中國大憲往來均照平行之禮等語。我所擬約稿內已有此話。曾侯曰：此事我未奉中國分付，如貴國欲辦，可用公文商辦，不必寫在約內。布云凱大人原說遇有緊要公事可見中國大憲，我想此語甚屬含混，將來必致因緊要二字互有齟齬，我不以為然。所以約稿內我稍加酌改，俟貴爵交譯閱看後再談。曾侯曰：我今日亦不細說。布云我所擬稿內將借款改為

二年交完至換約日期原議一年今格大人請趕緊辦如定六箇月如何都云六箇月太促(曾侯)曰若定八箇月可以辦到(布)云約稿內空著日期尚未填寫又有交收伊犁期限原議俟陝甘總督將批准頒行之事派員知照圖爾克斯坦總督自該員到塔什干城之日起兩箇月內將交收之事辦竣外部以兩月之期太促若稍有遲延反致誤期莫若寫明三箇月期限如能先期辦完更好(曾侯)曰可以如此寫(布)云稿內有將從前陸路通商章程作廢之語並添一條係兩國從前舊約未經此次更改之條仍舊照行等語(曾侯)曰如廢從前陸路章程必須詳細查閱以免遺漏(布)云章程稿內第二條罰無照商民之事及第八條貨主不知情分別罰辦貴爵會欲添話即請開出再行商議(曾侯)曰分別罰辦之語以下須添海口通商不照此例(布)云償款專條與卡倫單均未開出俟擬稿後即行送閱(曾侯)曰可請布大人將卡倫數目核減方好(布)云我可斟酌言畢而散

中俄交涉記卷四

十二月二十五日曾侯帶繙譯官慶常至布策公館會晤寒暄畢曾侯曰前日晚間接到中國

電旨派本爵為欽差全權大臣定約畫押昨日已照會外部矣布云我聞之甚喜曾侯曰不知定約時須將全權字樣譯出否布云按常例畫押時須彼此校閱全權字樣但不知貴爵已奉到全權字樣否曾侯曰前日所接

電旨即係全權卻無字樣我已知照外部不知可作憑據否布云貴爵既奉電旨即可作為全權矣曾侯曰定約後擬派邵大人拉約晉京將來換約之事不知可將

批准之約交與兩國欽差大臣否布云按常例在某國定約即在某國換約中國批准可將條約寄送貴爵會同外部大臣換約寫一字據畫押為憑曾侯曰前日布大人面交本爵法文約章底稿已飭將條約譯出其通商章程

一二日即可譯完細閱條約各款兩國意見大致相同惟其中小處及字句內尚須斟酌俟帖出發子再行送閱(布)云甚好(曾)曰我所請斟酌之處非欲使鄂國喫虧不過使字面光彩文理妥順而已(布)云如貴爵欲將約章字句全行改易本國難以答應(曾)曰非欲全行更換不過欲免人議論及別國藉口情事(布)云請問欲改者何條(曾)曰今日即言大畧即如條約第十條可仍照原約開列不必另議條款(布)云貴爵因何不以為然(曾)曰布大人稿內添出領事與中國大憲往來平行之語我不以為然查中國大憲與領事官來往謙恭接待從未以屬員之禮視之若寫明平行之語似難為情蓋既與貴國公使平行復與領事官平行則毫無區別矣原約內只言照友邦官員之禮相待意甚周妥不如仍照錄原約為妙(布)云我添入此語並非杜撰實因本國接凱大人信言中國已允鄂國領事官與中國大憲往來按照平行之禮所以即將此語添入約內(曾)曰我却未接中國電報布大

人既謂中國業已答應何不用公文商辦此事何必寫在約內(布)云貴爵欲請酌改無非欲滿中國之意然事事俱欲滿意本國難以答應(雷)侯曰有許多事原無妨碍而不知事理之人只看面子譬如喫咖啡時或有先放牛奶後斟咖啡在明白人視之原無分別然拘執人見之即以為大謬不然矣我所請斟酌者正類此耳(布)笑云誠有此等人(雷)侯曰布大人所擬約稿第十條云鄂國照舊約在伊罕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庫倫設領事官外其肅州之嘉峪關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吐魯番哈密烏魯木齊古城亦准設立領事官惟現在鄂國祇在肅州之嘉峪關及吐魯番兩處添設領事其餘五城俟商務興旺再議添設於未議添設以前肅州之嘉峪關及吐魯番領事兼管附近各處商務并照從前舊章給地蓋房等事又云以上各城將來一經添設領事即可一律照辦等語在布大人反復提說之意不過為將來地步我甚明白然將來添設領事即可照辦之語可不必提蓋既然添設領事豈有

不照辦之理此其一也嘉峪關吐魯番領事可開在前然後再提別處將來添設之語較為清楚此其二也(布)云嘉峪關吐魯番領事先行開列原無不可其餘無須更動蓋或先提之或總提之其意一也(曾)笑曰此即方纔所言先放牛奶後斟咖啡之喻也(布)笑云誠然(曾)曰向來通商處所方准設立領事今中國准貴國在吐魯番添設領事本非通商之所須聲明未開通商口岸及內地各處不得援以為例(布)云為何必須聲明(曾)曰恐將來或有流弊不可不防然我所指者係內地與未開通商口岸而言並未議及陸路於貴國毫無妨礙之處(布)云可以商量(曾)曰凡設領事處方准設立行棧今張家口雖准設立行棧然非設領事之所必須聲明別處不得援以為例(布)云貴爵所欲酌改及添增之處我已明白即請貴爵詳細開出再行商量(曾)曰我同布大人共事半年之久情意相投可稱良友而此次商改約章我所謂難之處布大人無不盡知今兩國意見相同事已垂成其中細節

於貴國無傷者務請相讓布云可惜非我一人可以作主曾侯曰可請布大人代為婉言如我所開酌改之處實於貴國有損布大人不妨直言以期互相印證布云可以如此曾侯曰償款一事不知布大人與戶部商議後已擬專條否布云尚未擬妥今日正想往戶部一商曾侯曰布大人上次曾言貴國允出匯費即請布大人將償款合成銀兩將來在中國交與貴國駐京大臣收領較為便易布云貴爵所言交納者係用銀票否曾侯曰或交現銀或交銀票聽貴國之便若在上海交領事官更為方便布云我所謂本國可允出匯費者係指英倫交納而言僅在中國交納本國未必肯出匯費曾侯曰若在英倫交納則銀行獨享其利於兩國毫無益處布云無論如何必須經銀行之手即必須有人出此匯費曾侯曰中國不知盧布亦不知金磅凡一切出入款項係合銀兩所以必須合成銀數報明中國如貴國定欲在英倫交納則中國不能知其確數蓋貴國盧布既有行情而英國金磅亦時長

落雖兩國經手官員毫無舛錯然每起交納時金價不一必致為難不如在中國交納之省便也○布云貴爵欲在中國交銀否○曾侯曰不錯○布云交銀之事或於中國方便然本國礙難答應蓋如此辦理則債款究竟應得若干本國不可得而知也○曾侯曰然則在英倫交納貴國即可知之乎○布云英倫交納匯費易算不難知其究竟應得之數○曾侯曰不知布大人已將債款合成金磅若干否○布云我尚未合算○曾侯曰按九百萬盧布大約可合金磅一百三十一萬有奇此不過大畧而已請布大人再細核算緣盧布與金磅是兩層事說明一層不難類推若全不說出我豈能揣摩○布云按貴爵之意每盧布合銀若干○曾侯曰大約合庫平銀五錢四分○布云我再向戶部問明合出金磅數目若干即行告知○曾侯曰一切事件均望布大人助力○布云我甚願相助言畢而散

十二月二十七日曾侯帶繙譯官慶常赴外部與尚書格爾斯會晤侍郎熱

梅尼在座寒暄畢(格)云現在事已垂成定約在通彼此同為慶幸(曾侯)曰今日格大人接見各國公使本爵亦照常前來非為辨論公事蓋大端業已商妥兩國意見相同不過將約章辭句同布大人斟酌一番其中或於中國稍有益處而於貴國無損之事務望貴國相讓(格)云斟酌字句原無不可至於約章小處若無妨礙本國亦願相讓(曾侯)曰布大人已將法文約章底稿送與本爵現在譯出漢文其中字句有應酌改之處我詳細開出與布大人再行商量(格)云俟約章底稿擬妥由外部進呈本國大皇帝俞允即可畫押將來本國批准不過照例之事蓋一切事件悉由本國大皇帝作主既蒙俞允即與批准無異(曾侯)曰布大人辦事謹慎若無格大人分付雖細事亦不肯輕讓可請格大人屬其同本爵商量若於貴國無甚出入者稍加退讓(格)云布大人一半日到署我可告知(曾侯)曰我所請斟酌者皆字句小節只有一層須先向格大人言之即如條約第三條末段係論伊犁邊民將來至中國

照鄂國人一律看待之事以本爵之意此項遷民既入鄂籍即係鄂民將來再到中國地方中國官見其持有貴國護照即以鄂民視之豈復問其從前曾否在伊犁居住不如將此段刪去較為清楚蓋欲提明遷民則反有區別矣格云本國欲提明遷民者係為保護該民起見中國向來寬大之政本國素所深知惟地方官不能仰體此意以致本國深不放心蓋將來遷入鄂國之民復入中國經地方官認出恐有殺害情事也曾侯曰中國大皇帝既有

恩旨地方官豈敢不遵貴國不必過慮斷無此等情事格云本國擬飭圖爾克斯坦總督轉令本國邊界官所有遷出之民暫不准復入伊犁以免激成事端俟將來人心平定方准前往此係本國格外好意曾侯曰我深感謝然中國亦有好意所有遷出之民必照鄂民看待所以請刪去此段不使稍有區別也譬如桌上所放白紙之外另由別處採取一張置在此處使人不辨

其出處同一白紙也。格笑云貴爵所言實屬有禮但今日尚難定其可否俟同布大人商量後再可提及。曾侯曰我非即欲格大人答應此事不過預先說其緣由格大人即知本爵毫無他意也。格云貴爵辦事最為謹慎往往中國已欲退讓而貴爵言語之中仍不肯遽然放鬆也。曾侯曰我已向布大人言過若實與貴國不便之事不妨據實相告於我豈有勉強之理。格云以貴爵之才智不惟出眾於中國亦罕見於歐洲誠不可多得之使材也。外部諸公同為欽佩即如熱大人久辦外國事件彼亦為欽羨。熱云我實羨慕之至方纔格大人謂貴爵辦事謹慎正當如此蓋貴爵不在中國親近耳目之前不得不再三思量即如從前本國皇上帶格大人移駐黑海之時留我署理外部彼時與貴爵極力辨論者正因皇上遠行往返寄諭遲滯不敢放鬆也。曾侯曰彼此商辦公事俱係因公起見皆不相怪也言畢而散。

十二月二十八日布策來館曾侯帶繙譯官慶常接見寒暄畢布云昨日貴

爵到外部與格大人所提各事格大人已告於我矣。曾侯曰我只提過一件事並未言及他事。布云不錯。曾侯曰此事雖於貴國無甚關係然既須刪去一段條約遂於昨日格大人見客之期就便提及且布大人接到我所開酌改之條亦必商諸格大人所以先將我的意思誠心說出也。布云今自來見貴爵欲將償款之事詳細言明查貴爵擬交銀兩之議本國戶部礙難答應緣盧布合銀究竟若干本國無從查考且中國銀兩成色不同而本國盧布亦撓銅色所以勢難核算也。曾侯曰如交銀兩中國必發紋銀惟貴國盧布既已撓銅復有製造之費較中國銀兩成色更有出入之處本爵不知其詳亦難說定。布云貴爵所言每盧布一元合中國庫平銀五錢四分不知如何考究的。曾侯曰係用天平秤過大約如此。布云如在英倫交納本國情願出其匯費。曾侯曰貴國既允出匯費總是一番美意勢難再強貴國允在中國交納但請布大人將金磅總數核算若干扣除匯費開一清單送與本爵。布

從懷中取出一紙云戶部
百九十三元之數將償款
十四元此係戶部仔細核
布云貴爵以每金磅合銀
不過三兩有另此係電報
兩一錢五分但係照每兩
子布云稍有盈餘曾侯曰
布合成銀兩確數實不知
至交納次序原來五百萬
起須向貴爵一商曾侯曰
後四月內交納其餘五起
即照此擬一專條底稿曾

何布云面上似無關係然其中卻有道理曾侯曰伊犁遷出之民既入鄂籍將來至中國地方持有鄂國護照中國官即照鄂民看待豈能查詢是否從前伊犁居民耶若欲寫明反有區別不如將此段徑刪為安布云本國欲提明之故緣中國官每有歧視之意即如本國所屬之哈薩克有從前分界時歸於鄂國者伊等至中國地方中國官不以鄂民看待仍以華民視之遇有不照中國禮儀輒割斷其耳或虐待其人是以此段礙難刪去曾侯曰若不肯刪去須聲明從前在中國造反作亂之人鄂官不得發給執照復入中國矣布云第二條既言中國

大皇帝允降諭旨寬免伊犁居民即不得究其既往之事且本國邊界官亦難查詢是否從前作亂之人勢必一概不准前往然則其間竟無良民乎曾侯曰我已知布大人不肯添入此語所以請刪去第三條末段之文以顯中國毫無歧視之心也布云貴爵所言甚屬有理但本國終不放心也曾侯曰

貴國交還中國土地商定條約亦罕有之事具見兩國真心和好之意我係中國欽差不願約中稍有不妥之處即如此段不刪恐留痕跡以致本無歧視之心者反生出歧視之心也(布)云將來辦事之人誠能如貴爵所言固屬可喜但恐未必能如此也(曾)侯曰將來貴國邊界官務須留神不可准從前作亂之人復入中國方為妥善(布)云然則中國官不遵條約乎(曾)侯曰我所言者係民間私仇非指中國官而言昨日格大人向我言及伊犁遷出之民擬飭圖爾克斯坦總督暫不發給執照以免入中國滋生事端等語貴國既有好意我於定約後請總理衙門飭令該邊界官按照條約以待鄂民(布)云貴爵所想辦法甚為周妥(曾)侯曰兩國好意不在載於條約而在見諸實行即如伊犁遷民中國本無歧視之心何必定欲載明耶(布)云本國知有中國大皇帝恩旨特恐邊界官不能遵照辦理也(曾)侯曰中國大皇帝雖有恩旨卻須稍有區別即如從前為首作亂之白彥虎等假如我作伊犁將軍

必不准其再入中國滋事矣。譬如布大人作圖爾克斯坦或西悉畢爾總督有鄂國造反之人逃入中國者，倘此等人持中國護照復入鄂國，想布大人亦必不准其入境也。布云：我想此等造反為首之人復入本國，無論有無別國護照，仍可置之重典。曾侯曰：但既有鄂國護照，中國勢難懲治。莫若貴國禁其前往可也。布云：白彥虎等逃入鄂國，並非鄂國有心袒護，但拘於各國公例，礙難交出。蓋各國以謀國造反之事為公罪，以殺人劫掠為私罪也。但既然某國收留造反公罪之人，即當嚴加管束，不得任其潛回本國滋事。儘令其潛回，即犯公例，如其本國執之以正典刑，彼國不能過問也。曾侯曰：布大人所言拘禁管束之語，可載入條約否？布云：可以用公文商定。曾侯曰：甚好。布云：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有將鄂屬哈薩克人割去耳朶情事，已向貴爵提及矣。曾侯曰：此係邊界絲長不免偶有事故，貴國駐京大臣自可隨時辦理。將來定約後，我擬上條陳，奏明邊界一切事件。布云：此舉實於兩國有

蓋我所以提及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之事緣從前中國欲派其充當接收大臣今既有此情事邊界地方無人不曉礙難派其前往伊犁也曾侯曰接收大臣係

國家簡派我不能置一詞僅貴國有何意思不妨令凱大人在北京說明我不知中國簡派該大臣與否不能說定也布云甚好曾侯曰二三日內即將酌改條約章程送閱約內無甚改動之處惟既欲廢棄舊章則新章內必須諸事周備是以添改之處稍多然於貴國皆無傷也言畢而散

光緒七年辛巳正月初三日曾侯帶繙譯官慶常至布策公館會晤寒暄畢布云日昨接到貴爵所開添改約章條款各一分均已閱悉曾侯曰布大人以為如何布云貴爵非特更改字面且添出許多事情均有關係既不在本國節畧之內勢難增添是以格大人甚屬為難曾侯曰

國家既分付我將約章妥為核定不得加一番斟酌除酌改字句之外條

約內添改之處無幾惟通商章程內添改之處稍多緣徑廢舊章另立新章自應將一切辦法開列清楚以免遺漏價格大人不肯作主或欲奏明貴國大皇帝之處須自行斟酌也(布)云外部前開節畧已經本國大皇帝閱定今貴爵復欲添改如格大人肯為代奏固好但恐其礙難入奏也(曾)侯曰如格大人不肯另行奏明或俟兩邊擬妥之後再行入奏亦無不可(布)云第三條內所添為中國民一語可以照寫惟末尾所添伊犁遷民鄂官發給執照由中國官查驗方准出境一節勢難答應不知貴爵有何意見(曾)侯曰係為妥當辦理起見蓋既於交收伊犁以前詢明則其權操在鄂官其於交收以前出境者固無可議然交收以後一年限內出境者若不由鄂官預先發給執照則中國官無從稽查何由辨別誰係遷居之民乎(布)云遷居之民鄂官必定給予執照何必載在約內蓋由中國官查驗執照似有限制之意鄂國礙難應允也(曾)侯曰所有願遷之民鄂官已發執照中國官何從限制不過欲

分別遷居之民與仍往伊犁之民耳且詢明之下亦須補足字句意思方為周妥○布云從前外部向貴爵提及交收伊犁辦法數端即如中國官初入伊犁所帶兵數及紮營地段與遷居之民在一年限內歸鄂國駐劄大員保護以及鄂兵駐劄伊犁期限等事較發給執照之事尤關緊要起初外部欲載入條約而貴爵欲行文商議不肯載入條約是以外部曲體應允如貴爵定欲將發給執照一事載入條約何不將交收伊犁一切辦法全行開載豈不更為周備乎○曾侯曰外部不將鄂官保護遷民等事載入條約原係一番好意至於發給執照一事並非細故實有關係如不預先商定特恐臨時生出為難之事○布云我非不欲發給執照但交收伊犁要緊辦法俱已責成交收大臣辦理似此小節亦交收大臣應辦之事何必載明致要緊節目反不開列乎○曾侯曰倘布大人以中國官查驗字樣似有限制可以不提只於詢明以下添鄂官發給執照之語似尚可行○布云可添兩句一言遷民於一年限

內歸鄂官保護一言由鄂官發給執照貴爵以為如何(曾侯)曰中國官入伊犁原為安民非為虐民若聲明歸鄂官保護實於中國體面有礙我難以答應至添入發給執照字樣原係應辦之事其何傷於鄂國乎(布)云我不能作主須問格大人(曾侯)曰既係細事何必特意問之儘可將我所要斟酌者一總問明較為省事(布)云雖屬小節積少成多即如第三條原文末段貴爵亦曾請格大人刪去似此節節添改則本國節畧所開各條勢必全行改動也(曾侯)曰請問布大人我所添改之處有傷鄂國利益乎(布)云雖於本國無傷卻非必須添改之事何必定要改動(曾侯)曰我與布大人商辦此事日日互相辯論事已純熟不必細說即可一目了然但將來開辦時兩國官員於一切情形未必熟習條約章程非為布大人與我而設所以不厭其詳務期人人易於領會則開辦之時不致有誤會情事也(布)云第四條末尾所添但在貿易圈外者應一體完納稅餉等語我不甚明白(曾侯)曰伊犁通商章程所

載貿易圈內者可照各國租界之例一律辦理若不聲明此意恐中國官不甚知曉此係一番好意以免鄂民將來有所喫虧也(布)云如此可以照寫但末後添出伊犁遷民不在此例之語然則遷民之產業竟當捨棄乎(曾侯)曰遷民既入鄂籍即不得仍將產業存在伊犁與真正鄂國人不同也(布)云然則中國不准其將產業出售乎(曾侯)曰中國並不攔阻(布)云此段與第七條內所添遺棄產業遷居鄂國之人一節互相關係按本國之意中國既於伊犁西邊給與安插之地則遷民所有田地可以遺棄但伊等之房產不能遽然捨棄必須准其出售方妥(曾侯)曰既有一年期限即有出售之暇(布)云如一年限滿有未出售者應寬予限期(曾侯)曰自交收伊犁日起予限一年不為少矣何以復請寬限耶(布)云中國向來待民寬厚及至少寬限期反不肯應允乎(曾侯)曰居民出境非中國所願之事豈能設法催其遷居(布)云否則俟一年期滿所餘房產中國若欲給價入官亦無不可(曾侯)曰中國既給予

安插之地僅再出房價則人人視遷居為利數直與催其遷居無異也(布)云
本國亦不催其遷居但彼既情願歸鄂豈可拒而不納乎(曾侯)曰布大人既
欲展限可連一年期限一並刪去由交收大臣商定期限可乎(布)云此節關
係甚重我難答應(曾侯)曰我亦難寬予限期(布)云第七條所添遺棄產業字
樣應改為遺棄田土(曾侯)曰第四條內產業二字亦應改為田土方與末尾
之語相貫(布)云第五條內所添如能先期交完亦可之語可以添入第六條
內添所有各案字樣亦可照寫第七條所添產業二字應改為田土第八條
末尾所添以分清哈薩克之事為主之語與本國意見相同可以添上但以
法文而論須添在以歸妥協之語以下方為妥順第九條內所添喀什噶爾
西邊及西北地方等語可以照寫但西北二字不甚相符因喀什噶爾西北
係七河地面原有舊界而現在應分者只有西邊一面交界可否只用西邊
二字(曾侯)曰可以(布)云末尾所添照兩國現管之界勘定一語可行至第十

條設領事官之事文理雖前後顛倒尚無妨礙亦可照寫惟按照舊約給予
蓋房等地之例只言嘉峪關吐魯番可以照辦而不提將來添設領事各處
似不妥當(曾侯)曰俟將來添設之時兩國再議照辦何必預先寫明致使無
關係之事反似大有關係也(布)云我信貴爵之言暫可不提(曾侯)曰不提甚
好(布)云此條所添吐魯番非通商口岸設領事各海口及十八省東三省內
地不得援以為例何以不言嘉峪關乎(曾侯)曰嘉峪關係通商口岸與吐魯
番不同我所以聲明十八省東三省及各海口而不言他處者恐妨鄂國之
利也(布)云第十二條末尾添出彼此情願不可抑勒施行等語皆係無用之
文蓋彼此交易總是兩相情願未聞有強買強賣者似此字樣可不必寫(曾
侯)曰可請布大人斟酌(布)云第十三條末尾所添張家口無領事而設行棧
他處不得援以為例一語貴爵曾經提及此語可以照寫(曾侯)曰張家口本
無領事而所得權利與有領事處所無異故不得不聲明也(布)云第十四條

所添貨幣至關而止一語似有限制鄂商不准運入內地之意曾侯曰運貨入內地自是意中之事蓋既照天津辦理則貨幣即作為商船船至天津卸貨貨入而船不入貨幣至關卸貨貨入而貨幣不入此理最為明顯也布云我可以照此意擬一句話至於第十五條修約年限貴爵欲寫十年本國難以答應曾侯曰總理衙門公事甚繁勢難兼顧原議五年期限太促如商定十年修約方能週轉且貴國既有駐京大臣儘實有大不便處不妨隨時商議也布云須請示格大人曾侯曰以我之見雖寫十年仍於貴國無傷也布云第十八條添改松花江與黑龍江烏蘇里河相提並論實於本國節畧不符曾侯曰有何不符之處布云前所擬松花江專條係因鄂民在此江行船貿易屢有阻難情事可以特立專條今按貴爵寫法是與他事牽混致此事反似湮沒也曾侯曰貴國既提愛琿條約莫若照原約之意詳細開出彼此均有好處儘只提松花江然則鄂商不准到烏蘇里河乎布云本國只欲申

明一事不欲照錄全約。曾侯曰若只言愛璋條約復為申明一語豈不全賅在內乎。布云若此寫法連松花江影響全無矣。再者下文速行商定之語改為將來商定格大人深不以為然。曾侯曰速行字樣與將來二字俱於貴國無甚出入。蓋無論何時商辦總以貴國開口先問也。布云我以為中國獨操其權蓋總理衙門如何辦事我皆深曉。雖有速行字樣尚且宕延。何況無此字樣乎。曾侯曰外部不以將來二字為然。我亦不以速行字樣為是。若全不提可乎。布云我不能作主。須問格大人。至第二十條內換約日期擬定六箇月甚好。曾侯曰途次若無他故六箇月可以互換。布云今日已將條約大致說明。其中只有數處須請示格大人。至於通商章程添改既多。而刻下已交六點鐘。勢難再議。可請貴爵定期再行晤談可也。曾侯曰總而言之章程內添改之處無非聲明舊章於貴國無出入者。即請布大人照寫。儘實於貴國有礙者不妨直說。布云章程內所有添改字句之處均可照寫。其中只有兩

層執難答應即如第二條所添如查係有意闖越卡倫情節較重者除罰貨入官外仍交領事官懲辦等語似此情事係強盜所為非鄂商所為者也且邊界既不納稅何以罰貨入官乎(曾侯)曰中國以闖卡之事為重漏稅之事為輕可請布大人想一辦法改日再談(布)云第二層係張家口請領憑據由鄂商出具保結一事本國實難答應(曾侯)曰此係舊章所載者今舊章程廢豈能不添入新章乎(布)云此事從前即已難行一則或無商人在口一則或有商人而不肯具保(曾侯)曰張家口無領事故當如此(布)云按章程內鄂商遺失執照無論行至何處均准向地方官請領憑據今於張家口反有區別誠不知作何解(曾侯)曰亦請布大人想一辦法明日一點鐘到外部見格大人後再至尊寓叙談可乎(布)云甚好言畢而散

正月初四日曾侯帶繙譯官慶常赴外部與尚書格爾斯會晤布策梅尼閣甫在座寒暄畢(格)云昨日貴爵與布大人面談各節我已聞知矣所有添改

字句小處本國皆可答應只有數層雖無關繫亦難載入條約即如第三條
遷居之民發給執照之事是也(曾侯)曰雖似小節卻有關係蓋遷居之民於
交收伊犁以前出境者固不必論然交收伊犁後一年限內遷出者既多且
眾若不發給執照則中國官無從稽查亦無從辨別應留應遷之民也(布云
交收伊犁要端尚且不入條約何況此等細事本交收大臣應辦者何須載
於條約乎(曾侯)曰譬如布大人交卸差使我來接任想布大人必將應帶去
之屬員名單開送於我(格云)我非不以發給執照為然但交收辦法要端皆
照貴爵之意行文商定責成交收大臣會同辦理似此細節只可行文商議
不必載入條約(曾侯)曰如格大人嫌我所添者字句過多我只請在詢明二
字以下添出發給執照一語有何不可况添入此語於兩國均有好處蓋將
來若有為難之處彼此皆不方便也(格云)既然如此本國亦有另商之事均
用公文商辦可也現在且看下文(布云)第四條產業二字改為田土(曾侯)曰

貿易圈字樣以下須添居住二字則無遺義也。格云修約改為十年似覺過久但既定約章須望永久進行若嫌五年太促可以斟酌寬定年限至第十八條松花江一事本國原擬速行商辦貴爵改為將來二字似覺無期矣。曾侯曰將來商辦於貴國無甚出入蓋無論何時貴國可請中國商議也。布云將來二字斷難答應莫若仍寫速行字樣方妥。曾侯曰格大人既不肯用將來二字我豈肯用速行字樣乎。格云莫如全不提出只言兩國再行商辦可也。禮拜六日擬將約稿進呈。曾侯曰可請格大人先送與我看然後再奏。格云自然。布云我在外部稍候至三點鐘赴尊處商議章程可也。言畢而散。同日布策來館曾侯帶繙譯官慶常接見寒暄畢。布云約內第十一條鄂國領事官與中國官往來一節昨日遺漏未提貴爵以我所擬稿內有按照平行之禮等語所以仍請照錄原約其實若刪去此語不知貴爵可仍用我之稿乎。曾侯曰若刪去此語即可用布大人之稿。布云只將分別情形一語說

得圓滿而已無大改動之處。曾侯曰可以照寫。布云今將通商章程內將所請添改之處逐款說明即如第二條內添出或隨人三字亦無不可惟駝牛馬匹一語似難增添蓋恐中途有牲畜倒斃之事則數目不符矣。曾侯曰然則批明只許減少不許增多何如。布云亦難批明緣鄂商往往以車輛運貨至中國邊界始換駝數所以在鄂境領照時不能預先開出準數及到邊界惟駝換載時始知需用若干也。曾侯曰此條舊章原有之文似應照舊添寫。布云若定欲開出數目惟有到邊界時由中國官照數開單可也按本國施領事熟悉邊界情形彼深不以此事為然蓋中國官若認真稽查其駝載數目多不相符者儘不准其入境豈不大受賠累乎。曾侯曰若實於鄂商有不便之處我不相強如無妨礙仍請添寫此語。布云我姑且添上再說至下文添出如查係有意開越關卡情節較重者除罰貨入官外仍交鄂官懲辦等語本國勢難應允一則邊界無納稅之處雖無執照者不應罰貨入官二

則聞越關卡之事真與強盜無異豈可以此度罪商乎曾侯曰中國以關越
關卡為重以稅項為輕兩國俱不願有此等事若不幸而有之然則鄂國不
肯從嚴懲辦尚欲保其貨物乎布云此段既指無執照商民而言即不便與
聞越關卡者並論曾侯曰罰貨入官係舊章所載且有照逃人辦理之語若
嫌逃人字面不甚光彩可只添罰貨入官字樣布云商人或遺失執照或未
帶身邊此條間有之事若因此細故遽然罰貨入官本國實難答應且又添
出聞越關卡字樣不知者以為常有之事不然何得盡入章程耶似此啟人
猜疑之文斷難應允曾侯曰若不書聞越關卡字樣原無不可但必須添罰
貨入官一語蓋原約只有照例罰辦一語似屬含糊布云按本國條律無執
照之人自有辦法但不至罰貨入官也曾侯曰請問布大人嘗有因無執照
致罰貨入官之事乎布云從未有之但此事本國斷難應允以其辦法近於
嚴苛請貴爵萬勿再爭徒費唇舌也曾侯曰姑閣下文然後再談此事布云

第三條內該關二字改為中國官並添呈明日期號頭字樣均可照寫至該商有隱匿等語以上加查條二字仍與原文同義(曾侯曰須添此二字方能明白)布云至第三條末尾添出張家口請領憑據由鄂商代出保結一段本國礙難答應(曾侯曰此條舊章所載者今既徑廢舊章另立新章須將一切辦法開出)布云按章程內鄂商遺失執照無論行至何處均准報明中國官請領憑據惟獨張家口有此區別我實不解(曾侯曰張家口無領事須由鄂商代出保結此係中國防弊之法豈可刪去)布云他處無須保結而張家口獨有之乎或無商人在口或有商人不肯具保則不能請領執照乎(曾侯曰原約無廢舊章明文故無須細寫今既有廢棄舊章之條不得不將防弊諸法照舊開出如布大人不願開出須將徑廢舊章之條刪去可也)布云大凡另立新章其舊章無不徑廢者此不言而喻之事也然則若不聲明徑廢舊章中國仍欲引證之乎(曾侯曰中國並不願有兩樣章程惟既定新章須將

從前一切辦法列入其中也。布云如貴爵定欲在張家口一處另設辦法只可於原文准其執此前行之語以下添出鄂商在張家口遺失執照者須在口守候補給新照等語。儻欲照貴爵所開者本國實難答應。曾侯曰按布大人所擬者尚可斟酌。布云第四條該關二字可改為中國官。此條末段移於第五條改為鄂國運貨至嘉峪關照天津一律辦事亦無不可。第六條可以照寫第七條由嘉峪關運貨入內地。照章程第九條辦理等語。可以照寫第八條不得將全貨入官一語可改為方可免其議罰至分別罰辦等語以下添出專指鄂國陸路通商經過處所而言各海口及各省內地不得援以為例之語亦無不可。末尾稅官二字可改為中國官。第九條各口以上可加議定二字。至於稅則以上加各國二字似不相宜。蓋除各國稅則外尚有鄂國稅則。我所謂稅則者係全包括在內。若專提各國稅則反有遺漏也。曾侯曰既全包括在內只書稅則二字亦無不可。布云第十條各國稅則亦只書稅

則可已下文在天津販買復進口土貨等語何也○曾侯曰舊章程分作三條
寫我今合於一條內寫明取周密之意耳○布云如此可以照錄其由嘉峪關
販運土貨回國照天津一律辦理一節可以照寫第十一條嘉峪關字樣刪
去並加在該口三字至於執照內註明沿途不得銷售一節似乎無用蓋章
程內已有此語何必再提○曾侯曰此係舊章所有者若於貴國無妨可以添
上○布云第十二條子稅以上有各國稅則四字只提稅則可也第十五條鄂
商及中國官發給准單等字句均可照寫現在已將約章字句大致說清其
中未說清者我再斟酌一番可也○曾侯曰章程第二條罰貨入官一節布大
人可答應否○布云實難答應○曾侯曰只言從嚴罰辦可乎○布云我再斟酌○
曾侯曰我無可再讓矣○布云償款一事戶部合得金磅一百四十三萬一千六
百六十四元自換約日交頭一起共分六起二年交清○曾侯曰按原約係自
交還伊犁之日起交頭一起此次仍可照辦○布云若俟交還伊犁之日起交頭

一起則不能分作六起矣緣既定每四月交一起則逾二年之期矣曾侯曰
可請布大人斟酌分作幾起俱可布云我可斟酌曾侯曰布大人所言貴國
認出匯費一節不知如何算法布云我所言金磅之數中國須照此數交納
至由上海至英國匯費本國可出之曾侯曰初以為貴國必在金磅總數扣
分匯費若干給還中國今知其不然也布云金磅數內本無匯費譬如在上
海買金磅是一價錢匯至英國另有花費本國所認者即此花費也曾侯曰
向來在上海匯兌金磅其匯費係算在金磅價內今中國既須照此數交納
仍錄中國出其匯費也布云銀行有時不開細帳故不單開匯費若令其細
開即可知其出入也曾侯曰如此仍與原議辦法無異於中國毫無便宜也
布云從前辦法並未提及匯費今戶部既言肯出匯費於中國必有便宜曾
侯曰兩大國辦事當顧大局我於總數並未爭論似此小有利益之處更不
欲再爭也布云我於此事不甚明悉可再問明戶部即可知其分曉言畢而

散

正月初六日曾侯帶繙譯官慶常赴布策公館會晤寒暄畢○布云格大人擬於明日將條約入奏令我將約章內尚未說清之處再向貴爵一商○曾侯曰甚好○布云約內第三條貴爵擬添發給遷民執照一事與第四條議添兩國交收大臣查明鄂民田土等語格大人皆願行文商議不必載入條約○曾侯曰可以行文商議惟第三條內其已入鄂籍之民一段不知已刪去否○布云業已刪去○曾侯曰第四條內應添在貿易圈外居住者照中國人民一體完納稅項一說布大人已添上否○布云業已添上連末尾擬添伊犁遷出之民不在此列一節均已照寫矣○曾侯曰只言居住者意尚未足蓋不居住者並未議及即嫌漏叙○布云請貴爵擬一句話○曾侯曰只言其田土在貿易圈外者一語足矣不必單提居住字樣○布云可以照寫至第七條內貴爵擬添所有各案一語可否改為所有報明中國各案○曾侯曰此語不甚妥當蓋既云

已報者則未報者恐再索取補償也查從前外部單開者共一百另九案可請在約內聲明數目豈不清楚(布)云按貴爵之見若不聲明全數清結恐將來再索補償所見亦是緣本國之意亦願一次全結並無再索補償之意但約內聲明一百另九案似不合宜須另擬一句話(曾侯)曰若聲明所有定約以前各案一語可乎(布)云我即照貴爵意思擬一句妥當話不必提報明字樣事屬妥協(曾侯)曰甚好(布)云第八條內分清哈薩克一語已經添上第九條內照現管界勘定一語亦已照寫第十條內吐魯番非通商口岸設領事等語與第十三條內張家口無領事而設行棧等語均已添上第十五條內修約改爲十年其餘各條兩邊意見相同無可議者(曾侯)曰請外部先將條約清稿送與我看然後再行人奏(布)云可行至通商章程內未說清者爲數無幾即如第二條罰貨入官一事我擬了一段話如無執照商民不由應走關卡行走以避中國邊界官查驗者應扣留送交鄂國邊界官或領事官罰

貨價十分之一入中國官再犯者將貨物全行入官。曾侯曰初犯者可按貨價一半入官否。布云按鄂國之例罰其十分之一已屬加重矣。曾侯曰如此則聲明交鄂官照鄂國例定其應罰之數入中國官何如。布云我所謂本國之例者不過比擬卻無罰辦明文。曾侯曰然則上文一段仍可存留也。布云若貴爵肯用我所擬之文則上文一段不必留矣。蓋上文既言照例懲辦下文另有辦法則不明白矣。且無執照之人本國雖有辦法卻不至罰貨入官。我所以引出不按應走關卡行走一條方有罰貨辦法特為將就貴爵所言也。曾侯曰里發抵亞所定之章程言辦而不言罰。今布大人所改又言罰而不言辦如此我難答應。不如仍留上文只改為從嚴罰辦一語方為圓足。布云總之本國只有一層辦法若照貴爵之意改此一語亦無不可。曾侯曰甚好。布云章程第十一條內我原稿內係由內地販買土貨運往通州張家口嘉峪關等語。今貴爵將嘉峪關三字刪去似仍須添上。曾侯曰第十條內既

有嘉峪關販運土貨回國照天津一律辦理之文足以包括矣(布)云章程內既無由內地販買土貨運往嘉峪關回國明文亦無照總例納子稅條款將來中國官恐有阻難販運情事(曾侯)曰嘉峪關既照天津辦理豈有阻難情事(布)云章程內亦無由內地販買土貨運往天津照總例納子稅明文嘉峪關何得援照乎(曾侯)曰天津係照各國總例辦理若欲鈔錄總例想布大人必厭其煩瑣至由內地販貨運至天津交納子稅一節係屬中國好處我豈不願添寫但善章與里發抵亞章程全無此語我恐添之反嫌挂一漏萬不如不添之為妙也(布)云章程第七條內既聲明由鄂國運貨至嘉峪關運往內地者應照天津一律辦理則第十條內應亦聲明在內地販買土貨運往嘉峪關豈不遙遙相對(曾侯)曰如布大人有不放心處可以聲明但既有天津之例似可不必聲明也(布)云我只添由內地販買土貨一語足矣現在約章全然說清只候繕寫而已(曾侯)曰可請布大人先將約章清稿送與我看

然後再行入奏(布)云可以現在所餘者只有債款專條與卡倫單而已前日
貴爵所言償款匯費之事我未料到當再向戶部詢問(曾侯)曰此係小節我
不爭矣惟卡倫單內可請布大人斟酌核減並由尼布楚行走之路雖現在
難以說定須聲明俟將來再行商定(布)云甚好我可將卡倫單細查一番可
減者必減至尼布楚入邊時應走何卡須在單上註明言畢而散

正月初七日布策來館曾侯帶繙譯官慶常接見寒暄畢(布)云今日特將擬
妥條約稿本一分送與貴爵查閱(曾侯)曰布大人已將添改之處一一登錄
否(布)云均已照錄(曾侯)曰第十五條內有廢棄同治八年章程一語不知布
大人已刪去否(布)云我已寫在約稿之內矣(曾侯)曰如中國所請商改各條
貴國全行應允則可添入此語無如貴國未盡允許則此語礙難登錄(布)云
中國所請商改者本國已儘數答應矣至現在既立新章則舊章自應作廢
故特欲聲明也(曾侯)曰布大人所言誠然有理但里發抵亞約內所無者孰

難添出也。布云里發抵亞約業已更動甚多貴爵添改者本國無不允許今本國只添出廢舊章語貴爵竟不肯允諾乎。曾德曰我所請添改者布大人業已答應所以貴國欲添此語在我本難再為力爭然此事係我私求布大人非我

國家有分付也。現在既立新章無論聲明舊章作廢與否中國必不願有兩樣章程亦無引證舊章之意惟聲明作廢之語甚與本爵不便。僕日後遇有礙難之處我國必有以廢舊章為非者必有謂舊章若不作廢仍可引用者如布大人肯將此語刪去則厚幸矣。布云立新章廢舊章本照例之事我若請格大人刪去此語彼必謂其中另有意見勢難入奏。曾德曰並無他意不過因原約無此語礙難增添。僕格大人不肯答應我亦不好強求但我之私衷仍願布大人為我圓轉。布云約內既言鄂國陸路通商應照此約所附章程辦理則不得別有章程雖不聲明舊章作廢之語仍與作廢無異也。曾侯

曰可請布大人見格大人代為婉言布云我可向格大人一商曾侯曰永布大人美意布云通商章程字句尚有未安處俟擬妥後即送貴爵查閱言畢而散

正月初九日曾侯帶了繙譯官慶常前赴布策公館會晤寒暄已畢曾侯曰日前請布大人向格大人說明將約內第十五條中之廢棄舊章一語徑行刪去不知布大人已提過否現鈔漢文約稿留此一語尚未添寫而今日却係禮拜一日格爾斯奏外部事期所以今早特來一問布云我昨日到外部未得見格大人今日當再前往曾侯曰約內只言照新章辦理並未提及舊章則將來開辦總以新章為主無需聲明舊章作廢之語且原約內並無此條而舊章係

國家所定我豈能擅言廢棄也布云此語誠原約所無者然雖未聲明廢棄舊章仍與廢棄無異我所欲聲明者不過着實而已惟貴爵既有疑難之處

我今日到外部時須將聲明與否同一廢棄之意向格大人委婉言之俟有回信趕緊通知貴爵可也。曾侯曰甚好我預先道謝了。布云昨晚將法文章程底稿已封送貴爵公館矣。曾侯曰章程大致均已擬妥惟第三條內布大人將尼布楚刪去改添喇嘛廟似不妥當當請更正。布云中國既允開尼布楚至張家口之路鄂商必須經過喇嘛廟行走既係必由之路何妨開出豈不清楚至刪去尼布楚字樣毫無他意不過因科布多過歸化城之路起首之處並未指明鄂國邊界地名所以擬將尼布楚地名亦不提出只言由鄂國邊界過科布多歸化城至張家口云云及經過喇嘛廟至張家口云云豈不遙遙相對乎。曾侯曰中國允添尼布楚至張家口之路自應開出尼布楚地名至沿遠行走可聽鄂商自便不必指明喇嘛廟於鄂商反嫌預為限制在我則為於前約外添一地名兩有不便莫若仍照原稿不必更張也。布云中國既允開此路必准鄂商由該處經過但須寫明較為清楚。曾侯曰若果

條必由之路中國並不攔阻行走但我難以添出致貴國本有之利益反似
另讓貴國好處也○布云貴爵之意我已領會可以仍照原稿繕寫也○曾侯曰
現將約章文譯漢文約內只有第十五條廢棄舊章之語尚須俟布大人回
音○布云我必趕緊作復○曾侯曰俟將漢文擬妥再錄送布大人查閱布大人
閱看後即可勝寫約章矣○布云甚好我現在當擬鄂文惟鄂文字句中須與
法文語氣相合所以法文內或有改換字樣之處然不至改動文義漢文無
需更改也惟請貴爵錄送一分以便孟繡譯官校對鄂文然將來為憑者仍
係法文也○曾侯曰布大人不管漢文我亦不管鄂文只將法文擬定妥協將
來可以為憑如布大人欲稍順文理改換一二字須向我先行面商但總不
得改動文義也至於校對文字一節我先已留心於此不致使漢文與法文
或有出入而漢文字句我必悉心斟酌然後成稿也○布云如果法文內改換
字樣以與鄂文相就之處我必向貴爵言之○曾侯曰甚好請問布大人寫約

章時仍由外部預備紙張否布云然曾侯曰尚有前銜須請布大人開出以便譯漢布云我必開出曾侯曰甚好布云我細閱約內第十三條內載鄂國應設領事官處及張家口准鄂民建造鋪房行棧等語查原約所載七處係全應設立領事官者則此條所載應設領事官處一語足以包括在內然此次議定者只有嘉峪關吐魯番兩處設立領事其餘五處俟商務興旺再議添設然則亦可算應設領事之處乎如算應設之處則准鄂商有鋪房也曾侯曰已准設領事之處方准鄂商建造鋪房行棧布云鄂商在各處往來貿易不知可准在以上五處租賃住房否曾侯曰若租房暫時居住則可若建造房屋設立行棧則不准行布云鄂商只要准租住房而已各該處貿易無幾不值開設行棧可請貴爵放心布云從前科布多地方直不准鄂商租房居住我深不放心曾侯曰從前不准或者有之將來既添開科布多歸化城之路鄂商即可暢行也言畢而散

正月十一日布策來館曾侯帶繙譯官慶常接見寒暄畢(布)云今日將償款專條法文底稿送閱按上次貴爵所言者係俟交收伊犁時交納第一次今格大人仍願自換約後四箇月交納第一次以後每四箇月交納一次共分六次二年歸完甚為清楚想貴爵必肯依議也(曾)侯曰中國既因收回伊犁而出此款則第一次自應交收伊犁時交納庶幾名實相符(布)云自畫押之日至換約之日既有六箇月限期又自換約後推展四箇月始交第一次償款則前催已有十箇月工夫矣如中國能趕緊辦理接收伊犁事宜則第一次交納之期或在交收之後仍與貴爵所言交收伊犁時交納者無甚出入也第交收日期難以預定所以擬自換約後每四箇月交納一次庶有准期(曾)侯曰如俟交收伊犁時交第一次以後或按每三箇月交納一次亦無不可而二年限期亦可符合(布)云此係本國所擬辦法如貴爵不以為然可請向格大人面言之(曾)侯曰且俟譯出漢文再行斟酌(布)云償款匯費之事已

向戶部詢明按所核金磅總數係中國淨交之款其由中國至倫敦匯費本國已允出之不必由中國付給將來由倫敦銀號在總數內扣除匯費則本國所得者不足此數也○曾侯曰如此則與上海交納無異第不知上海應交何人收領○布云名為在倫敦交納而本國既出匯費實與上海交納無異將來當令倫敦銀號在上海指定某號代其收領可也○曾侯曰貴國既與中國一好處但不知究竟中國所省匯費若干○布云按匯費每百圓抽費二元共抽匯費合盧布二十八萬元此本國少得之數而中國所省者也○曾侯曰此係貴國好意中國深為感謝○布云約內第二十條所載換約以六箇月為期之語以上應添自畫押之日起一語則周密矣○曾侯曰可以添上我在約章內亦看出數處須添改字句者本擬赴尊處一商恰好布大人枉過我即說出一商○布云係在何條可請指出○曾侯曰約內第四條內載三層第一層係鄂國人在伊犁地方置有田地者交收伊犁後仍准照舊管業第二層其田

地在咸豐九年伊犁通商章程所定貿易圈外者應照中國民人一體完納
稅餉第三層伊犁居民入鄂國籍者不得援此條之例在漢文第三層尚屬
明白特恐法文只言此條之例不與入鄂籍之民相干一語將來致有流弊
蓋照舊管業一層是中國與鄂民好處至一體完納稅餉一層是鄂民應出
之款儘不預先說清恐入鄂籍之人以為此條與之無干將來亦照鄂民管
業而反籍口不納稅餉豈非中國待新入鄂籍之民寬厚而待鄂國之人反
薄乎是以請布大人將三層之文再加詳細方為周妥^布云我已細譯法文
第四條最為明白而第三句不得援此條之例一語係專指上文照舊管業
而言並非含混之處何必再加詳細且此條係指交還伊犁之時而言則遷
入鄂籍之民不得照舊管業一語亦為交收伊犁之時而設也^會倭曰我甚
明此理蓋交收以前出境者中國官無從稽查其交收以後遷出者則須明
定章程查第三條係專論入鄂籍之民而其中並無應棄田地之語本欲請

添此語於其間惟恐貴國以第三條乃係貴國大皇帝代遺民所請之好處
 或以遺棄田土字樣似有限制之意本爵所以請布大人在第四條切實言
 之也**布**云第七條內既有因入鄂籍而棄田地之語其意足矣我已回明格
 大人約章擬妥矣如再欲更張不知有無了期也**曾**曰兩國商定約章不
 厭反覆推論期于妥協而已布大人事無鉅細必向我辯論原已各盡已職
 我不惟從無一言見怪且極佩服我有所見事無大小亦向布大人剴切敷
 陳係我職分應為者諒布大人亦不怪我庶得以心相度而能和平商議且
 今日與布大人所言添改之處係未了斟酌出來者此外別無他處也**布**云
 貴爵所論甚屬有理我無不體諒者惟約章現已謄錄不日即當入奏俟貴
 爵定欲更改可請貴爵向格大人言之**曾**曰如布大人不允更改我不勉
 強只請將第四條末句移於首句之下第二句添鄂國人三字移寫於後如
 此一轉移間既不更動原文復將此事提清豈非兩全**布**云挪動一句話雖

無關繫然必須重鈔一次豈不費事若三日前貴爵向我商量雖添改稍多亦不難允現在只有格大人可以作主也(曾侯)曰通商章程第二條張家口三字本應改寫天津因先未理會所以遺漏未改且別條內嘉峪關與天津並提而不與張家口並論可請布大人更正與鄂商毫無出入也(布)云可以更正但將來鄂商運貨至張家口銷售想中國官不致阻難也(曾侯)曰別條內已有在口銷售明文豈有阻難之理(布)云不錯(曾侯)曰章程第四條內擬添鄂國二字第五條內添由鄂國三字不過欲使文理清楚(布)云均可添上(曾侯)曰章程第十一條按法文係鄂商由嘉峪關販運該處所買土貨及在內地所買土貨回國者云云按漢文內似須加運往該處四字方為周妥(布)云我可記上(曾侯)曰條約第十二條並准鄂民以各種貨物抵帳一語我已向布大人辯論多次迄未添出彼此情願之語今只添兩國人民一語似有一往一來之意(布)云從前中國官屢次攔阻鄂商不准以貨抵帳諸多不便

故在約內聲明至添出兩國人民似可不必蓋獲此交易從無相強之理不
過使中國官不禁其抵帳也(曾侯)曰今日我往外部方纔布大人不肯挪動
第四條推到格大人身上然則似此小事尚須向格大人面商乎(布)笑云貴
爵有求我無不應此事亦可答應但約章自今日改妥後彼此均不更張只
候繕寫而已(曾侯)曰布大人一番美意我深欣感不至再請改動矣(布)云一
二日可請貴爵將漢文約章底稿與我一分交孟緒譯校對鄂文(曾侯)曰一
二日可送去(布)云格大人與我之官銜照舊繕寫只請貴爵將官銜開出可
也言畢而散

同日曾侯帶繙譯官慶常赴外部與尚書格爾斯會晤寒暄畢(格)云昨聞布
大人言及約章底稿已與貴爵擬妥矣(曾侯)曰今日一點鐘時布大人曾到
本爵處又將約章字句斟酌一番始將底稿擬定(格)云現在兩國意見相同
不日即可定約一洗從前不和之事甚為可喜近接凱大人電信據稱中國

實有和好之意一切事件均可商辦云云曾侯曰兩國和平商辦均有裨益
格云惟凱大人電信所言中國相讓之處仍未見貴爵一一放鬆曾侯曰要
緊諸端均由中國作主答應我不過欲將約章字句悉心斟酌務臻妥協而
已未嘗有妨貴國權利現在約章業已擬妥只有債款專條尙未說明查布
大人所振者係自換約後每四個月交納一次我所擬者係自交收伊犁時
交頭一起以後或每三個月交納一次亦無不可而亦無出入不過欲使納
款與交絕並舉而行則名實相符耳格云自畫押至換約既有六個月期限
又自換約後推展四個月始交頭一次則前後已十個月之久中國能作速
辦理則接收伊犁當在交款以前此事惟在中國自己調度而已曾侯曰交
納債款次序本屬小節今大局已定似可不必計較我與布大人容易商議
格大人不必掛心格云定約後外部派員前往伊犁裏辦交收事宜以期妥
速藏事彼此均有利益曾侯曰現在法文約章底稿已譚成漢文不日即送

布大人查閱(程)云我亦願作速定約言畢而散

正月十二日曾侯帶繕譯官慶常赴布策公館會晤(曾侯)曰今日特

將條約章程漢文底稿各一分送與布大人查閱(布)云甚好(曾侯)曰償款次

序本擬向布大人另商辦法因思兩大國辦事不宜在財錢上計較刻下大

局已定似此小事不宜再有辯論是以照依布大人所擬專條譯成漢文一

併送閱現在只剩卡倫單而已(布)云一二日內即將卡倫單送去明日即令

孟繡譯官校對鄂文漢文請問約內第四條漢文如何寫法(曾侯)曰係照昨

日同布大人面訂者即如第三句移於首句之下第二句添鄂國人三字移

寫在後(布)云我欲聲明係交收伊犁時入鄂籍之民一語似屬清楚(曾侯)曰

自然係專指交收伊犁之時似無庸再為聲明(布)云然(曾侯)曰漢文字句我

已斟酌妥當與法文相符惟字句中有委婉者不過使閱者一目了然於文

義毫無出入(布)云可請貴爵將法文約章底稿留下我將字句照添妥當送

與貴爵曾侯曰法文內想布大人不再添改矣(布)云無添改之處曾侯曰將來約內前街次序如何寫法聞上次漢文內中國開列在前鄂文內鄂國開列在前法文內兩國輪流一前一後不知果如此否(布)云實係如此現在仍可照式繕寫先備畫押約本兩分再備批准約本兩分共須四分(曾侯)曰自應照舊辦理言畢而散

正月十四日布策偕孟第來館曾侯帶參贊邵繙譯官慶常接見寒暄畢(布)云前者貴爵面交條約章程漢文底稿均已校對相符矣曾侯曰甚好(布)云惟條約第四條其伊犁居民以下請添交收伊犁之時一語方為切實若不添出此語恐人誤會以為凡伊犁居民無論何時入鄂籍者一概不准援此條之例也(曾侯)曰上次布大人向我提及此節我答以實係交收伊犁之時入鄂籍之民不必再加詳細今布大人仍不放心定欲添出此語我可照寫(布)云條約第十三條末段張家口無領事而准鄂民建造鋪房行棧他處不

得援以為例一語可否聲明除第十條所載料布多烏里雅蘇台烏魯木齊哈密古城各處外他處不得援以為例(曾侯)曰張家口准設行棧已屬格外通融辦理若再添出他處實難相讓(布)云外部有人言他處不得援以為例一語似不妥當我答以貴爵係為防他國在內地援照起見所謂他處者專指內地而言也(曾侯)曰他處二字非專指內地而言(布)云莫非連天山兩路及蒙古地方亦在內乎(曾侯)曰總之除張家口外無論何處不得援照(布)云貴爵初欲添寫此段之時言明係為防他國在內地援照現在何不寫明內地字樣較為清楚(曾侯)曰布大人欲添出五處地方我難應允(布)云里發抵亞條約第十條所載七處均允添設領事則第十三條應設領事官各處一語全賅在內此次所議條約第十條只允嘉峪關吐魯番兩處設立領事其餘五處將來再議添設在本國之意仍以第十三條應設領事官各處一語全賅各處在內(曾侯)曰我看漢文應字專指嘉峪關吐魯番而言並不賅他

處在內布云起初貴爵請添不得援以為例一語我未介意今與貴爵細論此事始知貴爵欲將五處除去不准援張家口之例也曾侯曰我與布大人同手辦事務求實際如貴國要一好處亦當知貴國能得實惠始肯應允否則徒張聲勢毫無利益也前次向布大人提及第十條應設領事官各處一句若用已設字恐貴國不肯答應故用應設字似覺難再加重且布大人亦謂鄂商並不設立行棧何必定欲寫明徒張聲勢致啟他人議論乎布云鄂商誠不建造行棧一則該處商務無多二則鄂商赴該處貿易者資本不大無力出此鉅款不過欲在烏里雅蘇台科布多租買住房開設小鋪而已不料貴爵不肯應允也曾侯曰若添內地二字原無不可即科布多無房堆貨不便於商將來中國亦不難設法通融惟第十條所稱其餘五處既未添設領事將來鄂商如欲建造鋪房行棧仍不免有阻難情事我當預為言明以便貴國有所依據此正為鄂商計也布云此條要領意見已屬不合至添寫

內地二字與否似屬小節此事須告知格大人乃能定出五處我亦惟有發電請示而已(布)云我初時以為強則以上五處更不待言矣似此小節貴爵何必力爭(而)初次與外部照會內開大端即有領事一節而設立行今張家口准設行棧已屬格外相讓矣(布)云可惜貴爵處不在應設領事官各處之列使本國得以早為辨論欲與鄂商以存貨之地惟有聲明該五處未經添設領一二處租房存貨由駐京大臣同總理衙門商議酌定舊約准行者何必商議我所請者建造房屋之事也(邵)無租房之例(布)云按各國總例無論何處皆准租賃房(口)租房存貨之事經布大人屢請中國始行答應如有(國)屢次爭之乎(布)云條約章程內肅州之嘉峪關字樣

可乎曾侯曰意思不甚相差可以改寫邵云現在約章專條均已擬妥矣布云只有第十三條尚未說明曾侯曰布大人原請添內地二字我可添上布云貴爵恐鄂商建造行棧大房似屬過慮其實鄂商只要租買房屋存貨居住而已且鄂商租房亦較買房合算但有時不能租賃亦當准其置買或修理房屋不必攔阻也邵云中國既准貿易將來商務興旺亦可抽稅豈有不准鄂商居住之理曾侯曰如按布大人所言不建行棧只租買小房居住想可以行此次邵大人進京我屬其向總理衙門言之但鄂商不得設立行棧也布云鄂商只願租房或買房居住必定不設行棧今貴爵與邵大人俱言可以租買住房我即以此言為憑不在約內聲明可也曾侯曰現在條約章程俱已妥協矣布云無再更改矣言畢而散

正月十七日曾侯帶繙譯官慶常赴外部與布策會晤寒暄畢曾侯曰即日繕約章應將前後次序先向布大人詢明如以條約在先專條附之章程在

後卡倫單附之似有條理但不知布大人意見如何(布)云按上次辦法首列條約次列章程並卡倫單然後再列專條此次仍可照辦(曾侯)曰請問布大人已將卡倫單擬妥否(布)云貴爵於前次會晤時欲請刪減數處第邊界情形我不熟悉何者可減何者可留豈可率行定奪應請貴爵將刪減之處指示於我(曾侯)曰以本爵所奉分付而論本欲自治爾格台至金吉利克七處卡倫一併請裁第以貴國不肯聯州七處是以請布大人酌量減裁以期兩便(布)云昨日我同施領事商量許久該領事情形雖熟亦難知其詳細不如將來察看情形再行商改較為妥善(曾侯)曰如布大人以為現在不便核減我豈能勉強然據我看來儘可查閱地圖將卡倫所密之處逐段刪減並未難事(布)云卡倫單內既有將來察看情形裁減更易之語仍須屆時再行商議儘欲現在即行刪減我實難答應也(曾侯)曰既然如此我不相強只請布大人將卡倫單送與我看可也(布)云除刪去莫薩爾特山口之外其餘仍舊

照寫曾侯曰從前布大人以左中堂進京一事相問比時我毫無所聞故未明白答復現在接閱邸抄始知左中堂係照例進京

陸見並聞其在陝西過年西曆三月可抵京師(布)云外部接到凱大人電信係言各國駐京大臣同總理衙門商定各國領事官與中國官員往來之禮比時已向貴爵言之昨日外部接到凱大人公文始知此事一切情形也(曾)侯曰如各國商定此事則各領事同歸一律貴國無須載入條約也(布)云我意正是如此(曾)侯曰可請布大人將約本紙張式樣先與我看畫出格式以便繕寫漢文(布)入旁室取出紙樣遞與曾侯云此即是畫押約本紙樣可請貴爵帶去(曾)侯曰此外尚有批准約本紙張亦由外部預備否(布)云係用皮紙外部自當預備(曾)侯曰畫押約本係書三國文字想批准本內亦當如是也(布)云不然中國批准之本應書漢文法文鄂國批准之本應書鄂文法文兩國各於本國文內批准以法文為證按上次辦法正如此也(曾)侯曰聞上

次所備批准約本均有漢文在內何不照舊辦理(布)云實係繕寫鄂文法文並無漢文在內只有中國批准本內有漢文一分貴爵所謂均有漢文者係上次貴衙門多鈔一分(曾)侯曰我且先繕兩分再作道理(布)云我所說辦法不至有錯(曾)侯曰俟布大人送紙後尚須一禮拜之久始能繕竣(布)云明日可將畫押約本紙張先行送去至批准之本係用皮紙稍緩送去(曾)侯曰請布大人多送數張如有筆誤方能更換(布)云可以多送言畢而散

正月十八日曾侯帶繙譯官慶常赴外部與尚書格爾期會晤(格)云現在一切事件俱臻妥協矣(曾)侯曰昨日本爵與布大人會晤言及諸事妥當只候外部將繕約紙張送與本爵即可繕寫想此刻外部當已將畫押約本紙張送去矣(格)云兩國邊界縣長有事則彼此喫虧相安則兩國獲益所關實非淺鮮(曾)侯曰貴國大皇帝軫念兩國百姓不忍遽傷和好而格大人辦事平和善權利害所以商議成功也(格)云各國一聞商定之信皆以為非

望之事而英國新聞紙議論甚多大抵以中鄂和平定議不利於英或謂鄂國無所忌慮於東方必致生心於西土或謂中國邊界平定將欲爭英國之權利所以為英國深慮也曾侯曰從前中國所請貴國查辦之案有未經議結者俟定約後兩國和好益昭顯著再請外部設法清理想大事既然辦妥餘事不難商辦格云從前案件或有未結者我不甚記憶須俟定約大事辦完然後再行和平商辦曾侯曰除無關緊要者不計外共有人命各案十二起俟定約後再行文知照可也格云將來接到貴爵公文可以查辦曾侯曰本處現在繕寫漢文想外部亦必鈔寫洋文但不知何時可以畫押格云我當催寫洋文禮拜日想可繕竣一俟漢文洋文齊備即當入奏請旨授以全權以便畫押曾侯曰俟三國文字齊備可請格大人作速奏明定約畫押以安兩國之心格云禮拜六日我當預先請旨以期安速肅事言畢而散

正月二十五日曾侯帶同繕譯官慶常塔克什訥前往外部與尚書格爾斯

會晤布策梅尼潤甫在座寒暄畢格云昨有本國官由中國回來路經伊犁及七河省地方見兩國邊界官甚是和睦想以後邊界上事必有起色曾侯曰兩國邊界如此縣長本難保其全無零星事故即一國之各省交界地方尚且時常出有案件致生爭論惟賴兩國邊界官和睦乃可化大事為小事化有事為無事耳格云然曾侯曰漢文約章已經繕妥送來格云法文尚未寫齊緣錯落過多屢次換款是以稍遲曾侯曰我所帶寫字兩人現皆抱病不能繕寫故約章內有我親手所寫者數葉格云我最不善寫字即如奏事時有時自寫奏摺真是難看曾侯曰我亦不能寫楷書但既無人寫不得不自繕耳請問布大人何日可以畫押格云我已受了全權字據一俟約章繕竣即可畫押矣曾侯曰畫押後擬派邵大人帶約進京查有一法國公司輪船係於貴國本月二十日由馬賽開行如在禮拜六日或至遲在禮拜日可以畫押則此船僅可趕上若再遲時日則須搭坐下次之公司船矣格云我

深願作速辦理現在可請梅大人到文案處詢問何日繕竣梅即出布云我昨日向文案處問過據云今日晚間可以趕完若如此明日即可畫押曾侯曰我非欲催外部趕快繕竣不過將邵大人行程情形說明畫押遲一二日動身即須遲兩禮拜而互換六箇月之期止有五箇半月矣梅回入廳中向格云明日早晨可以趕竣格云甚好可定明日午後四點鐘畫押曾侯曰我可屆時前來惟布大人尚未將鄂文送與我看雖云以法文為證漢文法文業已查閱相符然既有三國文字校對無訛之語應請將鄂文送我一閱乃為言行相符格笑而向布布有慚色良久布乃云今日晚間可以送去然我同外部官四員業將鄂文法文校對無訛矣格云貴爵辦事謹慎我甚佩服曾侯曰正當如此格云今年本國七月初間我隨本國大皇帝前赴黑海所有換約事宜務請中國作速辦理以免臨時多費周折此事請貴爵報明中國曾侯曰我可以報明作速辦理言畢而散

中俄交涉記卷四

和約

大清國大皇帝大鄂國大皇帝願將兩國邊界及通商等事於兩國有益者商定妥協以固和好是以特派全權大臣會同商定

大清國欽差大臣出使鄂國全權大臣一等毅勇侯大理寺少卿曾大鄂國欽差參政大臣署理總管外部大臣薩那特爾部堂格參議大臣出使中國全權大臣布兩國全權大臣各將所奉全權

諭旨互相校閱後議定條約如左紀澤於光緒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接奉欽次別無諭旨可以校閱但具一牘告之外外部不肯認云將來能補
遞國書一分則此次可先認全權云云紀澤答以定約後即須將全權大臣字樣繳銷不能補遞國書也

第一條

大鄂國大皇帝允將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即同治十年鄂兵代收伊犁地方

交還

大清國管屬其伊犁西邊按照此約第七條所定界址應歸鄂國管屬崇慶使原
約收回伊犁之地廣二百餘里長六百里紀澤添
索伊犁南境要隘各地廣二百餘里長四百里

第二條

大清國大皇帝允降

諭旨將伊犁擾亂時及平靖後該處居民所為不是無分民教均免究治免
追財產中國官員於交收伊犁以前遵照

大清國大皇帝恩旨出示曉諭伊犁居民

第三條

伊犁居民或願仍居原處為中國民或願遷居鄂國入鄂國籍者均聽其便
應於交收伊犁以前詢明其願遷居鄂國者自交收伊犁之日起予一年限
期遷居攜帶財物中國官並不攔阻應於交收伊犁以前詢明舒下楚澤欲
添由鄂官發給執照一語格爾斯布策

堅不肯添云條交收伊犁時瑣事可歸身議辦理○處約並不備阻以下有
其已入鄂國籍之人將來至中國地方貿易游歷等事凡有所礙條約許與
鄂民利益之處亦准一體均沾數語紀軍力第十條次條所載之人暗中不許
尤中鄂既已和好鄂苗屬邊界官所前此在伊犁作亂之人暗中不許
入華境却不必為入條約紀澤亦云第二條既有恩旨赦免伊犁居民一
等豈有入鄂籍者反行追究之理除元惡惡黨外其餘赦免伊犁居民中
國自可照鄂民一律看待不問其是否曾居伊犁然亦不必寫入條約云云
查鄂民入境者是否曾居伊犁本難查考似宜由總署咨邊界大臣備固不
可弛政亦不宜苛也

第四條

鄂國人在伊犁地方置有田地者交收伊犁後仍准照舊營業其伊犁居民
交收伊犁之時入鄂國籍者不得援此條之例鄂國人田地咸豐元年伊
犁通商章程第十三條所定貿易圍以外者應照中國人民一體完納稅餉
原約但稱鄂國人不分新舊大有流弊伊犁居民遷入鄂籍乃
得管伊犁之田地是不安也此數語于將寫約時百爭添之

第五條

兩國特派大臣一面交還伊犁一面向接收伊犁並遵照約內關繫交收各事

宜在伊犁城會齊辦理施行該大臣遵照督辦交收伊犁事宜之陝甘總督與圖爾克斯坦總督商定次序開辦陝甘總督奉到

大清國大皇帝批准條約將通行之事派委委員前往塔什干城知照圖爾克斯坦總督自該員到塔什干城之日起於三箇月內應將交收伊犁之事辦竣能於先期辦竣亦可

第六條

大清國大皇帝允將大鄂國自同治十年代收代守伊犁所需兵費并所有前此在中國境內被搶受虧鄂商及被害鄂民家屬各案補卹之款共銀虛布九百萬圓歸還鄂國自換約之日起按照此約所附專條內載辦法次序二年歸完

添所有前此及各案字則一百九案可作為全結漢文似不鄭重法文則甚切實

第七條

伊犁西邊地方應歸鄂國管屬以便因入鄂籍而棄田地之民在彼安置中

國伊犁地方與鄂國地方交界自別珍島山順霍爾果斯河至該河入伊犁河匯流處再過伊犁河往南至烏宗島山廓里札特村東邊自此處往南順同治三年塔城界約所定舊界添因入鄂籍而棄田地八字以與第四條相應

第八條

同治三年塔城界約所定齊桑湖池東之界查有不妥之處應由兩國特派大臣會同勘改以歸妥協并將兩國所屬之哈薩克分別清楚至分界辦法應自奎峒山過黑伊爾特什河至薩烏爾嶺畫一直線由分界大臣就此直線與舊界之間酌定新界

第九條

以上第七第八兩條所定兩國交界地方及從前未立界牌之交界各處應由兩國特派大員安設界牌該大員等會齊地方時日由兩國商議酌定鄂國所屬之費爾干省與中國喀什噶爾西邊交界地方亦由兩國特派大員

前往查勘照兩國現管之界勘定安設界牌以上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有
勘明開正通達和平之大
員細意履勘乃能安叶處分界之事最為緊要似宜由

第十條

鄂國照舊約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庫倫設立領事官外亦准在肅
州即嘉及吐魯番兩城設立領事其餘如科布多烏里雅蘇台哈密烏魯木
齊古城五處俟商務稍興旺始由兩國陸續商議添設鄂國在肅州即嘉及
吐魯番所設領事官於附近各處地方關繫鄂民事件均有前往辦理之責
按照一千八百六十年即咸豐十年北京條約第五第六兩條應給予可蓋
房屋收放牲畜設立墳塋等地嘉峪關及吐魯番亦一律照辦領事官公署
未經起蓋之先地方官幫同租覓暫住房屋鄂國領事官在蒙古地方及天
山南北兩路往來行路寄發信函按照天津條約第十一條北京條約第十
二條可由台站行走鄂國領事官以此事相託中國官即妥為照料吐魯番

華通商口岸而設立領事官各海口及十八省東三省內地不得援以為例
領事官或應在肅州或應在嘉峪關紀澤不設
總斷故約章中均寫肅州而註云即嘉峪關

第十一條

鄂國領事官駐中國遇有公事按事體之關係案件之緊要及應如何作速
辦理之處或與本城地方官或與地方大憲往來均用公文彼此往來會晤
均以友邦官員之禮相待兩國國民人在中國貿易等事致生事端應由領事
官地方官公同查辦如因貿易事務致起爭端聽其自行擇人從中調處如
不能調處完結再由兩國官員會同查辦兩國國民人為預定貨物運載貨物
租賃鋪房等事所立字據可以呈報領事官及地方官處應與畫押蓋印為
憑遇有不按字據辦理情形領事官及地方官設法務令依照字據辦理

第十二條

鄂國人民准在中國蒙古地方貿易照舊不納稅其蒙古各處及各盟設官

與未設官之處均准貿易亦照舊不納稅並准鄂民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烏魯木齊及關外之天山南北兩路各城貿易暫不納稅俟將來商務興旺由兩國議定稅則即將免稅之例廢棄以上所載中國各處准鄂民出入販運各國貨物其買賣貨物或用現錢或以貨相易俱可並准鄂民以各種貨物抵帳

第十三條

鄂國應設領事官各處及張家口准鄂民建造鋪房行棧或在自置地方或照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即咸豐九年所定伊犁塔爾巴哈台通商章程第十三條辦法由地方官給地蓋房亦可張家口無領事而准鄂民建造鋪房行棧他處內地不得援以為例崇約添設領事者七處所謂應設領事各處嘉兩處則除張家口外可添造鋪房行棧者自僅嘉吐兩處格爾斯布爾津亦設包科烏吐烏古哈六處而言總澤力持不尤而欲將應設改為已設鄂亦不尤最後彼此相讓布云鄂商無大資本斷不處設添行棧總澤云張家口未允行棧時鄂商租房存貨亦甚方便將來如嫌科布多烏魯木齊路遠

無存費之地不便於商仍可與總理衙門商酌設法以便商云云
料布多為魯木齊祇要不明言設本行棧似宜通融而寬待之

第十四條

鄂商自鄂國販貨由陸路運入中國內地者可照舊經過張家口通州前赴天津或由天津運往別口及中國內地並准在以上各處銷售鄂商在以上各城各口及內地置買貨物運送回國者亦由此路行走並准鄂商前往肅州即嘉峪關貿易貨物並關而止應得利益照天津一律辦理

第十五條

鄂國人民在中國內地及關外地方陸路通商應照此約所附章程辦理此約所載通商各條及所附陸路通商章程自換約之日起于十年後可以商議酌改如十年限滿前六箇月未請商改應仍照行十年鄂國人民在中國沿海通商應照各國總例辦理如將來總理有應商改之處由兩國商議酌定

第十六條

將來鄂國陸路通商興旺如出入中國貨物必須另定稅則較現在稅則更為合宜者應由兩國商定凡進口出口之稅均業值百抽五之例定擬如未定稅則以前應將現照上等茶納稅之各種下等茶出口之稅先行分別酌減至各種茶稅應由中國總理衙門會同鄂國駐京大臣自換約後一年後會商酌定

第十七條

一千八百六十年即咸豐十年在北京所定條約第十條至今講解各異應將此條聲明其所載追還牲畜之意作為凡有牲畜被人偷盜請取一經獲犯應將牲畜追還如無原物作價向該犯追償倘該犯無力賠還地方官不能代賠兩國邊界官應各按本國之例將盜取牲畜之犯嚴行究治并設法將自行越界及盜取之牲畜追還其自行越界及被盜之牲畜蹤迹可以示

知邊界兵并附近鄉長

第十八條

按照一千八百五十八年正月十六日即咸豐八年在愛琿所定條約應准兩國民人在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河行船并與沿江一帶地方居民貿易現在復為申明至如何照辦之處應由兩國再行商定

布擬法文專引鄂民在松花江行船紀澤

力爭仍引兩國人民在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河行船庶不至為鄂增一註脚

第十九條

兩國從前所定條約未經此約更改之款應仍舊照行

第二十條

此約奉兩國

御筆批准後各將條約通行曉諭各處地方遵照將來換約應在森比得堡自畫押之日起以六箇月為期兩國全權大臣議定此約備漢文鄂文法文

約本兩國畫押蓋印為憑三國文字校對無訛遇有講論以法文為證
 畫押時面託紀澤曰約中雖云六月間前往黑海行宮我輩均須隨扈如中國
 皇將于鄂之七月中國六月之間趕到實所深願云云紀澤尤為暗達總理
 准之約能于中國五月六月之間趕到實所深願云云紀澤尤為暗達總理
 門聽候裁奪又紀澤亦係全副精神酌法文至漢文則祇對法文而譯
 耳之

專條

按照中鄂兩國全權大臣現在所定條約第六條所載中國將鄂兵代收代守伊犁兵費及鄂民各案補卹之款共銀盧布九百萬圓歸還鄂國自換約之日起二年歸完兩國全權大臣議將此款交納次序辦法商定如左

以上銀盧布九百萬圓合英金磅一百四十三萬一千六百六十四圓另二希令均作六次除兌至倫敦匯費毋庸由中國付給外案每次中國淨交英金磅二十三萬八千六百一十圓另十三希令八本土付與倫敦城內布拉得別林格銀號收領作為每四箇月交納一次第一次自換約後四箇月交納末一次在換約後二年期滿交納此專條應與載明現在所定條約無異是以兩國全權大臣畫押蓋印為憑

鄂讓匯費則英磅之價自應稍賤宜由
赫稅務司與銀行商酌算除匯費之法

當可省銀八
九萬兩也

改訂陸路通商章程

第一條

兩國邊界百里之內准中鄂兩國人民任便貿易均不納稅其如何稽察貿易之處任憑兩國各按本國邊界限制辦理

第二條

鄂國商民前往蒙古及天山南北兩路貿易者祇能由章程所附清單內指明卡倫過界該商應有本國官所發中鄂兩國文字並譯出蒙古文或回文執照漢文照內可用蒙古字或回回字註明商人姓名隨人姓名貨色包件牲畜數目若干此照應于入中國地界時在附近邊界中國卡倫呈驗該處查明後卡倫官蓋用戳記為憑其無執照商民過界者任憑中國官扣留交附近鄂國邊界官或領事官從嚴罰辦遇有遺失執照貨主應報明附近領事官以便請領新照一面報明地方官暫給憑據准其執此前行其運到蒙

古及天山南北路各處之貨有未經銷售准其運往天津及肅州即嘉峪關或在該關口銷售或運往內地其徵收稅餉發給運貨執照查驗放行等事均照以下章程辦理

第三條

鄂商由恰克圖呢布楚運貨前往天津應由張家口東壩通州行走其由鄂國邊界運貨過科布多歸化城前往天津者亦由此路行走該商應有鄂官所發運貨執照並由中國該管官蓋印照內用中鄂兩國文字註明商人姓名貨色包件數目任憑沿途各關口中國官員迅速點數查看驗照蓋戳放行查驗之時如有拆動之件仍由該關口加封並將拆動件數于照內註明以憑查核該關查驗不得過一箇時辰其照限六箇月在天津關繳銷如該商以為限期不足應豫先報明該處官員倘有商人遺失執照應報明原給執照之官並註明日期號頭請領新照註明補給字樣一面至就近關口報

明查驗相符暫給憑據准其運貨前行如查該商所報貨數不符查該商係
有隱匿沿途私賣貨物希圖逃稅情事應照第八條章程罰辦該商上添一
查字中國官
乃有權否則鄂商斷不
自認希圖逃稅情事也

第四條

鄂商由鄂國運來貨物路經張家口任聽將貨酌留若干于口銷售限五日
內在該關口報明交納進口正稅後由中國官發給賣貨准單方准銷售布
不肯寫鄂國貨云恐不能包別國貨也記譯恐其
混于土貨其後屢次力爭乃添由鄂國字樣下同

第五條

鄂商由鄂國運來貨物自陸路至天津者應納進口稅餉照稅則所載正稅
三分減一交納其由鄂國運來貨物至肅州即嘉峪關者所有完納稅餉等事應
照天津一律辦理

第六條

如在張家口酌留之貨已在該口納稅而貨物有未經
通州或天津銷售不再納稅並將在張家口多交之一分
口所發執照內註明鄂商在張家口酌留之貨已在該口
內地應照各國總例再交一于稅即正稅該口發給運條
過各關卡呈驗如無執照者則逢關納稅過卡抽釐

第七條

鄂商由鄂國運來貨物至肅州即嘉峪關欲運入內地者應照
運貨入內地之例一律辦理

第八條

鄂商由鄂國運來貨物至天津除報明酌留張家口之貨
換或數目短少與原照不符即將所報查驗之貨全行入
箱損壞必應改裝者該商行抵就近關口報明如查驗原

內註明方可免其議罰倘有沿途私售一經查出其貨全行入官如僅繞越捷徑不接第三條所載之路行走以避沿途關卡查驗一經查出罰令完一正稅如係車脚運夫作弊有違以上章程貨主實不知情該關應體察情形分別罰辦惟此辦法係專指鄂國陸路通商經過各處而言各海口及各省內地遇有以上情事不得援以為例其罰令入官之貨如商人願將原貨作價交官准其與中國官按照原估價交官亦可

第九條

鄂商自鄂國由陸地運至天津之貨如由海道運往議定通商各口應按照稅則在天津關補交原免三分之一稅銀俟抵他口不再納稅如由天津及他口運入內地應按照稅則交一子稅即正稅之半照各國總例辦理准駁議屬三字改作由天津嘉峪關運入內地查及他口三字舊章第八款已有之違未議刪

第十條

鄂商在天津販買土貨回國應由第三條所載張家口等處之路行走鄂商
運貨出口應交出口正稅若在天津販買復進口土貨及在他口販買土貨
經津回國如在他口全稅交完有單可憑至此不再重徵該商交稅後在一
年限內出口回國將在天津所交復進口半稅仍行給還鄂商運貨回國領
事官發給兩國文字執照註明商人姓名貨色包件數目若干由該關蓋印
該商務須貨照相隨以憑沿途各關口查驗放行其繳銷執照限期並遇有
遺失執照等事均照第三條章程辦理該商應照第三條所載之路行走沿
途不得銷售如違此章即照第八條所定章程罰辦沿途各關卡查驗貨物
應照第三條章程辦理至鄂商由肅州即嘉峪關販運該處所買土貨運往該處
回國者所有完納稅餉等事均照天津一律辦理存案二字此處雖未將
二字爭添然稅關如何辦法不能悉書于約章之
中給還存案之法應否照舊辦理當由稅關斟酌

第十一條

鄂商在通州販買土貨由陸路出口回國應照稅則完納出口正稅其在張家口販買土貨出口回國應在該口納一子稅即正稅之半鄂商由內地販買土貨運往通州張家口回國者照各國在內地買土貨總例應再交一子稅由各該關口收稅發給運物執照其在通州買土貨者應在東壩報明收稅發給執照沿途不得銷售應于執照內載明其由以上各處運貨出口發給驗貨等事應照第三條所載章程辦理

第十二條

鄂商在天津通州張家口嘉峪關販運別國洋貨由陸路出口回國如該貨已交正稅子稅有單可憑不再重徵如祇交過正稅未交子稅該商應按照稅則在該關補交子稅

第十三條

鄂商販運貨物進口出口應照各國稅則及同治元年所定鄂國續則納稅

如各國稅則及續則均未備載再照值百抽五之例納稅

第十四條

凡進口出口免稅之物如金銀外國各銀錢各種麵砂穀米麵餅熟菜牛奶酥牛油蜜餞外國衣服香水胰碱炭柴薪外國蠟燭外國煙絲煙葉外國酒家用雜物船用雜物行李紙張筆墨運送鐵刀利器外國自用藥料玻璃器皿以上各物由陸路進口出口皆准免稅惟由章程內載各城及各海口運往內地者除金銀外國銀錢行李三項仍毋庸議外其餘各物皆按每值百兩完納稅銀二兩五錢外國衣服下畫押時護添金銀首飾攬銀器七字又各國約章外國衣服下均有金銀首飾攬銀器七字字布策擬法文稿時忘未照錄使署譯漢文亦未添入外部繕法文乃添之又未知照使署直至畫押之際乃經慶常看出漢法文不符之處查各國約章既有此七字自未便待鄂獨刻而將來約條刊行時即可于外國衣服商酌于漢文此條之末添一雙行註脚將來約條刊行時即可于外國衣服下徑添金銀首飾攬銀器七字不必仍雙行註脚矣

第十五條

凡違禁之物如火藥大小彈子礮位大小鳥鎗并一切軍器等類及內地食鹽洋藥均爲違禁不准販運進口出口如違此例即將所運違禁之物全罰入官鄂國人民前往中國者每人准帶鳥鎗或手鎗一桿護身填入執照又硝黃白鉛須奉中國官發給准單方准鄂商運進口內如華商特奉准買明文方准銷售中國米銅錢不准販運出口外國米穀及各種糧食皆准販運進口一概免稅

第十六條

鄂商不准包庇華商貨物運往各口

第十七條

凡有嚴防偷漏諸法任憑中國官隨時設法辦理

卡倫單

中國卡倫

一胡柏里志呼

二則林圖

三毛葛子格

四烏梁圖

五多羅洛克

六霍林納拉蘇

七呼拉查

八巴揚達爾噶

九阿深嘎

十鳴華

鄂國卡倫

一斯他羅祖魯海圖斯基

二查罕額羅業甫斯基

三克留車甫斯基

四庫魯蘇他業甫斯基

五查蘇車業甫斯基

六杜魯勒古業甫斯基

七托克托爾斯基

八

九阿深金斯基

十們森斯基

十一烏阿勒嘎

十一沙拉郭勒斯基

十二庫達拉

十二庫達林斯基

十三恰克圖

十三恰克圖

十四哈拉呼志爾

十四博齊斯基

十五治爾格台

十五熱勒都林斯基

十六鄂爾托霍

十六哈拉米斯基

十七伊勒克池拉穆

十七哈木聶斯基

十八烏尤勒特

十八克留車甫斯基

十九貝勒特斯

十九歡金斯基

二十賽郭鄂拉

二十額庚斯基

二十一金吉里克

二十一

二十二攸斯提特

二十二

二十三蘇鄂克

二十三

許編修撰云卡倫軍應刪去治爾格台至金吉里克七處並年編軍本
段本云可議刪減目下刪七處在鄂既不九我亦不必虛當里應刪也
處後將未段言語改
成呆句故未力爭

二十四查罕鄂博自此卡倫以
下兩國同名

二十五布爾噶蘇台

二十六哈巴爾烏蘇

二十七巴克圖

二十八喀普他蓋

二十九關克蘇山口

三十霍爾果斯

三十一別疊里山口

三十二帖列克第山口

三十三圖魯噶爾特山口

三十四蘇約克山口

三十五伊爾克什唐

單內所開過界各卡可俟中國邊界官及鄂國領事官體察情形報明後由中國總理衙門會同鄂國駐京大臣商議酌改將查明可裁之處分別刪減或以便商之處酌量更易亦可

